

湧
幢
小
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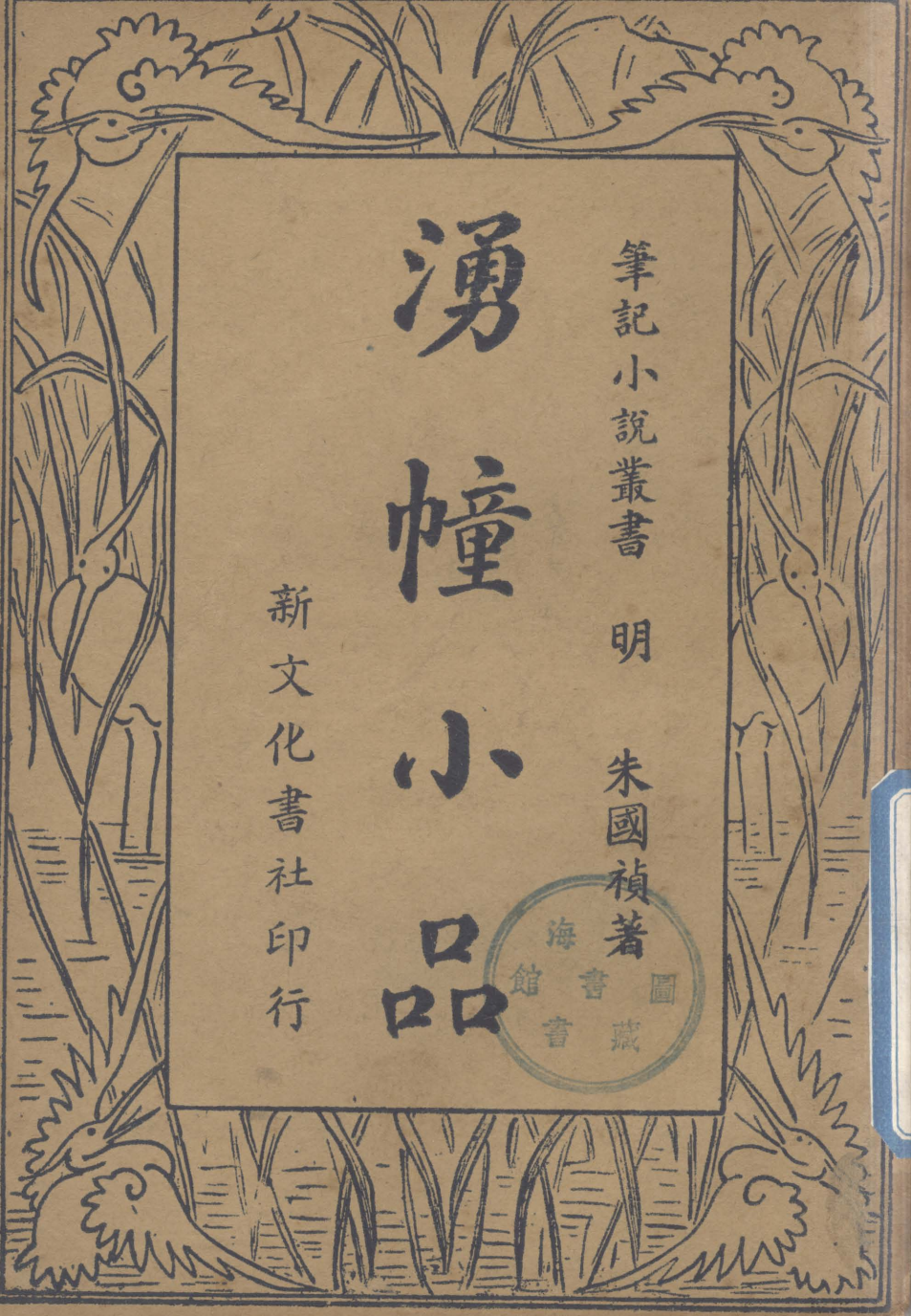
筆記小說叢書

明

朱國禎著

海
館
書
藏

新文化書社印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7 6549B

湧幢小品 (卷二)

明 湖上朱國禎輯

使相

宰相領使最多者。唐楊國忠。領四十餘使。元燕帖木兒。領五十餘使。又元人曰。我官銜半版寫不盡。其濫如此。國朝已革此弊。文臣最貴最多者。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。兼太子太師。吏部尚書。中樞殿大學士。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。然經筵以下。非官銜。而前十六字。并勳階。皆在其中。武臣除受封。與命將不同。而勳階亦如之。乃官至尚書矣。并以前歷官悉載之。三品四品以下皆然。最煩冗可厭。且如一庶吉士耳。未受館職者。卽甚貴亦必列之。豈以翰林爲重。第一字。亦光榮也耶。

唐宰相

唐之宰相。最重世系。裴氏崔氏張氏最著。裴氏五房。宰相十七人。崔氏十房。十七人。張氏十七人。韋氏九房。十四人。劉氏七房。十二人。蕭氏二房。十人。竇氏二房。六人。楊氏杜氏。皆十一人。王氏三房。十三人。鄭氏二房。九人。魏氏六人。盧氏八人。高氏韓氏趙氏郭氏。各四人。陸氏六人。武氏蘇氏。五人。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。

李氏最繁。隴西四房。宰相十一人。趙郡六房。十七人。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嵩。嵩子欽。欽子重耳。凡四傳爲高祖。世祖虎。以至高祖。三十七房。宰相十一人。此外有柳城二李氏。一契丹酋長。徙京兆萬年。一本奚族。高祖李氏。雞田李氏。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。代北李氏。沙陀部落。皆賜姓。范陽李氏。自云常山愍王之後。三公七人。三師二人。

李贊皇貶崖州。卒。雖得歸葬。而子孫遂有留其地者。至今蕃衍。蠻入極知敬重。不敢譁鈞。氏李者至多。北陷於虜。南沒蠻中。而皆雄盛。此他姓所無者。

鄭繁有歛後之稱。蓋自度力。不任宰相也。然初爲廬州刺史。移檄黃巢。無犯州境。巢笑爲歛兵去。贏錢十萬緡。藏州庫。他盜至。終不犯鄭使君錢。及楊行密擅淮南。都送還繁。由此觀之。繁之才。必有大過人者。因末季。托誹諧自晦。又知時不可爲。宣麻後。亟引疾耳。孫偓字龍光。唐末宰相。性通簡。嘗曰。士有行。必不以己長形彼短。己清彰彼濁。同時朱朴有經濟才。亦入相。惜末造。與韓偓皆不盡用。可惜。

眞宗問相

王旦疾甚。眞宗問可爲相者。獨薦寇準。得之矣。又問張詠。不應。似不可解。乘崖有相才而無相度。看來張之才略。竟在寇之上。乃其剛則相似。非眞宗不能容也。

內閣

洪武十三年。革丞相學士。及大學士等官。皆儒臣備顧問者。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。三楊歷年既久。名位益崇。然止稱曰閣臣。曰閣老。不敢著輔相字面。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。後遂因之。亦有稱相者。若閣中規制。至景泰中。陳方洲始備。并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。經筵立尙書都御史之上。午朝。翰林院先奏事。明初因胡惟庸反而革丞相之名。至今不設此官。

文敏子弟

文敏年十七。染疫已棘。醫者謝去。父母具棺服待之。夜半索水飲。遂甦。永樂十九年。仲弟義。仲子讓。來省。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。行次山東。天暑舟狹。適同鄉翁良興。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。舟稍寬。

邀與共載。是夜盜殺原祐。盡掠舟中財物。義與讓獨得免。人咸謂公厚德所致。夫公人福德不必言。然當時閣臣子弟。至附舟潛行。通判舟狹。縣丞舟雖大亦得幾何。蓋國初規制如此。卽大臣不敢過分。何況子弟。余入京。見閣臣子弟。駕驛舟極宏麗。氣勢烜赫。所司趨奉不暇。鄉里親戚。皆緣爲市。其風大約起於嚴氏父子。後遂不能禁。且尤而效之也。

焦嚴終始

王怙雲中丞集。有祀焦少師鄉賢文。焦。泌陽人。劉六入泌陽。焦遁去。跪其衣冠斬之。曰。吾爲百姓洩此憤。過鈞州。以馬少師家在城。去之。一人之賢之不肖。草賊尙自分明。焦之入祀。必居鄉。果有善狀。人不能忘耳。分宜之惡。譚者以爲古今罕儷。乃江右人尙有餘思。袁人尤甚。余過袁。問而親得之。可見輿論鄉評。亦自有不同處。二公不作少師。其令終何疑。

分宜大宗伯以前。極有聲。不但詩文之佳。其品格亦自錚錚。鈐山隱居九年。誰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饌。士子至今稱之。

分宜讀書鈐山之下。凡九年。遂以名堂。堂與學宮相鄰。面山歷歷。秀而且整。王文恪公作銘。有作求惟德。世蕃以昌之句。遂以名其子。字德求。此佳銘也。不善用以亡。

分宜之高祖。號本庵。中永樂辛卯舉人。官四川右布政。卒官。吾鄉顧箬溪尙書。撫滇中。嚴之同年也。得小錄以寄嚴。嚴寶藏之。後嚴敗。其冊復流入於顧。顧不省。落埃中。余偶過其家。得見。惜非好古董也。

夏貴溪

貴溪爲都給事。上言。言官之選。當取其風裁。不當取其德量。當取其翹直。不當取其流通。當取其珪璋廊廟之度。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。斯言可喜。而就中探討。却自有說。舍德量而取風裁。則猖狂者

得以自售。有風裁而無德量。到馳驟者終于泛駕。且廊廟珪璋。其德量何如。自相矛盾。全然不覺。其趁筆之過耶。

貴溪爲禮部尙書。於嘉靖十五年十月。奏臣自十二年。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。又歷少保少傅。并太子太傅。太子太師。四階。乞賜三代誥命。又據封妻事例。凡繼室。只許一人。臣爲給事中時。繼室徐氏。封孺人。無河天歿。又娶蘇氏。今已二十年。未沾封典。每與兩宮慶賀。中宮親蠶。諸大禮。皆不得與。其于臣妾之分。亦有未得盡者。惟上幸許。上以其久司邦禮。多效勞績。允之。可見蘇本是妾。嬖而立爲繼室。當時驕橫。衆無敢駁。禮臣舞禮。其不克終。宜矣。蘇。廣陵人。其父曰綱。少女適曾石塘。與貴溪爲聯衿。綱出入兩家。傳石塘復套之說。夏大喜。主其策。綱益自負。與巡倉御史艾朴。通賄作奸。爲衆所嫉。分宜已一一刺其陰事。伏毒深。夏不悟。妄度河套。指日可復。得意甚。作漁家傲一闋。適黃泰泉至。掀鬚示之。索和。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。蓋諷之也。夏大詬罵。噉言者遂之去。去三日而禍作。蘇家女能誤貴人。豈非所謂禍水。曾立功爲封侯地。自無怪。乃少師驕生嬖。嬖生騷。入人羅網中。不謂之自取不可也。壬寅。丁未。丙寅。壬辰。此桂州八字也。江西星士王玉章。于少年時。預批命書云。如今還是一書生。位至三公決不輕。莫道老來無好處。君王還贈一車斤。車斤斬也。

貴溪死時。監刑者主事俞乾。驚而仆地。移時乃甦。具疏乞歸。衆憐其貧。贖之不受。同寮以詩送云。直道難容惟有去。孤忠自許欲無生。抵家五月卒。俞。平湖人。嘉靖甲辰進士。

相傳貴溪臨刑。世宗在禁中。數起看三台星。皆燦燦。無他異。遂下硃筆。傳旨行刑。擁衾而臥。旨方出。陰雲四合。大雨如注。西市水至三尺云。京師人爲之語曰。可憐夏桂州。晴乾不肯走。直待雨淋頭。既死。嚴氏日盛。京師人又爲之語曰。可笑嚴介溪。金銀如山積。刀鋸信手施。嘗將冷眼觀螻蟹。看你橫行得幾時。

貴溪方爲諸生時。教諭陳鏞。奇而厚遇焉。貴溪驟貴。鏞之子子文。登進士。令麻城。升戶部主事。知長沙府。湖廣副使。貴溪招之。許以美官。固辭避。曰。先博士遺命也。其父固知鏞其子亦克家。陳。閩縣人。

郎官不屈

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。與同舍郎劉憲相善。方以議禮驟貴。憲尙爲郎。蓋居憂請告。積十四年矣。猶以原官補秩。方佐吏部。一揖而退。方銜之。移檄覈稽違。待報逾年。蓋阻之也。憲終不爲屈。後官光祿寺丞卒。方之伎乃爾。固議禮諸臣本色。無足怪也。憲。閩之長樂人。字有度。

大臣開邊

大臣富貴已極。又自恃得君。志意盈滿。必欲立蓋世功名自固。如王安石之于西北。蔡京燕雲。韓侂胄中原。國朝則夏文愍西虜。張文忠三衛。事有舉有不舉。皆徒費心思。不獨無功。或至害民殺身。而大者遂亡其國。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。眞名臣也。

華亭歸田

徐華亭在事既久。家產又多。子弟奴僕。難道無得罪上官鄉里處。又與高中玄隙末。歸田之後。蔡春臺備兵蘇松。性素曠直。一番擾攘。自然不免。其歸過于高。于蔡。又或歸之海忠介。考海撫吳日月。徐事已漸解。皆揣摩之談。不足信也。

相傳蔡春臺守蘇時。徐公子有所請。不聽。亦不加體。又因他事杖其家人。蔡以職事走松江。謁兵道還。徐合男婦數百人。皆裸形逐其舟。大罵。蔡只得隱忍去。果有此。則蔡轉臬司。而治徐非過。卽謂之愛徐可也。

華亭受謗。無所不至。近日有定論矣。而屠長卿深詆之。謂奸過曹操。其言曰。瞞盜大利。奸雄名。徐盜大利。受賈相名。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無助。其然豈其然乎。長卿所坐華亭者。謂徐燕監司。必毀先帝賜金銀鬻治具。而又故令之知。以示貧者。夫徐之富。豈可瞞過。相公雖駭。必不至此。人亦何肯

信。此真兒童說話。又謂客至延入臥內。蕭然若僧廬。或者其生平素尙如此。決非矯。亦決矯不得。以此二端。實其大好。人之不恕如此。

閣臣相構

王大臣一事。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。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。看來張欲殺高甚的。張不如是之癡。或中有小人。窺而欲做。則不可知。一曰馮保之意。庶幾得之。大臣原名章龍。

沈蛟門櫛蛟郭明龍。不必言矣。難道便要殺他。妖書事發。沈在閣事。聞有中書茅姓者。進言云。外邊謂是郭侍郎。沈嘿不應。遂傳出亂做。郭幾不免。此案遂爲毒藥。當中書言時。沈宜厲聲力折。只因心中惱他。置若罔聞。推其微意。謂便做也得。遂揣摩迎合。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。豈嘿之一字。真是相體。流禍無窮。千古爛戎。

妖書發。四明在閣中太息。謂妖人作此事。必逸於外。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。此漫語也。歸德信爲實然。彊爭。謂一行文。必有報怨株連。種種大弊。天上必亂。亂則誰任其咎。四明故不聽。作愁苦分憂狀。歸德力爭不置。小內使絡繹報入。禁中。聖上聞之。謂四明愛我。愈惱歸德。歸德亦終不悟。後對余道之娓娓。余直視。胡盧而已。沈用心如此。亦大巧。然歸德亦十分老實。不能悉此情狀。可以羣韓范富歐。不可御呂夷簡者。

中立定論

高中玄麤直。無修飾。王思質總督。其辛丑同年也。王失事被逮。弇州兄弟往叩。高自知無可用力。且侍裕邸。人皆以長史目之。又與嚴氏父子無交。而思質貴盛時。相待甚薄。比及有事。意下殊少繙繆。弇州固已啣之矣。比鼎革。上疏求申雪。高在閣中。異議。力持其疏不下。弇州怨甚。徐文貞因收之爲功。故首輔傳極口詆毀。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。此書非實錄也。

張太嶽

江陵爲童子。顧東橋爲楚撫。獎拔殊等。解帶以贈。且曰。此帶見志。君所服不止此也。仍出其少子峻爲托。東橋爲司空歿。江陵當國。峻來見。念舊恩。欲以當得廢子移之。謀於太宰楊虞坡。楊曰。東橋有顯陵功。當錄。乃廢一國子生。其二兄之子。爭於南臺。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。此乃翁見托之言。僕知己之報。遂以與峻。誰得而爭。夫知己之報。移廢可也。顯陵之功。東橋本有。自當長孫承之。乃以與峻。而又禁之爭。徇私情而忘天倫大義。國家大典。桀驚如此。麟陽旣不敢執正。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。可笑也。

江陵歸葬。所司承奉太過。不必言矣。旣歿。楊御史追劾。有曰五步一井。以清行塵。十步一廬。以備茶竈。那得有許多井。許多廬。可笑。又山陰朱相國。善人也。有嫉者。劾以十二罪。翻來覆去。百般摹擬。悉入鬼魅變幻中。讀其疏。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。所謂自供。托出面目也。

人言太岳奪情。恨廷臣攻之。每罵羅倫小子。余初以爲疑。太岳天分儘高。何放肆便至於此。近見一新進。罵前輩。呼名指斥。甚曰小畜生。小奴才。乃知人志旣滿。又有憤激。不自尤而尤人。決裂安所底止。江陵談武弁。有曰夫夫也。解爲三獸。不解讀書。腹軍膏則虎而翼。鬻當路則狐而媚。至於逢大敵。則鼠而竄耳。金版六弢。是其本業。率不能句。况于屈首受書。而練于當世之務乎。余謂此三者。當文武共之。而文臣尤甚。武弁流而爲三者。皆文臣先之貽之也。

江陵奪情辭俸。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。各衙門每月送米十石。香油二百斤。茶葉二十斤。鹽一百斤。黃白蠟燭一百枝。柴三十扛。炭三十包。其餘橫賜。不可勝紀。

神廟剛直大婚。江陵丁憂奪情。吉服供事。紛紛惹出許多事來。這封君。死得不轉巧。自古好事都難成就。亦日月盈昃。必然之勢也。

奪情。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。十月朔。彗星見。長竟天。大內火。十八日。編修吳中行疏上。十九日

檢討趙用賢疏上。二十日。刑部員外艾穆。主事沈思孝。合疏上。江陵大怒。時。大宗伯馬公自強。曲爲解。江陵跪而以一手擦鬚曰。公饒我。公饒我。掌院王學士錫爵。徑造喪次。爲之求解。江陵曰。聖怒不可測。學士曰。卽望怒。亦爲老先生而怒。語未訖。江陵屈膝于地。舉手索刃。作刎頸狀曰。你殺我。你殺我。學士大驚趨出。二十一日乙卯。受杖。卽日驅出國門。同官不敢候視。許文穆公。方以庶子。充日講。鑄玉杯一曰。斑斑者何卞生淚。英英者何蘭生氣。追之琢之永成器。以贈中行。鑄犀杯一曰。文羊一角。其理沉黜。不惜剖心。甯辭碎首。黃流在中。爲君子壽。以贈用賢。穆。思孝杖畢加鐐鎖。且禁獄。遲三日始僉解發戍。更辛楚云。方杖時。鄒南臯元標。觀政刑部。憤甚。上疏。中貴人持之。給曰。我是告假。本又危激厚貽之。乃得入。廿三日丁巳。杖百。謫戍貴州都勻衛。時申文定已爲掌詹侍郎。調護甚至。鄒感之。文定歿。鄒爲立傳。而羅給事大紘。故論文定奪職。與鄒同鄉相厚。年又長。聞之大怒。幾欲出揭。爲停其傳不行。乃止。夫人各有主意。各有交情。那得以我律人。以此律彼。近日正坐此弊。所以增是非。分門戶。人之生也直。謂各自樹立。使萬物皆遂其性耳。一切哇町。必削去之。乃稱君子。乃成世界。

訓士

許文穆公。典己丑試。余得登榜。約日聚射所。戒厲之。既至拜謁。余切欲親承其教。從諸魁元後。挨近前列傾聽。文穆大言曰。中後。索賞賜者必多。分毫皆不可與。卽如我轎上。門上。一切拒之。從我言者。爲好門生。不從者反是。我密切體訪。定人品高下。聞者謂平平無奇。由令思之。卽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。生事足。則取與明。進退輕。賞賜節。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。文穆獨掣出。俟人領悟。常是時。余等安然。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。其慮長。其憂切。不下帶而道存矣。

被謗得白

余初歸。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。入謗言。余再候。不交片語。一茶卽別。復有後言。謂余豪富。田連阡畝。居第千雲者。余心知來歷。然無以自明。同鎮董宗伯。先生座主也。宗伯物。先生來弔。余迎之。先生率其子緱山。肩輿來訪。所見破瓦舊椽。愕然曰。還有廳事否。余曰。有之敢不延坐。止後有書舍三間耳。先生厲聲曰。此件那箇不有。徐顧緱山曰。翰林先生。庭戶不剪。噴噴久之。起去。野次復驪舟。召田父問狀。田父指余舍。對如余言。且曰。兄弟三人共之。意遂大解。余復登舟送別。先生執手再四曰。人言豈足信。余曰。先生何出此言。復厲聲曰。我眼是肥皂核。去去。不必言。以後過先生。必留飯深譚。越十餘年。復問家計若何。對曰如初。無才故至此。先生大笑曰。辦此何必大才。這段意思。銜感如何能忘。今老矣。益覺戀戀。

先生與吳縣相公。同年。同大魁。同大拜。吳縣逍遙。先生愁苦。一友問異處安在。余曰。不見羅漢坐中。有坦腹哆口者。有攢眉淚欲隨者。各有相法。各有稟受。各有趨向。不得論異同也。

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。丙戌取士。并會錄。稍破常格。時歸德爲大宗伯。頌言壞文體自此始。太倉怒甚。然會錄果不甚佳。墨卷大雅者殊少。而太倉之文行。又不可以此貶價也。

是時議從祀諸臣。有大瑞廣東人。主白沙先生。閣中因益以王文成。薛文清。兩先生。歸德謂三先生誠當從祀。事發內瑞。固不肯覆。卒取中旨行。與閣中遂如水火矣。三王並封之議。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。太倉稱善。一時大闕而止。太倉身被攻擊。絕口不言其故。得大臣體。謂少宰非有心作弄。吾不信也。其舊隙且勿論。實欲擠代之耳。

閣銜

國朝閣臣。大約初入爲東閣。進文淵。又進武英。以及謹身。今爲建極華蓋。今爲中樞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。在永樂間。權謹以孝行舉。拜文華殿大學士。至萬曆三十五年。加山陰朱文懿公賡。亦一奇也。又殿閣遞進不相兼。而高文懿毅。以謹身兼東閣。王毅愍文。兼謹身東閣。又一奇也。

朱文毅公。奏疏云。兒童走卒。無非怨詛臣等之言。流離瑣尾。無非感悟臣等之狀。乃者齋捧官來。卽說礦稅。各處書來。未開械而知其說礦稅。令臣等如何抵對。如何搪塞。抵對搪塞。已非一朝。巧言如簧。不過增謊。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。而臣等之書揭。不可無答語。時時戶外。羅無對業之冤家。日日街前。列不欠錢之債主。按劍相視。諄語橫加。云云。近日輔相真是苦海。礦稅真是敵政。

親戚門生免受牽累

閣臣當國。勿論賢不肖。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。若門生輩。華亭以癸未及第。又十九年。而陸平泉先生會元入館。凡二十七年。穆廟登極。華亭當國。已餘十年矣。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。蓋家居當十之九。又爲南司業。恬退如此。其又誰得牽累哉。此後鄧定宇之於江陵。近日顧鄰初之於四明。皆門生。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。陸。辛丑。鄧。辛未。顧。戊戌。並以會元居之。更奇。

閣臣勳臣

萬歷中葉。文淵閣失印復鑄。而閣權始日輕。南中魏公賜第。毀而覆造。失太祖御筆甚多。而勳戚日就窘迫。至有投河死者。兩事關係。獨在閣臣勳臣已乎。

世將

世言爲將三世。必凶。乃薛仁貴既以壽考終。子訥。爲朔方行軍大總管。卒年七十二。諡曰昭定。弟楚玉。爲范陽節度使。楚王子嵩。爲神衛洛州節度使。檢校尚書右僕射。平陽郡王。卒贈太保。嵩弟壽。爲留後。被逐奔洛州。入朝見原。嵩子平。河中節度使。檢校司徒。韓國公。卒年八十。贈太傅。子從。左領軍衛上將軍。贈工部尚書。凡五世。無凶者。兵刑二事能造業亦能造福。

鄂蘄學道

尉遲鄂公。韓斬王。不但忠勇。兼有謀略。晚年俱謝客學道。保其身名。韓復能作小詞。自號清涼居士。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。真西遊記所謂戰鬪佛也。

韓都督應變

都督韓公觀。提督兩廣。初入境。生員來迎。觀素不識生員。見其巾衫異常。縛斬之。左右曰。此生員。觀不聽曰。生員亦賊耳。朝廷聞之。喜曰。韓觀善應變。使其聞生員而止。則軍令出而不行矣。豈不損威。韓殺人甚多。御史欲劾之。一日觀召御史飲。以人皮爲坐褥。耳目口鼻顯然。髮散垂褥。首披椅後。殺上。說一人首。觀以筯。取二目食之。曰。他禽獸目。皆不可食。惟人目甚美。觀前席坐。每擊人至。命斬之。不回首視。已而血流滿庭。觀曰。此輩與禽獸不異。斬之。如殺虎豹耳。御史戰慄失措曰。公。神人也。竟不能劾。

武而能文

岳蒙泉謫甘州。郭定襄以詩送之。吳匏庵置之集古錄中。定襄武而能文。又敬重正人君子。宜其享名爲勳臣之冠也。

秋崖文武

朱秋崖中丞。吳人。少負文名。兼長謀略。勘定綿戎。甚著聲績。會海上告警。視師浙閩。性嚴鷲。鄞令徐易。永豐人。號豐溪。論事不相中。命卒掉庭下。加詬辱。徐舒然不少動。徐曰。明公怒既定。可使下吏有言乎。因歷引辨。如是如是。朱無以難。後中丞被抑死。徐曰。其才兼文武。且直前忠敢。世鮮比也。徐後爲刑科給事中。

秋崖之父昂。號圭庵。爲景寧教諭。先娶馬氏生子。衣冠。後娶施氏。生紈。衣不孝。與外家猾吏鈕

讓。合計以整陷人命事。圭庵本懦儒。大懼逃去。縣收施及紈。置於獄。紈纒生數日。剪敗絮裹之。衣又百計絕其食。且中毒幾斃。凡五月。賴同鄉陳憲副冷庵。訓戒不孝子。力言于史太守。白狀。母子俱出獄。圭庵亦就理得釋。後衣冠。鈕讓。俱敗絕。綬以從父獨存。紈清強爲名臣。冷庵字粹之。羅一峯冷庵記。

侯命辭

秋崖聽勸作

萬劫羣兇。獨立孤蹤。八疏軍功。十疏迂忠。一官早辭。一命莫容。浙閩之機械則巧。宵旰之緩急誰庸。蓋以海爲利之家。布列顯要。故以是爲非之口。充塞鴻蒙。披腹經年。正懼多讒之險。乞骸請老。敢干不韙之公。日月在天。雲霾在地。便宜敕旨。遂成文具。旗牌軍令。遂成兒戲。世迷誰開。黨同伐異。知責人以常法。不念呼吸之兵機。知論事以常情。不念順逆之名義。知一時賊命之當惜。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。知一時威柄之當收。不念累年冠履之倒置。知坐計以旬月。不念先奏福寧。得報云云。相去漳州千里。知遙制以文墨。不念先奏先人。奪人云云。實爲天閣萬里。變虞倉卒。孰非督陣之時。事繁機宜。未奉班師之旨。九十六執訊之醜。若云可矜。若云可疑。數百千航海之家。何據而作。何據而止。茲幸指揮纘定。大開報復之門。向使反側四起。必樹激變之幟。報復尙爾公行。激變固當文致。不然。開府職掌參劾。何姦宄悉見彌縫。極口條陳利害。何上下曲爲壅蔽。屠府朝貢夷國。謂非叛臣。謀殺寧波巡撫。謂非怙勢。鄭世威未奉復職之旨。布置陞遷。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。頤指營衛。惟功惟忠。爲仇爲厲。作福作威。孰大孰細。且內外錄囚應死。尙多撫拾之詞。今薦紳爲賊前驅。孰無迎合之弊。會議如此支吾。主者得無牽制。盡刪原奏之要。全爲佑賊之計。既非賊。曷慮不靖。既行勘。何煩告示。既慮變。曷不體念當事之人。既佑賊。曷不早寢開府之議。軍門未撤。占風之月無波。勘使未來。僞府之船已熾。開刀至於開胸。豈法所許。殺人至於殺官。何詞可諉。將官人之命。輕於叛賊。抑天子之法。輕於勢利。前此一年。臣奏九重。固曰不死盜賊之手。必死筆舌之鋒。斯言既驗。侯命爲恭。

曰。糾邪定亂。不負天子。功成身退。不負君子。吉凶禍福。命而已矣。命如之何。丹心青史。一家非之。一國非之。人孰無死。惟成吾是。

梅林手疏

胡梅林爲總督。先後上疏。皆手書如一。後被劾。爲上所憐。蓋不獨有禦倭之功。其一段敬謹心。亦自難及。執謂公僅羸豪人物哉。凡古人上疏。必手書。宋時猶然。想至胡元始停耳。

梅林被逮歿。欽太守何東序。窺時局。欲羅織。沒其家。發兵圍守。嘉禾郁陽川蘭。爲績溪令。知胡公家貧。且捍海功不可泯。力覆護之。願上印綬去。乃得免。

田水月

徐文長渭。自稱曰田水月。客胡總督。野服。具賓主禮。非時出入。一日飲酒樓。有數健卒飲其下。不肯留錢。徐密以數行馳胡公。公立命縛至。斬之。一軍股慄。

四少保

梅林被逮。自謂宋以來。少保當阨者三人。一岳武穆。一于忠肅。一自謂也。然胡雖有勞。要非二公匹。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。戚本良將。以江陵波及。自薊門調廣西。不貶爵。與胡之被逮者又異。那可並舉。

伯玉志戚將軍。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。身後。郭私其千金去。志竟不成。攷之郭山人。名造卿。號健初。福清人。交諸名公。徐天目。顧冲吾。葉龍澤。皆重之。最後葉少師臺山。爲之傳。則其人品可知。且燕史。薊略。皆有成書。何汪之不倫乃爾。豈故有怨。遂曲筆耶。

戚將軍鎮薊。所駐三屯署。庫隘。稍拓之。并及文武廟。梵宮道觀。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。望之縹緲。如

在雲端。有香錢簿。取佐軍費。公不入一錢。皆以飭材具。有東湖。因濠爲險。導以資灌漑。護以柳堤。有魚蝦菱芡之利。荷亭采鷓。可供遊賞。忌者蜚語上曰。賽西湖。章下撫按會勘。上言諸所征繕。士不告勞。爲太平雅觀。卽貢夷亦徘徊嘖嘖。可以示遠。事乃得釋。嗟呼。爲大帥修邊。成功暇逸。不得動一木一土。至形論列。亦大苛矣。戚未幾亦調廣西。坐黨張江陵。無有錄其功者。沒凡二十餘年。至乙卯。乃得膺恤典。天啓元年。遼事大敗。葉少師題請賜諡。以勵邊將。得諡。

名將必好文。名臣必備武。好文。故有所附麗而益彰。備武。故有所揮霍而益遠。名臣不必言矣。名將則近時戚將軍。得交汪南明。王元美弟兄。沈紫江希儀。交唐荊州。故其戰功始著。若周尙文。劉顯父子。人能言之。罕能舉之。嘗欲爲之查補未能。而劉頗喜文事。余與其少子國樟會于招寶山。語及戚。大不滿。謂多假手。未知其果否也。

陳同甫談兵

辛幼安流寓江南。而豪俠之氣未除也。一日。陳同甫來訪。及門將近。有小橋。同甫引馬。三躍馬三却。同甫怒。拔劍斬馬首。徒步而行。幼安適倚樓見之。大驚異。卽遣人詢訪。而陳已及門。遂與定交。後十數年。幼安帥淮。同甫尙落落貧甚。乃訪幼安於治所。相與談天下事。幼安酒酣。因言南北利害云。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。北可以併南者如此。錢塘非帝王居。斷牛頭山。天下無援兵。決西湖水。滿城皆魚鼈。飲罷。宿同甫齋中。同甫夜思幼安。沈重寡言。因酒誤發。若醒而悟。必殺我滅口。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。幼安大驚。後同甫致書。微露其意。爲假十萬緡以濟乏。幼安如數與之。後同甫上書孝宗。謂錢塘一隅之地。不足以容萬乘。山川之氣。發泄無遺。穀粟桑麻絲枲之利。禽獸魚鼈之生。日減一日。請移都建業。建行都於武昌。以制中原。上聽其議。以問宰臣王淮。淮素與同甫不合。對上曰。秀才話耳。遂不復召見。

同甫。祀本府鄉賢。有議其喜談兵事。不修小節。斥之者。何損齋塘。爲督學。檄曰。聖門施教。尙分四

科。君子取人。豈拘一律。子路好談軍旅。游夏齊驅。宰我立論短喪。閔曾同祀。若依淺狹之見。均在罷斥之科。先生才高志忠。文雄節峻。原送入祀。庶修缺典。嗟嗟。同甫命薄。生前之坎壈。死後之推敵。不遇賢者。難乎免矣。

繫獻千戶

錢瓊。太倉州人。字孟玉。倜儻彊毅。洪武間。有勾軍千戶。舞威虐民。無敢抗。瓊直前繫之。面太祖應對稱旨。千戶伏誅。瓊賜衣鈔還。

羅湯俠氣

羅仲淵。吉水人。多讀古書。性倜儻。好施。國初。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。致數千金。客淮揚。結交皆奇杰士。縱酒自放。喜爲俠日甚。季父聞之。亟往索分其貲。仲淵盡出囊中金。恣叔取其半還。復以所留。悉分諸弟。走閩廣。復致數千金。久之。洪武戊辰。應詔實京師。占籍江寧。守令皆禮爲賓。市里爭訟。走求平者盈門。永樂初。上書言便宜十事。文皇甚嘉之。仁廟監國。江寧令王凱。上元令魏鑑。造戰車不如法。繫御史獄。仲淵憐凱鑑廉。倡兩縣父老白其枉狀。後父老悔懼鼠散。仲淵獨詣東宮。陳二縣令之賢。御史折之曰。兩縣父老不至。若以一人。白兩縣長吏。公邪私邪。對曰。公私不在人之少多。誠公。一人可也。仁廟召與語曰。縣官誠賢。戰車重事。而誤之如何。頓首曰。人安能每事盡善。仁廟喜曰。長者之言。卽釋兩縣官。亡何。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。使人誘仲淵。如兩縣官救我。仲淵不可曰。兩縣誤公事。故得公言。今府丞私罪。敢面護。且與丞俱族矣。執中銜之。竟因盜官錢被籍。猶不足償。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。逮獄。長子三錫。皇恐傾貲。晨夜攜千五百金償所誣鈔。得釋。仲淵雖以直受誣。然其自負益甚。諸學士。如解胡金楊輩。皆忘勢與交。既老。乞歸故里卒。孫通。右都御史。太子少保。

湯亂動在江陰縣。其知縣弗利於民。將受代。亂動率少年數人。直入縣廳。反縛之。狀其罪。送之上官。上官大駭。并收下獄。凡數歲。會赦乃得釋。夏郎中時正。嘗語侵亂動怒。就坐上摔之下。拳之蹴之。衆客爲之股栗。又嘗過友人家。見道士在坐。與語不合。罵捶之幾死。與人言。出入經史子籍。縱橫闢闔。隨意所如。無所不快。別自有傳。

諭賊卜琰

林公武。不知何許人。建州土賊葉顛作亂。挺身持帛書。往諭。賊怒將殺之。以琰卜于神曰。陰陽勝兆。皆死。必立乃免。琰倒地倚案而立。公武初無喜懼色。盜不敢害。

博雞者

博雞者。袁人。素無賴。不事產業。日抱雞。呼少年博市中。任氣好鬪。諸爲里俠者皆下之。元至正間。袁有守。多惠政。民甚愛之。部使者臧新貴。將按郡至袁。守自負年德。易之。聞其至。笑曰。臧氏之子也。或以告臧。臧怒。欲中守法。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。知使者意。嗾守。即誣守納已賄。使者遂逮守。脅服。奪其官。袁人大憤。然未有以報也。一日博雞者遨於市。衆知有爲。因讓之曰。若素名勇徒。能籍貧辱者爾。彼豪民恃其貲。誣去袁使君。袁人失父母。若誠丈夫。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。博雞者曰。諾。即入閭左。呼子弟素健者。得數十人。遮豪民於道。豪民方華衣乘馬。從羣奴而馳。博雞者直前摔下。提毆之。奴驚。各亡去。乃褫豪民衣。復自策其馬。麾衆擁豪民馬前。反接狗諸市。使自呼曰。爲民誣太守者視此。一步一呼。則杖其背盡創。豪民子聞難。鳩宗族僮僕百許人。欲要篡以歸。博雞者逆謂曰。若欲死而父。即前門。否則闔開善俟。吾行市畢。即歸若父。無恙也。豪民子懼不敢動。稍歐衆以去。袁人相聚縱觀。動一城。郡錄事馳白府。府佐快其所爲。陰縱之不問。日暮至豪民第門。摔使跪。數之曰。若爲民不自謹。冒使君杖汝。法也。敢用是爲怨望。又投間讎汗使君。使罷。汝罪宜死。今姑貸汝。

。後不善自改。且復妄言。我當焚汝廬。戕汝家矣。豪民氣盡。以額叩地。謝不敢。乃釋之。博雞者因告衆曰。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。衆曰。若所爲。誠快。然使君冤未白。猶無益也。博雞者曰。然。卽連楮爲巨幅。廣二丈。大書一屈字。以兩竿夾揭之。走訴行御史臺。臺臣弗爲之理。乃與其徒。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。臺臣慚。追受其牒。爲復守官。而黜臧使者。方時是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。

吳劉心計

吳叟。吉安人。忘其名。里中有大猾。家徒數百。暴行爲患。人皆畏而苦之。然不敢上狀於有司。卽上有司。亦怵怵恐致變。不敢問。會流賊逼里中。叟遂問詣其廬。說曰。公之行事。上下之所知也。卽有司懼不敢問。假令部使者。督千人捕公。公能終拒之乎。曰不能。叟曰。吾固知公之不能也。公旣不能。何不因事自解。亡論自解。且令里人德公。其人欣然曰。唯長者命之。叟因執其手曰。方今流賊四劫。誠危急存亡之秋。而公雄傑。所部皆堪戰力士。賊氣驕。剪此何有。公當此時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。賊必潰。則里中莫不驩公。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。其人遂欲掀髯而起曰。公無言。吾當爲公擊賊。於是勒其子弟。最強者百人。人持梃急馳之。而叟騎一驢。從二蒼頭。往贊。一遇賊。輒奮鬪。自己至末。凡數戰。殺數十人。猾者稍倦矣。輒命左右取水。而叟心計賊旣已殺數十人。無可慮賊矣。獨念此猾。暴里中無已時也。不若囚其機滅之。遂從旁大呼。我兵且退。賊遂乘勝追之。悉殺猾之父子兄弟。

劉滋。濮陽人。少爲庠士。家貧。田不二十畝。又值水旱。無以自活。乃盡鬻其田。遂什一之利。十餘年致數萬金。爲人慷慨。重然諾。取舍不苟。尤善心計。家藏白鏹。皆鑄大錠。錠四十斤。覆樓板下。有劇盜韓氏者。使其黨五十餘。越城劫之。得劉。劉曰。若輩利吾財乎。曰然。指板下示之曰。唯若所取。賊見大鏹。喜甚。盡力攜之。人不過二錠。旣去。劉告家人。亟遠匿。賊且復至。賊旣登城。復命于韓。韓見金良久曰。不殺此人。吾輩且無瞧類。亟復往跡之。無所得。韓曰。收矣。攜數錠遠遁去。旣明。鄉人唁劉。劉笑曰。財固在也。告官捕之。不數十里。賊盡獲。金皆如故。獨失韓所携耳。

王葛仗義

王朝佐。清源人。負販爲生。萬歷己亥。中常侍馬堂。摧清源。橫甚。諸亡命無賴。從者數百人。白晝手銀鐺通衢。睨良家子富有力量者。籍其業之半。備夫里婦。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。直搯而奪之。少誰何。輒以違禁論。髡爲城旦。沒入田僮。有能告者。以十之三畀之。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。遠近蕭然能市矣。朝佐。傭者也。不勝憤。凌晨。仗馬箠過中使門。請見。州民謹呼。荷擔隨以萬數。堂懼不敢出。則令載士。乘墉發強弩。傷數人。衆益沸。朝佐攘臂大呼。破戶而入。縱火焚其署。堂有心腹王煬者。時爲守備。負而趨以免。斃其黨三十七人。檢視之。皆郡國諸偷。臂上黥墨猶新也。御史某。懼失中使驩。隱其情。以格闕聞。上怒。王煬以救不蚤逮繫。下朝佐御史治。時欲盡錄諸脅從者。朝佐曰。死吾分耳。吾實爲首。奈何株及他姓。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。欲曲赦。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。力攻御史。皆不能得。獄具棄市。臨刑。強。挺鎗待刃。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。天地晝晦。觀者數千人。無不歎息泣下。朝佐無子。有母及妻。郡大夫厚恤之。清源大賈。心德朝佐。歲時餽遺不絕。而使餒頓戢。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。立祠祀之。同時蘇有葛賢者。逐殺收稅人。稅使孫隆。故以織造至。頗老成。敬禮士大夫。兼攝不無擾動。賢旣爲倡。從者數萬。隆亟走杭州。得免。有童某者。故役中文定府中。爲州判。起貲數萬。居于湖。慕而從之。收劉河稅。變起。泗河奔避。中寒斃。賢原名成。爲當道所改。後得赦出。有餽皆不受。至今尚存。

虎枕不殺

許穀。字本善。歙人。文穆公國之從姪也。豪健。善擊劍。挽彊命中。嘗被酒。臥嶺北。有虎枕其頸。醒而視之。鼻息甚酣。蓋虎先食犬。口吐沫。一如醉人狀。許熟視曰。彼無忤心。乘醉殺之。不武。遂舍之。先在嘉靖中上三策。請立縣城。不果。後倭突至。太守陶公承學。召與議事。令守東門。飭武備。倭不敢入。

。繞出宛陵。遂議城。以穀爲督。授冠。行。事。却之。徐爲措置。立辦。後辭去。商于嘉禾之皂林。以酒暴卒。祀爲神。陶太守深傷。爲文以祭。太守時已爲顯官。卽泗橋先生也。

巨賈居間

刑部尙書趙公錦。爲南御史。清軍雲南。上疏忤分宜被逮。械行萬都。途中墜車再。偶入坎窞。輪過得不死。旣至。下錦衣獄。有巨賈某亦任獄。視公而泣曰。公卽拷訊。宜爲雙足。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。曰。吾不能保首領。焉保吾足。明日刑至足。有青衣數校在傍。若陰護者。則賈已代爲居間矣。獄上。分宜票。旨杖百。公自分決死。肅皇抹去之。削籍歸。後起撫貴州。過江右。見分宜藁厝道傍。惻然。言于監司。加守護焉。忤江陵再歸。及江陵籍沒。公召入刑部。又力請寬恤。乃得少解。蓋其厚德如此。君子之所行固宜如此。躋極品。享高壽。完名全節。非偶然已。

佐軍興

弇州從兄世德。字求美。能馭惡驢馬。馳回中道。以嫡孫故。司馬移蔭爲詹府主簿。會倭大入。再上書。極詆用事者養寇狀。衆以爲迂。與禮部沈郎者。養黃金不就。乘官去。所受腴田二千畝。悉籍官。佐軍興費。田宅庭沼。俱不省治。斥綺麗。其食麵餅麥飯冷淘至斗許。取足而已。

不喜神怪

路貴。字秉彝。順天人。麤涉經籍。少爲童子師。性伉直。不匿人過。母喪發引。做家禮。去旛幢鼓樂。用人爲方相。市兒爭譁笑之。尤不喜神怪。嘗有降鸞者。人各獻香楮。貴脫所躐雙鞵置案上曰。吾無他物。聊以供神。觀者縮頸。貴大笑而去。後以壽終。

楊範。字九疇。號棲芸。鄞縣人。有學行。里中有巫。稱曰龍神道人。談禍福如響。家趨戶迎。官不能禁。

公作文。令人讀以諭之。弗止。躬往見巫。捽其首。痛毆之。巫蒲伏。惟叩頭求解。時擁巫者千百人。驚怪散去。公。楊晉齋守陳之祖也。

豕首

東吳有張氏者。業儒不就。輒執筆謝去。論兵說劍。走馬獵狐兔。爲俠。往來三吳中。歸則鳴琴在堂。坐客常滿。而亦慷慨周人之急。名隱隱起。一夕有客卒至。體服甚偉。鋒穎橫出。髯髮直指。腰劍手囊。血淋淋下。入問曰。此非張俠士居耶。曰然。張揖客甚謹。坐定。客喜勸顏色曰。夙恥已雪。張問故。指其囊曰。某之首也。且曰。此去有一義士。欲報之。聞公高義。可假十萬緡。得諧所圖。吾事畢矣。張立應之。客曰。快哉。無所恨也。乃留囊首去。告以返期。及期不至。時已五鼓。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。遣家人出而埋之。乃豕首也。

講讀學士免考

弘治十年。考察京官五品以下。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陞疏言。臣與掌詹侍讀學士王鏊。俱在聽考之數。但臣等俱掌印信。俱有屬官。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。則將坐於堂上。退而聽考於吏部。則當候於階下。一人之身。頃刻異狀。觀視不雅。况我朝 列聖。於學士之官。特加優異。如慶或侍宴。坐於四品官之上。視學與三品以上官。坐彝倫堂內。今四品官不屬考察。而學士與屬官。一概聽考。其於事體。亦甚不便。且學士所職。乃講讀撰述之事。非有錢穀刑獄簿書之責。其稱職與否。聖鑒昭然。若非其人。自甘賜黜。又有不待於考察者。伏望斷自 宸衷。循用舊例。特假優禮。示崇重儒臣之意。從之。

弘治十七年。翰林學士劉機。奏臣雖叨任學士。掌印職銜。不過五品。亦在考察數內。乞勅部院。先將臣 歷。逐一考覈。應否罷斥。奏請 聖裁。果不係應斥之數。方令臣會同各衙門從公考察。允行。於是學士江瀾等。又奏學士所職。乃講讀撰述之事。非錢穀簿書必待稽考而後見。况臣等歷事。先

朝。供奉。皇上。前後已二十七年。其稱職與否。聖明洞鑒久矣。若有不稱。惟陛下顯賜罷黜。有不待於考察者。伏望念累朝之典。及往年免考之例。特賜寬假。以示榮遇。從之。

合二事觀之。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。由後則學士掌印。與學士自敘榮遇。申明前說也。此免考之始。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。上述免考。不推本來歷。又止稱學士。不及講讀學士。殊欠詳備。今并其官。皆爲尙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。而本院廢不復設。間或設于南京。掌院止侍讀學士。豈難其人。抑靳其官。而惜之耶。皆不可曉。

學士開棍。蓋國初學士。原正三品。後雖改爲正五品。而體貌崇重如故。觀楊公之疏可見。五品以下。過部考察。始於弘治年間。持疏陳免。亦是申明祖宗舊制。非因免考。始開棍也。故講讀學士。不得開棍。

又五品不遜一句。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。亦收入爲佳話。獨鄧定宇先生。見而哂之。

東宮官

東宮官如庶子而下。國初俱大臣兼領。修撰黎淳等。九年考滿。值英宗實錄進呈。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。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。乞以大臣兼之。臣等仍翰林之職。不許。

院中老柳

楊晉庵守隨。掌翰林院。稱院之後堂。有巨柳數章。參天蔽日。民之輸廩米者。欲暴於庭。忠柳陰之翳之也。請伐其最鉅者。公不許。作伐老柳賦示意。今院後柳。不知何如。亦不聞貯廩米。想米歸戶部。而柳皆非其故矣。

瀛洲亭

院後堂東南角。有瀛洲亭。環以池。池去玉河可百餘丈。掌院學士曾植齋朝節。欲溝河水注之。畚鍤已具。時余在史館科深。謬稱爲長。已註籍求省母。學士亟來遊。不得已乘肩輿往。學士迎笑曰。老史官當爲主。乃爾推托耶。時督工者。爲余同年主事應雲冥朝卿。學士門生也。與諸公相顧未及言。余曰。得注水甚妙。然須測地勢高下如何。測之。池高于河數丈。學士召匠詰問曰。汝言河高於池。可鑿。今何悖也。匠不能應。余曰。彼只欲從事。支錢糧耳。安惜其他。故非親驗不能決。學士大笑而止。乃別爲溝。汲井水以灌。

二大節

童承敘。字大章。號內方。官左庶子。有高才。好譴浪。喜說相。談死生之理。自謂體太魁碩。當不壽。以志屬其同年王思齋儉。果先二一年卒。王不及志。後王召爲戶部侍郎。因它文字及之。感慨。且述公二大節云。不附石亨求官。挽之終不去。一朝士辱石氏黨。既力爲解。後上怒索其人。終不妄指。迨已罪。當時稱羨。而世無傳焉。嗟乎。士君子隱德美行。自盡於冥冥者多矣。

稀鬢中允

陸文裕公。以詹事推少宗伯。同郡孫文簡公。以少詹事副之。世廟獨用文簡。嘗稱文簡稀鬢中允。蓋屬意久矣。文裕竟卒於位。贈少宗伯。文簡以太子少保。大宗伯。致仕。贈太子太保。公少穎敏。有人以紅燭令作破。應聲曰。色如朝霞。光同夜月。在詞林沉默敦篤。卽張桂氣餒。不忍傾。居鄉存厚道。不忘故舊。子克弘。號雪居。以乃祖爲延平知府號雪岑。所以志也。有高行。善大書及畫。人皆寶惜。可謂能世美矣。

談兵薦起

秦鳴夏。字子亨。號白厓。嘉靖壬辰進士。癸卯以右中允。主北試。中翟閣老二子。衆議藉藉。次年二子登第。乃稍安。尋事發削籍。并及鄉試事。逮秦下獄。閒住。會倭寇。所建白。中肯綮。當道薦起爲兵部主事。至徐洲。疽發背卒。年僅五十。秦魁偉。長髯。隆準。白皙。望之若神。而止於此。命也。

留館職

萬歷丁丑會元。馮具區夢禎。以庶吉士告歸。既滿。入京。時瀚中無常凡四人。沈自邠。陸可教。楊德政。皆已留館。故事。一省未有盡留者。馮當補別署。其座師蒲州張閣學。鳳磐憂之。蓋張方恣睢。其子居二甲。馮遇之。初無加禮。張怒言于父曰。彼恃會元。決留館故爾。因盡留三人。將以抑馮。并示諸詞臣。意旨也。蒲州計無所出。命馮且駐郊外。俟江陵有家慶。拜過恭甚。而微作邑邑狀。江陵懂問故。且曰。有心事所不足耶。蒲州蹙額曰。爲馮子館事。江陵憐之曰。是會元。還它編修。蒲州悅。飲盡。懂方出。次日。入朝補館職。此與於文定公筆塵所述。陸平泉先生留館。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。頗相似。要之分宜。雖貪。江陵雖懷。決不令會元既入館。復爲它官。彼視一編修。只是本等官。世蕃索松綾之說。亦未必真。渠眼孔儘大。罕希窮措大一絲。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。林既留。安用此。且不用於先。而今乃作謝儀耶。

館長

庶吉士。推一人年長者爲館長。總挈諸務。人多匿年避之。世廟時。癸丑馬乾庵自強。年在數人下。獨不避。遂領長約。後卒拜相。

館選取二十八人。相傳謂上應列宿。然成祖取有定數。而周文襄以年少。願入館讀書。成祖許之。則其說似不足據。蓋宋端拱初。已有此舉。以慎濫取。亦二十八人。今以選數符合。遂附會之耳。端拱中第十九名。爲古成之。字亞爽。廣之增城人。廣舉進士。自古始。梁灝及第之年。次卽成之。有張賀劉

師道者。嫉廣南人右己。夜召飲。置暗藥焉。比臚傳。成之不能應。太宗怒。扶出。再舉登第。與選。上聞前事。欲置二人於法。成之申救。謝無有。上甚重之。張詠深奇其才。辟知綿州。長於文章政事。雅意丘壑。後遇異人韓泳。邀以僊術。謝曰。方爲親仕。非所願也。卒於官。或曰。終以僊去。

改翰林

大臣子弟爲科道者。例應迴避。得改翰林。嘉靖中。御史胡效臣。以父璉任都御史。當改。御批曰。改授翰林。乃近年陰厚私弊。准別衙門用著。

南翰林

南院在東長安門外。列宗人府上。太祖右文之意可見。歲久塌壞。名爲衙舍。木石俱盡。己亥年。余以使事過南中。密往觀之。荒地畝許而已。劉雲居曰。甯起掌篆。請於工部。得百金。又節公費。佐之修葺。略備。乙巳。余以司業至。劉換祭酒矣。舊規。本院缺官印。必屬司業。院中月剩銀四兩一錢入囊。余受署十八月。悉以了餘工。并換大門樑柱。栽庭中松柏。置櫃買書。檢齋中書籍重複者實之。雲居亦助足二十一史。皆註公簿。列二大屏。明刻數目于上。無得私移私借。又誠後來。凡司業署事。都照此例。別衙門來署則否。朱密所以光錄少卿至。見而怒曰。偏司業能。別官不能。亦辭之。復發考亭諸刻充其中。此直同心。而院役桑松老矣。每歎息曰。纔成衙門。余旣被廢。追思景象。深犯喜事二字之戒。今不知何如。夢寢及之。覺而失笑。且自嘲也。

名帖

詞林寫名帖。用大字。各衙門尤而效之。幾與亞卿等。余乙卯年三月。過故鄣姚氏。乃大京兆畫溪公之孫。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。友生字。僅蠅頭細書。是年甲辰會元瞿文懿。畫溪同年也。亦有單帖。

稱年侍生。字與王先生等。次年借書於里中董遐周。一舊帙中。有阮函峯名單帖。字亦如之。而畫較細。阮是時不知何官。稱曰年侍生。名下有一等字。上寫早臨二字。居右。想同門之邀帖也。蓋凡事之樸而謹如此。今滔滔不可復返。稍損之。且爲失體矣。

大名

御史與主事平行。文移謂之手本。御史署名頗大。王偉時爲職方郎中。口占貽之云。諸葛大名垂宇宙。今人名大欲如何。雖于事體無妨礙。只恐文房費墨多。有士子代答云。諸葛大名垂宇宙。我今名大亦從先。百凡事體皆如此。髣髴文房不用錢。偉尋陸兵部侍郎。客往賀曰。大名屬公矣。偉又占曰。諸葛大名非用墨。清高二字肅千秋。于今一紙糊塗帳。滿面松煙不識羞。衆相傳爲笑。其習稍改。

坊局嚴重

詞林官至坊局。體嚴重。稍暇。卽發單帖。邀館中新進者。或以地。或以科。多至十餘人聚集。設榼深談。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處。合則稱知己。日後連翩爲公輔。最高者不難屈己下之。劣者亦因識別以漸改用。故新進史官。多策勵。不敢放蕩。慮其卒然來邀也。至今詞林中。有前輩請後輩。後輩不請前輩之說。以後此風漸微。便渙散。極於相傾相賊而後止。

或曰。必若此言。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。曰非也。張文僖固已行之矣。有大不可。乃上疏直言。與天下共之。有何不可。

詞林初授官。有七科以上。旁坐避馬之說。如余己丑科。過辛未前輩。則執此禮。後丁酉年補官。又有避講讀學士之說。余懜懜皆遵行。後官南中。聞同年焦弱侯。前過家鄧定宇先生爲司成。先生辛未科。焦執舊禮。先生固辭曰。卽如俗禮所云。曰七科以上。蓋八科也。奈何仍訛至此。遂得改正。後閱陸文簡傳。文簡辛丑庶吉士。徐文貞癸未及第。已正位宗伯。仍講鈞禮。則不但七科不論。并官品原不拘拘。

。蓋先輩之從雅道如此。

翰林前輩

翰林最重前輩。張太岳丁未進士。陸平泉第辛丑。蓋前兩科矣。太岳柄國。位少師。起平泉大宗伯。從人望也。而欲其速去。設讖數數。令人刷鬢髮。又數更新衣。若曰修汝皮毛。行當換改云爾。後虛傳有旨。令禮卿捧接。平泉卽趨入。無有。乃亟請歸。善始善終矣。

陞轉

舊制。編修九年陞侍講。檢討九年陞修撰。既陞侍講修撰矣。與狀元徑授修撰者。又皆九年。方陞中允。蓋原五品衙門。重之。不輕授也。成化二年。童緣以修撰陞諭德。因同官王獻。以將秩滿。謀于大學士李賢。欲爲己地。故有是命。後遂爲例。至弘治中改正。必二十六年。方陞五品。楊文襄召對錄。可考。隆慶中。中文定修撰。滿九年止陞中允。又一年晉諭德。未幾。穆廟登極。講官皆敘陞。有十七年大拜者。是因丙辰己未壬戌三科。不館選。缺人。且值龍飛之會也。

凡陞遷。龍頭僭前科之半。外轉。讓後科之半。自隆慶戊辰後。局稍稍變。然龍頭猶如故。而外轉流落益多。如戊辰李翼軒。才名冠世。歷藩臬幾四十年。僅轉南太僕卿。而言官攻之。又詞林考察謫官。見後考察。卽興補官。牽復仍入坊局。焦弱侯補後。一推南司業。未奉旨。卽被人言。弱侯豈便不堪此官耶。至王損之列考察。凡十三年。方補官。再遷又止。陞參議。舊規。外者不謫。謫者不外。以一人兼之。吾黨之窮。乃一至于此。

己丑館選

是科。三鼎甲外選者。二十二。中間才士甚多。留者十二。惟余最薄劣。俯仰三十年間。初十年聚

京師。濟濟皆有公輔之望。自己亥年一散。便分陵谷。劉寔居曰。寧得少宰。已不及見。蔣恬庵孟育。殘南少宰。莊冲虛天合。黃慎軒耀。得少詹。傅商盤新德。得太常卿。署國子監。周礪齋如砥。得祭酒。馮源明有經。得庶子。區海目大相。以中允改南。王損之肯堂。檢討考察。今皆作古人。董思白其昌。外轉。浮沉閩楚。潘泉。余與林兼宇堯俞。皆祭酒被廢。三人僅得不死。授科道者。惟包大瀛見捷。至少宰。馮少墟從吾。顧海陽際明。家居無恙。而鼎甲焦弱侯。一擯不復收。陶石簣望齡。亦止祭酒。吳曙谷道南。雖大拜。有所阨。旋以憂去。從來館中之否。未有甚於此者。而先一科爲丙戌。合鼎甲無大拜。有五亞卿。皆在事久。又皆典會試。差以此勝。

焦弱侯。率直認真。元子初出閣。定講官六人。癸未則郭明龍。丙戌唐抑所。袁玉蟠。蕭玄圃。全玄洲。己丑則弱侯。太倉相公迎謂曰。此重任。我輩先年少著精神。故到今扞格乃爾。諸公看。元子資向如何。擇其近而易曉者。勒一書進覽方佳。無何。相公去國。諸公不復措意。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。纂養正圖說一冊。郭聞之不平曰。當衆爲之。奈何獨出一手。真謂我輩不學耶。且此書進後。儻發講。將遂與古書並講。抑出汝之手。令我輩代講。誰則甘之。其說甚正。弱侯亦寢不復理。後其子攜歸。刻于南中。送之寓所。正在案。而瑞陳矩適至。取去數部。達御覽。諸老大悲。謂由它塗進。圖大拜。事不可解矣。

呂新吾司寇。廉察山西。纂閨範一書。弱侯以使事至。呂索序刊行。弱侯亦取數部入京。皇貴妃鄭之任曰。國泰者。見之。乞取添入后妃一門。而貴妃與焉。衆大譁。謂鄭氏著書。弱侯交結爲序。將有他志。疑忌者又借此下手。至今其說尙盛。不獨敗官。將欲啖肉。文之不可輕如此。

弱侯以此謫官。絕無幾微怨色。對客亦不復譚及。惟與余善。細問之。乃述此。且戒余曰。惟認真故及。切無然。余曰。不認真。乃認假耶。然養正圖。一人獨纂。不商之衆。畢竟自家有不是處。

黃慎軒心口爽快。其同省苑疑字醉敬。先二科入館。而年差減。且其弟鄉試同年也。黃以小苑呼之。用文正故事示重。亦以爲戲。范大不懌。遂有違言。黃好佛。茹齋持頌。若老僧。當道頗不謂然。因別事票

旨。有薰修當入山之語。又因推祭酒。噉言官劾之。黃遂註籍。俄一日僧萬餘人來造。自宣武門至萬所。可三里。肩頂相接。皆曰黃公所招。黃實不知也。久之始散。黃知所自來。亟歸不出。而達和尚之獄起。意欲因達連黃。而達故黃所不喜也。遂得免。

王損之。強直自遂。諸生時。文名藉甚。且鼎族。與申王兩相國。世爲通家。兩家子弟嚴事之。一語不合。便悻悻出門去。兩相國每每優容。素善醫。時延入。不免綢繆。而絕不與事。談人短長。饒像章主事。疏上。與杖。衆喧傳王相國盛怒。損之在傍。從臾重處。忌者又加粉飾。牢不可破。壬癸間。申公歸出。王公復出。將抵國門。恐其爲援。遂羅入考功法。余在南中。尚損之當日事情。悵然曰。戊子十一月至京。見王氏父子一次。夜酌談文。尋入西山習靜。至明年二月初五。抵宿試院。前科場紛紜。何人上本。何人得罪。畢試後始得其詳。而饒疏在正月。并不知其影響也。

余去國十八年。去南京亦十一年。收入拾遺中。所列事款。夢想不及。救出陳座師之長子。心血幾枯。力辨陳太守之不貪。神明可鑒。皆粉飾。作爲罪案。坦然甘之。更因此得脫丙丁之厄。見曹陀一則實爲大幸。老閒無事。偶有所得。稍述於後。

朱修仲舍人。有五計之說。余亦作五計配之。十歲爲兒童。依依父母。嬉嬉飽煖。無慮無營。忌得忌失。其名曰僂計。二十以還。堅強自用。舞蹈欲前。視青紫如拾芥。鶩聲名若逐羶。其名曰賈計。三十至四十。利欲薰心。趨避著念。官欲高。門欲大。子孫欲多。奴僕欲衆。其名曰丐計。五十之年。嗜好漸減。經變已多。仆起於爭鬪之場。亨塞于嶮巖之甍。得意尙有強陽。失意遂成枯木。其名曰囚計。過此以往。聽明既衰。齒髮非故。子弟爲卿。方有後手。期頤未艾。願爲嬰兒。其名曰屍計。嗟乎。如舍人之言。肯作老計死計。賢於人遠矣。余今已六十。前二計自所不免。後三計頗覺夷然。後日損。毋以老子作行屍也。淵材生平所恨者五事。一恨鱗魚多骨。二恨金橘多酸。三恨萼菜性冷。四恨海棠無香。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。余亦有五恨。一恨河豚有毒。二恨建蘭難栽。三恨櫻桃性熱。四恨末利香濃。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文。

有程姓者。善數學。持某師某友書至。余曰莫談。且喫飯去。其人愕然。余曰。我拙人也。秀才時。並不灼龜起課。何則。得佳兆未必佳。得凶兆未必凶。且窮儒何處著力。又如本佳而得凶兆。豫先愁這幾日。本凶而得佳兆。日後失望。煩惱更甚。所以一味聽命。其人默然。臨別。求書爲薦。余曰。生平寡交。只此一師一友。書已先到。默然而去。

惟以退爲樂。乃能進退兩忘。惟以死爲安。乃能死生一致。尹師魯。鄭夷甫。之事。未可輕議也。

人有恩于我。自當銘心。傳之世世。不可忘報。一切仇怨。不但自家當忘。亦不可示子孫留筆札。何則。子孫不肖。方且流落。自救不暇。如其賢也。亦不報仇。一懷報心。便動殺機。是種之禍而貽之毒。濟桓公之覆轍也。至筆札刊行。尤可笑。有何佳事。而使後人據爲話柄。或悼或慍。甚以爲恥。卽其事果實。先輸三分矣。

講閒話可以遠口舌。讀閒書可以文寂寥。此老廢人。上上補藥。少年學此。則敗矣。

夜坐久之。忽見燈尖散爲二。奇之。是夕烹茶甚清。又不欲寐。夜過半。燈尖忽散而三。度是時且三鼓矣。久之忽散而四。雞鳴。遂廢寢待之。久久忽散而五。雞三號矣。其時爲三月十七日。豈是應五更之數耶。非耶。

擇禍莫如輕。古今人能言之。未有能行者。余下一轉語曰。擇福莫若輕。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。可不兢兢審所擇乎。

生平好遊。有三快事。己亥重九。太和登絕頂。風浮無纖雲。下視漢江。如一銀線。庚子三月。上太山看日出。早起。見山頂之東。紅光四射。意謂已出。亟赴之。尙未也。亦風淨無纖雲。但見光發處。如金絲一抹。中晃兩角稍微。圍天之半。絲下有青黑暈數丈。暈之下。則純黑不可辨。此數丈者乃海水。純黑者土也。坐移時。日露一點。如豆色。勝鎔金。漸勾漸半漸圓。圓時。日觀頂闌。有影正相對。山尖尙黑。漸升。尖白。其下尙黑。僧云。山趾雞三號矣。或言看有許多奇怪。疑是眼花非實。辛丑中秋。石梁賞月。山與樹俱作白玉色。泉飛如白玉屑。其聲如雷。月垂落而朝霞動。白玉忽作黃金色。羣鶴蔽空旋轉。

鐘聲四合。萬山皆應。一鹿自橋左突過。衆皆驚走。余奮起逐之。將及。鹿躍上峻壁。回顧作聲。沿澗而去。則天明矣。

太和山。仰看星辰亦如常。登泰山較大一倍。論山勢。太和更高。不止一倍。地勢亦如之。何星之大小迥異。乃爾。征北記。言大軍四十萬。分五哨出塞。

文皇至某嶺。指侍臣曰。到此。北斗反在南矣。而陳侃使琉球記。謂仰視星辰。亦如在中國一般。大約文皇出塞北。不過三四千里。而琉球東南海面。不啻數一萬里。何星遠近。乃爾。有自日本來者。言在彼中君。亦只如中國一般。日本在琉球東南。又不啻幾萬里。此皆事之不可解者。

近來士大夫稱善遊者。莫如臨海王公士性。公字恆叔。萬曆甲戌進士。五岳俱偏。皆有記。瑰麗可誦。性既好遊。而天又助之。官跡半天下。雲貴廣西四川皆徧。此四省。非五岳所麗。而山水尤奇。不親履不覺。宦遊亦不能履也。公以行人給事中。至藩臬。後老煉丹家貧。蓋敬所先生之姪也。

天下本無事。庸人自擾之。此句妙絕。然庸人擾之。猶可。才智者擾之。禍不可言。雖總歸於庸。而禍之大小。必有別矣。

有譚理之書。有紀事之書。有方內外洗洋之書。今人纂述。多出事門。而諸書並採。且又刊行。失其肯綮矣。

巧言令色足恭。佞人也。匿怨而友其人。險人也。佞必險。險必佞。實一人也。

自己杜門。嫌人出路。自己絕滴。怪人添杯。自己喫素。惱人用葷。自己謝事。惡人居間。自己清廉。罵人貪濁。只是胸中欠大。

人必一錢不入。方是清。立錫無所。方是貧。我輩有屋有田。每每受人書帕。豈可言清言貧。只是不饒裕。不齷齪而已。若侈然自命。而曰我云云。彼云云。宜其招怨而翹禍也。

古人只說三不惑。不及氣字何居。要見此字難去。去了又做不得英雄。直養之。則爲浩然之氣。

我怨人。人未有不知者。若彼不怨。則彼厚我薄矣。我算人。人未有不知者。若彼不算。則彼逸我勞矣。

曰怨。心便不快。曰算。心使不閒。將一點靈臺。擾擾役役。反出人下。噫。擔不已甚乎。君子道其常。此論理耳。若論時勢。當道其變。如忠孝常也。變而爲篡殺。清甯常也。變而爲毀裂。皆當想到。不及焉則淺。過焉則戇。恰好則妙人。

或曰。聖人能盡鬼神之情狀。看今來人情。又有出于鬼魅之上。即聖人如何識得。余曰。易之鬼神。造化之體段也。今之鬼魅。乃造化中一點乖氣也。甚淺甚拙。本色人看之。如燭火。如死菌。不足道。何況聖人。

收佛之實以文儒。倒儒之體以佐佛。此皆高明人作用。

一友云。某書某書。都是說謊。余曰。天地間奇奇怪怪事。何所不有。隨人說謊。未足寫其萬一。姑聽之。不必論有無也。

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。此人心也。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。此天理也。

柳玘。謂文學德行爲根株。正直剛毅爲柯葉。有根無葉。或可俟時。有葉無根。雨露所不能活也。其言是矣。然無根而有葉。此色厲內荏之小人。其得稱正直剛毅乎。至謂孝慈友弟。忠信篤行。乃食之醜醬。不可一日無。則真根本矣。

今人行善事。都要望報。甚至有千善報千。萬善報萬之說。顯爲村婆野老而設。讀書人要曉得。只去做自家事。行善乃本等。非以責報。救蟻還帶。此兩人直是陡見。突發此心。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。兩人若起報心。神明不報之矣。有心爲善不足爲善。古人已言之矣。

余自甲申至己丑。五年。因空耳生底。遂聾。置不復治。時方聯第。對尊長同儕。唯唯而已。人皆笑之。其秋忽大開如故。不治之效如此。

人到氣力竭盡時。卽賁育只得放下。未盡放下者。爲豪傑。未起而消鎔者。爲聖賢。

自來士大夫中。有居鄉貪暴。而居官反錚錚自勵者。蓋立名進取之心勝。所欲有甚於此故也。亦有居官貪暴。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。蓋保家遠禍之心勝。所惡有甚於此故也。二種人甚多。然不猶愈於出

處作惡。爲世間一大蠢者乎。

小人失勢。而其力猶能鼓黨勸衆。攻害君子。使君子不敢開口。此亡國之小人。而失勢者天也。國之不卽亡。亦天也。君子待時。而其力不能拔茅連茹。懾伏小人。使小人反得生心。此誤國之君子。而得勢者幸也。國之終於誤。非不幸也。

凡事。君子能放下。小人則否。大小人亦能放下。小小人則否。

韓魏公只是有福。此句最妙。故曰。無福之人。不可與其功名。

韓侂胄亦有好處。弛道學之禁。崇鄂王之封。其當國。初誠失策。後亦凶終。然終不失爲魏公之後。

章元禮。謂宋朝講明道學。國朝受用。此語極有見解。却得 太祖尊崇。固是天縱聖人。當日宋劉諸

君子之功不少。

攻講學者。莫甚於宋季。至有竄逐流離者。然止科以僞之一字。猶可言也。近乃嘗以牟利。利之塗甚多。

以學牟之。無乃大拙。若謂可兼。則廉隅齷齪。勢不同塗。如何說得上。不過心度心想。謂當然。人之愈

趨下如此。

聖人語錄。是行的說的。門人記的。賢人則悟得的。命詞的。門人修飾的。下此則摹仿的。安排的。門人

附麗的。又有一等人。絕不知學。窺文苑之半斑。染三教之餘唾。亦嘵嘵爲此。是尙口的。改頭換面的。

其徒讚頌誇張的。古有僭經。此則僭語。蓋亦自反而思之。

讀書不求甚解。此語如何。曰靜中看書。大意了然。惟有一等人。穿鑿求解。反致背戾。可笑。故曰。解

是不解。不解是解。

疾之已甚。亂也。難道是容他作養他。小小恠他。此處理會。不可說盡。

有必不傳之書。何勞關他。有必傳之書。又何苦關他。

翻刻古書。甚害事。刻一番。錯一番。以後者爲是。則必以前者爲非。

我輩居林下。不是至人。莫作懸空齊得喪語。直是向閉門掃軌中。尋出許多滋味。看世上人紛紛疊疊。

到老不休。真是可憐。心下便乾乾淨淨。

做官只有兩件。爲國家幹事。爲自己營私。二者俱做不得。真極癡極蠢人。反而思之。自是明白。不要說着造化二字。

時無英雄。使豎子成名。此是何等語。又是何等意思。人却引以自命。襲此口吻。長了浮薄。豈當日立言之意。

以石激水。水更清。以雪壓山。山愈淨。以火煉金。金益精。尋常體帖于激處壓處煉處。不要胡亂。討箇鎖心丸藥。如達子倭子殺來。力與之抗。中國人定狠于夷狄。方寸靈明。定勝于外感也。

不道人短。便不說己長。若說己長。必道人短。

宋朝人物。充李若水之才。可以爲張乖崖。充張乖崖之才。可以爲管葛韓范富歐。只到得這地位。其分量然也。

呂申公用韓富范。可謂曲當其才。議者謂其挾仇用間何居。

虎豹鱷魚。擒而殺之易耳。爲文驅得去。方難。

人都願兒孫聰明。讀書取科第富貴。子謂如許兒孫誠佳。但富貴行其惡。斲伐元氣。根必立枯。卽做好人。行善事。亦發洩秀氣。今年花茂。來年無花。不若平平一頂頭巾。爲鄉黨自好之士。乃可久上策也。

世謂竹有節而鬻華。梅有花而鬻葉。松有葉而鬻香。惟蘭兼之。其說未盡。竹無華故中虛而挺。不然。是君子。乃插鬻畫眉也。梅無葉故枝疎而老。不然。是野叟。乃錦衣博帶也。松鬻香故干霄而蒼。不然。是偉丈夫。乃鬻肌鬻髮也。蘭草本無枝幹。與三友另論。

余丁酉。病幾死。病中常覺此身立萬峯頂上。兩下俱深壑。或臥危隄上。兩下俱大海。要見生死關頭。只在此處。

病中必有悔悟處。病起莫教忘了。

與一友譚五福六極。戲言今之君子。特不惡耳。每犯六極之五。小人所欠。特攸好德一件耳。多備五福。

之四。友人云。居四之中。又須改考終命爲做僇人。方快。此是一說。然君子獨無是心乎。要知考終卽是僇。但不必去求。故老年人只以保壽爲主。沉沉過日。卽不必富。而四福可以穩取。決非小人所能及。近日一名公。學問只有三件。曰貧可使富。賤可使貴。夭可使壽。甚以爲疑。一日悟云。貧可富。燒煉也。賤可貴。鑽刺也。夭可壽。探戰也。此語太峻。却可障邪。

妙語

呂仲木曰。行藏猶饑飽。吾自知之。吾自策之。如以吾腹而度他人之心。是既飽而強飯。此語最妙。然自身上事推之。件件皆然。不獨行藏大段而已。

范伯達被召。問于藉溪。藉溪久不應。再三扣之。藉溪云。凡學者治繼述。商量義理。可以問人。至出處二字。不可與人商量也。

滇人馮騰海名雲龍。以子文卿貴。封御史。嘗曰。枯體變爲榮體。榮體卽是枯體。縷體變爲絲體。絲體故是縷體。有味有味。

方揚。歙縣人。龍慶辛未進士。志行端方。嘗語人曰。善。陽也。而爲善宜陰。此人身上真水也。

齊武帝評杜僧明云。矜其功不收其拙。收字最妙。凡拙者收得好。儘自可觀。且有滋味。不收則害。乃癡拙也。

良法

懸錢屋梁。日用一塊。此賈耘老韓忠獻之法。東坡效之。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爲之甚多。真良法也。

韓非子。言爲土木人。耳鼻欲大。口目欲小。蓋耳鼻大可裁削。口目小可開鑿。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。

好事難幹

義田本是好事。宜與徐文靖行之。至請于朝。垂永久。而其後不免于爭。見震澤長語。常熟嚴文靖亦
有此舉。爭又如之。其子中翰治計戶。以田償償之。乃得息。世間事皆如此。爲善者實難。余少年。慨然
慕立義舉。今老廢。不能幹尺寸。要之幹亦終歸畫餅。曰實而已。

言不可行

緊閣先生賀欽。遼東人。清操絕俗。講學宗陳白沙。師事之甚確。乃國朝有數人物。陳言時務疏。欲
革東嶽玄武行宮。教坊司除娼優雜戲。恐亦難行。但爲之節制可也。先生子士誥。性通敏。博極羣書。
陳白沙一見稱之曰。老眼識鳳雛。弘治壬子鄉舉。抱道自娛。不赴春選。都御史張文錦薦召。首陳十
二事。不報。辭疾歸。先生可謂有後矣。張文定獻十策。其三封建。豈不迂闊。斷分財。以甲家入乙舍。
乙家入甲舍。于今也行不得。

寇萊公欲斬李繼遷之母。真是沒學問。

捲簾審視

呂端鎖王繼恩。抗李后。立眞宗。大事真不糊塗。眞宗既立。垂簾引見羣臣。端平立不拜。捲簾審視。然
後降階。率羣臣拜賀。此時帝座上。若非眞宗。將如何。必死之矣。

人心異

文潞公薦唐子方爲盛德。在今日則爲套子。張乖崖誚寇萊公爲良規。在今日則爲惡口。王沂公除丁晉
公爲妙手。在今日則爲儉計。韓魏公瞞富鄭公爲獨斷。在今日則爲擅權。匪獨時異。亦其人其心異也。

韻均

五帝之學曰成均。古無韻字。韻卽均也。周人立太學。兼五帝二代之名。東學爲東序。西學爲瞽宗。北學爲上庠。南學爲成均。鷓冠子五音不同均。可喜一也。太學國學。漢晉時名也。隋大業中。更名國子監。入國朝因之。

雍政

郭明龍爲南祭酒。條陳雍一款。真可歎息。疏云。兩京國子監。則辟雍也。此陛下之學也。今天下府州縣學。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。而小者至七八百人。至若二三百人而下。則下縣窮鄉矣。臣自受事以來。在監諸生。數僅六百。一時縉紳。誇以爲多。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。夫人才盛衰。實關于國運隆替。臣不意陛下之學。乃不得比於府州縣之學。臣謹按往牒。洪武四年。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。入國子學。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。二十六年。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。永樂十九年。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。宣德四年。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。正統十四年。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。景泰五年。監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。天順八年。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。成化二年。監生任蘭等六千二百二十人。正德三年。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。嘉靖十九年。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。及至今日。寥寥如此。非所以風四方。示後世也。臣請下禮官。廣立科條。大興學校。夫納粟納馬。非祖制也。今未敢議減。萬不敢議增也。臣初試士。舉人僅五七人。其文理優長者。在前列者。盡選貢耳。向非選貢一途。太學幾無文字矣。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。盡皆屬文。而太學之士。乃半居寫倣。又府州縣學之士。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。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。與夫商賈之挾重糶者。遊士之獵厚藏者。皆得入焉。是古之太學。諸侯進其選士。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。而今之太學。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。良可歎也。郭去劉幼安代之。余爲司業。劉每歎曰。成甚國學。朝廷設此騙局。騙人。幾兩銀子。我爲長。兄爲副。亦可羞也。

鄧劉相似

幼安少豪爽。登第後收斂。一以鄧定字先生以讚爲法。定字官南司成。奉母龔以養。後轉北少宰。母懼跋涉。先生不出。龔歿未幾先生卒。贈大宗伯。諡文潔。幼安有母羅。官守次。并贈諡。與其學問大略相同。豈天之並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。良不偶然矣。

定字先生爲南司成。蘇士乞一鄉紳書爲先。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。受之。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。有某公至。授使觀之。嗟嘆不已。先生笑曰。寶劍贈與烈士。卽以與之。其人喜過望。而蘇士甚惋惜。謂爲昏投不見賞也。

丁祭演禮

兩雍丁祭。北因特遣。肄于本監彝倫堂。南肄于神樂觀。皆道流執事。

太學生分教

國初重太學。北方初平。選太學生爲府州縣教官。所至伺候。若貴戚重臣。其被選者多驕橫。奴視吏民不爲禮。後徵還京師。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。多賂以金錢。至數百緡。蓋上之所重。必有偏勝處。雖神聖當天。亦無如之何。後事聞。多坐死者。焰亦少息。

好秀才

郭士淵台州人。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。爲祭酒甘所忌。譖殺之。太祖覽其文。恨恨曰。好秀才。都壞了。追戮甘。極慘。

歷事

監生歷事。起于天順時兵部尙書馬昂所題。謂曹務機要。上下疏牘關係。不宜專委胥吏。當擇監生文

行明慎。綜達時務。俾專司繕錄。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。詔下所司通行。著爲令。

民生

近日民生納粟一途。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。考之羅圭峯七試有司不錄。入貲北雍。中解元會元。人顧自立。豈在小試利不利。而俗人眼孔淺。以此分別。可笑。

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。宜與人。天才絕世。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。爲江西豐城令。攜之任。慮考試往復奔走。過金陵入貲以去。後中己丑進士。同年秦湛字尙明。有氣概。來爲令痛抑民生。每形詞色。凡編役不得免尺寸。吳方建言歸。頗不平。一日笑曰。請自隗始。爲道本末。秦駭然。起謝過。遂待民生加等。

秦屠出入

屠杵石義英寧國人。督學浙中。持法嚴。竿牘俱絕。先任爲秦鴻洲梁。無錫人。以太僕少卿調補。最寬。青衿居間。可以券取。時有秦晉屠出之謠。屠陞南太常少卿。萬歷初張江陵爲政。繩下急改爲祭酒。治如督學時。而周徹菴子義爲司業。周亦無錫人。和厚得士心。時又有屠毒周旋之謠。至形奏疏。屠尋轉太常卿。

屠以乙丑年考我湖。先君子與焉。顧方九歲。從入郡中。考之先夕。盜發署前。正先君子寓所。次日出題。乃譬之小人二句。先君因戰悸不能書。書亦難辨。屠閱草稿。批曰。此有學識。而書法乃爾。必警於盜者。實二等。屠先生其殆聖乎。外嚴而中實。婉轉能體人情。正人雖嚴必順人情。凡不近人情者必色厲內任者也。先生按湖時。羣小望風。搜諸生過失。一生宿娼家。保甲味爽。兩擒抵署門。無敢解者。門開。攜以入。保甲大呼言狀。先生佯爲不見聞者。理文書自如。保甲膝行漸前。雖兩疊可數丈。先生瞬門役。判其臂曰。放秀才去。門役潛趨下。引出。保甲不知也。既出。先生昂首曰。秀才安在。保甲回顧失之。大驚不

能言。與大杖三十荷校。并娼逐出。保甲倉皇語人曰。向殆執鬼。諸生咸唾之。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。士亦自懲。卒以貢爲教官。

沙汰罷官

趙鶴字叔明。江都人。口口口口口邑士。汰其十六。又杖死訓導。爲諸生所訟。勘明調霸州兵備。教官而至於杖。又至於死。豈偶然耶。抑酷刑耶。可見前代教法之嚴如此。至沙汰生員。又不始於張江陵矣。士習不佳。沙汰亦未始不可。趙詩文刻厲。言言自作。奇人奇人。

精鑒

正統元年。兩京設提學御史。各省設僉事。彭勗。永豐人。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。取十五人。華亭七人。或以爲少。請益之。不許曰。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。及秋榜出。錢溥第一。徐觀第三。張恭第五。所遺者華亭二人耳。其精鑒如此。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。毋若衡水楊宜。與我浙江山之趙鏜。楊拔瞿昆湖。趙拔申許王三相國。鏜以僉都卒於家。三相方在朝。分作墓誌傳表。亦盛事也。楊至總督侍郎。

天人

季獻吉督學江西。試士袁州畢。嚴介溪來見。時嚴方讀書鈴山堂。有盛名。獻吉亦雅重之。談次嚴偶及某生文字曰。此儘佳。何不真上等。獻吉曰。固也。爲舉其詞。自首至尾不遺一字。且誦且問曰。如此可得上人否。嚴駭服曰。公天人也。不敢復談文字長短矣。性高簡。獨待士甚厚。令勿謁上。司行跪禮。故事五日一上察除。聚揖。至是亦廢。遂與御史江萬實忤。互計奏。萬實謝病去。而左布政鄭岳。參政吳廷舉。與獻吉素有隙。吉安知府劉喬尤甚。皆以侵官奏。廷舉至棄職去。獻吉亦累疏劾辯。事下縣制陳金。金以軍事多事。不暇。請以各奏詞。併付巡撫任漢。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。勘理。漢等願慮不

能決。於是給事中王爌言江西羣盜縱橫之時。各官不能協濟時艱。逞其私忿。自相搏噬。有傷風化。乞特遣官究治。乃命大理卿燕忠往。會爽按之。忠等奏岳喬賊有實跡。夢陽欺凌僚屬。挾制撫按。皆宜罷黜。廷舉論事過當。擅離職任。罪次之。又劾金臨事托避。漢中立不決。萬寶奏詞半誣。布政使黃瓚。按察使王秩。僉事李淳等。承勘遷延。亦俱宜罪。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爲民。夢陽冠帶閒住。奪廷舉俸一年。瓚秩淳各半年。金等俱宥之。萬寶後以考察去官。而獻吉在事。甯王陽禮重之。請得陽春書院記。後寧王敗。遂以此陷獻吉。林見素救之得免。凡忤睢險薄之名。加者無所不至。至天啓元年。始賜諡曰公論乃定。

持舊制

孫世芳華容人。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。爲寬科條。凡試士。旣命題。度不盡記者。示以所由。曰粟質由人。撰詞由質。苟不及此。卽宿構何爲。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。持之。曰非制。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。會城御史卒。不得試。其僚由布政遷爲都御史。撫滇。遷之日。勅諸司不得乘輿傳呼。公曰制。內三品始得輿。外三司輿。非制也。然都御史爲布政時。業已先之。且都御史與四人耳。今用八。而以禁人不輿。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。其人爲歛容謝。

停告考

各省巡按於科試年。大放告考。公曰昔有之。正德中。陳公鳳梧督湖廣。山西學政上疏力爭。乃得止。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。真一大快。陳後至副都御史。泰和人。神宗初年。我浙中亦有告考。丙子年吳御史從憲。收至千五百人。中試者幾三十人。近年始題革。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。吾友陳赤石大綬至盡黜之。又一大快。陳浮梁人。

免追廩

舊制。廩膳生員黜退者。追食過廩米。甚以爲苦。成化九年。北提學御史闔禹錫。引考察黜官爲比。免追從之。

督學發策

席元山書。爲剡城令。多善政。後唐漁石龍。至時。召父老咨而行之。元山服其義。遂相知重。及元山以議大禮。位宗伯。與宰衡異同。時龍督學陝西。因鄉試發策。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。元山閱錄曰。是策專箴大僚。非唐提學不能作。亟呼秦吏語曰。爲我謝唐君。謹受教矣。元山丰裁甚峻。此段屈己受善。亦自難及。然未知真能受教否。尋病。命入閣。卒不起。則改之亦何及矣。人生少壯時。不克已從人。消鎔氣質。老而悔之。真是可惜。

親行冠禮

葉良材。崑山文莊公之曾孫也。督學御史張鰲山。以名臣之後。親至學。行冠禮。而字之曰世德。文莊之澤遠矣。鰲山亦君子哉。

嘉靖甲子。安福鄒穎泉。督山東學。得邢知吾侗。曰。異日當文名天下。時邢年方十四。召讀書省之句衡堂。親行冠禮。東方傳爲盛事。

重教職

國初最重教職。所司不許差遣。教生員必有登科合式者。方敘陞。或辭職。得去官。廣東博羅人林厚。字萬重。以舉人歷四學職。凡三十六年。方允歸。今勒爲定法。積三四年一轉。惟有氣力蚤綠者上進。又進士得告改大郡。副榜舉人得大州縣。其擢尤易。尤速。而貢途老外不自振。益懈於教矣。

不上名

陳賢參政觀之弟。永樂初。徵入館修大典。先後八年。爲諸儒所重。嘗獻平安南頌。嘉禾頌。孝感賦。上奇其才。朝廷建普度大齋。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。各上名禮都。賢獨不上。曰。吾平生不佞釋子。今敢以狗君耶。論者劾其違。詔。不忠。忘親。不孝。衆爲危之。賢曰。吾以此得罪。復何恨。有旨置不問。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。方客京邸。有邑子暴病。往視之。已暗不能言。第數胸其橐。已屬賢。賢檢視橐中。裝具百金。慰之曰。得無念此乎。錙銖弗致而家者。吾責也。竟全歸之。在南康常出江濟。見一人病。爲同舟者所棄。昇歸學舍。予飲食。戒家人謹視。問其家知在嶺南。移書久不報。死斂而瘞之。

奏彈靖遠

正統十四年。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。言靖遠伯王驥。都督官聚等。奉命征思機發。不體上心。惟縱已欲。行李二三百扛。動役五六百人。挾帶綵幣等物。密散都司官。以邀厚利。却敢故違祖訓。擅用閹割之刑。以進御爲名。實留以用。及至行師。全無紀律。大軍一十五萬。俱從一日起程。蹂踐傷殘。略不憫惜。其運糧又不設法。每軍運米六斗。搬負艱辛。何以養銳。以致有自縊而死者。又指馱糧爲名。派馬一千餘匹。不知此馬何施。又臨賊境金沙江邊。攻圍不克。被盜殺死都指揮等官。却將漁戶解作生擒。遂爾班師。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。以敗爲功。欺天誑賞。昔唐南詔有警。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。兵敗。楊國忠更以捷聞。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。君門遠於萬里。言壅蔽之害深也。皇上深居九重。豈知此弊。乞將驥聚執付法司。明正其罪。先遣廉幹官。沿途盤校各官行李。以謝天人之怒。以快士卒之心。掩敗爲勝。古今武臣之常技。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。遣御史一員。沿途直抵雲南。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堪。明確具聞。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。特原之。先是驥等奏捷。賜勅獎諭。令還京。尋留驥勦貴州蠻寇。雖以土木之變。得免刑書。而加祿進封之典。賴以寢矣。

忤督學

戴冠。長洲人。爲諸生高朗。下視曹耦。人多忌而非毀之。然卒莫有過者。試必居首。督學御史紹興人。以文章自負。或譖曰。戴秀才唾宗師文。御史怒。將黜之。會罷官得止。後以久次。貢爲紹興訓導。與御史邂逅有言。不相下。他日御史死。其家謬云。爲戴敎官激怒。以氣疾歿。遂歸。雅有志尙。小時卽上書有司。請查里中淫祠去之。及壯。益究心時事。三原王公。以都御史撫江南。特愛重。每召見。輒款語移時。聽其論議。未嘗不偉歎。知非經生也。及貢至。王公已爲吏部尙書。見之驚曰。爾尙舉子耶。因問當今切務。條上數事。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。又勸公不棄邇言。不恃己見。勿以當挫奪志。其言審諤。皆有所諷切。在紹興時。浙中海塘爲患。有韓參議者。從訪水利得失。條上。皆行之。

不負心

俞繪。澤州人。少負意氣。爲父兄服里正役。輸糧入海。時有閩寇。充民兵。有斬艾功。不自敘。爲諸生舉於鄉。赴京過沛。沛令馮。鄉人也。貸十金。旣下第。謁得歛縣訓導。馮已死矣。遺金還其子珏。珏以無券弗受。繪曰。貸金無券。信我也。若遂弗償。非負汝父。負心也。汝父復生。其謂我何。爲文告其墓。固與。珏乃受。廣西嘗聘典鄉試。有以金賂取者。賦詩慰遣之。其人愧謝去。任惠州。過贛。按察僉事陳公莊。以卒送之。道經南康。卒謂尹曰。過賓。乃陳姻家也。尹信之。厚致贖。辭曰。吾非陳姻。卒給君矣。憲廟時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。方在歛。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。天下壯之。

書香窩

劉昂字孟類。祥符人。性狷介。與衆寡諧。家貧。績學勤苦。成化間。江浦張瑄巡撫河南。聘爲子師。公曰。禮聞來學。不聞往教。辭之。提學副使。天台陳公選。聞而嘉重。餽魯齋遺書。命生徒有器資者。從之游。以身爲教。講究義理。務使學者體而行之。經指授者多爲名士。貢禮部。授內邱訓導。教士不倦。內艱起。補棗強。郡太守。知其賢。委攝邑符。政令清簡。百姓好之。日讀書堂上。事至又能立辦。弘治

庚戌滿九載。入京。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。爲當道所沮。遂歸。歌曰。職冷官微言語輕。不如歸去結隣盟。林間睡起三竿日。且與兒孫樂太平。致仕歸。築室。扁曰書香窩。日吟哦其中。正德丁卯卒。年七十二。

教職入臺

邵清字士廉。江寧人。弘治壬子鄉舉。爲江西德化教諭。典試咸自主斷。交薦考上下。選御史。教職擢臺臣。自清始。清在臺。逢逆瑾之禍。廷杖罰米。瑾敗復官。備兵左江。賚表事竣。歎曰。可以歸矣。居家蕭然寒士。霍文敏深重之。夫前朝教職。尙入西臺。令并國學各堂。俱寢不行。闕茸日多。人才愈下。非一日矣。可慨可慨。

執蓋護行

劉文靖之父名亮。以貢爲濱州澄城教官。性嚴毅。士皆畏而服之。在濱病暑。夜坐雨中。諸生更執蓋立侍。去澄城。道梗。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。與盜角。不能近。此雖公之教法。而一時士風之厚。亦可見矣。

禦倭

唐欽堯。嘉定人。爲諸生有名。好講論世務。慷慨有大節。貢入京。倭奴犯境。亟歸。言于大吏。權假邳廬兵爲援。賊薄城下。親仗劍登陴。冒矢石。一夕賊遠城三面鼓噪。惟西南隅寂然。疑之。卽躍馬往。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。將濟河。命連弩射之。賊惶駭走。竟解圍去。先是城中無儲。君以縣海上。賊必首犯。請易漕糧以銀。奏留十萬粟。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。時狼款兵被調。城守出私財。厚撫其豪長。人人得其懽心。以備倉卒可指麾也。

材略

黃暎莆田人。僊遊訓導。知縣王彝。以二百金寄之。雖所愛妾莫知也。彝病死。先生呼其子來。授之。改麗水時。浙寇張甚。衆推其材略。奉以捍賊。卽加部署。諭以忠義。衆感激效死。鼓之而進。賊奔北。境土以平。陞廣元教諭。與僉事董應軫同時濟江。董船覆。呼近岸諸小舟。莫肯前。曰是欲得財耳。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。衆乃亂流而渡。董獲免。衆義之。刻石書其事。

贈文

賀鈞廬陵人。家嘗失火。亟取累世神主奔出。他一無所問。爲麗水令。見官不能俯仰。張羅峯方赴召。馳傳絡繹。獨不一見。改應天教授。日與諸生講學。必依於孝弟忠信。贊儀悉却。有強之受者。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。某病。某不能婚葬。若能助給之。卽惠我也。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。則大喜。以爲古道友誼。今乃復見。南宗伯謂崖霍公加敬禮。贈以文。稱其詞不飾以屏僞。禮不縟以崇質。言不諧以自立。儀不炫以衷孚。誠求自得。而無外羨云。一日出城。誤傳輿蹶落水。士子傾城來送。則方坐池亭吟詩。相與奉之而入。

執正存厚

陳芹。應天府上元縣人。爲崇仁教諭。其令峻刑併徵。衆大譁。有二生員素有私憾。遂揭于諸司。誣以倡率鼓衆。聽者不察。牒下節提。芹執不發。奏記曰。今奉朝命。不能禁民無越志。而謂倡自二生。此理勢必無。臺持三尺法。概以加之。若拉朽耳。芹司教事。而坐視誣陷。是不得其職。則當去也。若二生自以別情取戾。則憲約自有三等簿在。豈肯輕縱。當道是之。二生得免。其一官教授。一恩例冠帶。皆善士也。此弘治間事。先朝重儒官。所用得人。故敢與令抗。當道亦雅信重。今則唯唯。曰可殺。便殺之。

矣。又有一教諭曰李登。與芹同縣。亦得崇仁。有肆侮貧士者。衆爲白于令。令有所私不懲。遂積疑移怒于登。揭于上官。時令亦被它揭。屬直指使者。密委它官訪令事。正登之親故也。因爲詳解得不罪。人以問登。登曰。吾自分已矣。令方熱中仕版。吾安忍重傷其意。人咸多之。

課士

王士和。字希節。候官縣人。正德丁卯舉人。甲戌置錢塘教諭。縣自弘治丙辰王獻登科。未有進士。幾二十年。公輩諸生試之。日課文一通。親爲改定。盡月輒第而警策。家故饒。豐酒饌。與諸士飲食。如親子弟。或貸與錢物不校。諸生感奮。凡二十年。成進士者十五人。連試鄉試。晉繁昌令。高郵知州。調海州以優之。棄官歸。卒年六十。

天遣故人

廖軫。字鍾範。崇仁縣人。幼刻苦力學。正德八年鄉薦。署海鹽學事。與同寅陳瑄。相友善。瑄莆人也。敦行誼。善詩文。二人愛慕。皆出肝膈。公歷任廣楚。常修候於瑄。及謝事家居。瑄年已七十餘。忽攜僕來訪。相見對泣。旋復忻慰。居歲餘。瑄選疾弗起。公揮淚曰。兄毋慮。天遣故人。終於吾手。喪具。當勉力圖之。瑄顧僕點頭而逝。公爲捐貲厚殮。立主於家。服朋友服爲喪主。率子侄朝夕哭臨。七日訖報瑄子至。則厚遣。歸其柩。

直責主司

李鳳。祈州人。嘉靖三年爲象山司訓。古貌古心。博學能書。內子雙瞽。愛禮有加。其子得金子市。靡使還其主。坐齊舍中。日肅諸生。多所發明。會主司恣睢任意。士子少有忤者。辱以非道。出醜詆語。鳳整冠掀髯直前厲聲曰。大人爲斯文宗主。士子觀法。何躁妄如此。因言不可者三。同列皆股票。主司氣奪。

。從容步出。閉門求歸。留之終不可得。

救難生子

嘉靖十三年甲午。陝西鄠縣王邦相者。攜其幼子六兒。往投巴縣劉主簿。主簿。王姊夫也。至則不禮。會劉亦失官歸。王不得已。乞與同舟。又且病。主簿恚之。至潛江。欲下諸水。屢不得死。乃推而棄諸路旁。逸去。父子匍伏行乞市中。居無何。父困。子獨行乞。間乞于學諭任良幹所。且告之故。任哀之曰。嗟乎吾不爲計。將父子同死。誰爲還鄉知若者。遂躬詣困處。致醫藥館殺備至。王病且死。泣數行下。公亦泣曰。若無憂。吾爲若治後事。歸若子。乃買地葬。立石焉。收六兒于家。與弟同臥起。令學書。報書于王之族兄。爲順天府通判者。無幾通判亦卒。書未達鄠。而王氏以主簿獨歸。意見殺。訟起成獄。則通判之父爲王翰林九思。得遺書篋中。六兒手模在焉。或疑書詐。其母劉思子垂死。見之泣曰。吾兒其指缺。此當是也。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。當是時任已行取赴京。行時誠家人。王氏來取子。無留一錢。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子。母子得全。主簿獄亦解。任後官申陽知州。祖母尙無恙。父母具存。五十後生子。人以爲有天道云。

肥香

王良臣。錢塘人。名軒。受業姚文敏公之門。經術精專。以貢爲松谿教諭。時年五十。無子。棄去不赴。陽明先生爲賦當年一詩。家本饒。中落。晚年藝菊後圃。號曰肥香道人。後有子曰元。世其家學。爲休甯訓導。家復完。年八十三卒。肥香之名亦佳。

正德中。欽方肯堂。司訓我湖。門人吳御史。巡按浙中。行部謁廟畢。詣司訓齋。執弟子禮。如受業時。方平受不辭。惟不肯借事干請。故能不受其禮而不辭也。豪家行重賄。脫重罪。司訓怒斥去。若兩公者。真可以風矣。

鮮貢

許西溪岳。安吉人。嘉靖丙辰。當貢入京。以疾辭。或問其故。曰。吾少壯。不克致身於明時。今老矣。無能爲也。吾嘗勸友人某以恬退。不吾聽。卒齋恨以歿。幽明之際。吾何忍負。且自言而自背。人謂我何。督學阮函峯高其志。署牒云。此生殆痼疾烟霞。足媿世之沉湎榮寵。競進不止者。飭有司具冠帶禮幣旌之。

兩歐陽

歐陽閱字崇勳。泰和人。文莊公之族兄。從王文成游。宸濠有異志。進曰。以時事論。將有漢七國之變。計將安出。三問。文成不應。而密詔之曰。書生何容易譚天下事。可讀易洗心一句。沉思有悟。兼長詩賦。童庶子重之。語人曰。歐陽生理學之由賜。詞賦之左宋也。久資爲林邑訓。凡五歲。滁州學正。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。深相結。滁人號曰歐陽家。又一醉翁矣。久之拂衣歸。子况字曰方。博極羣書。爲文敏而瞻。尤工四六。亦以明經貢如京師。例入太學。同舍某病。調護盡力。沒則棺斂。某子以謁選稱貸。畀之數百金。無何卒於官。馳往伏哭。其子謂收責也。色彌盛。公收淚言曰。長者爲行。不使人疑之。吾鄉者過于一哀而出涕。豈有恨耶。急取券付之。曰。事有不可知。若父方仕而忽然。吾奈何能長有此也。遠近傳誦其義。

海徵

程文恭。休甯人。爲邑諸生。介然特立。有所不可。義形於色。邑令李。遭難。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。連。侍御史行縣。問諸生。皆不敢對。獨前盛言枉狀。辭氣俱奮。事遂解。學使稍更張。不壓衆心。具言其不可。得止。爲西安訓導。擢遼東海州衛教授。少夢渡海。作破海詩曰。日月乾坤鏡。波濤魚蟹豕。攬觀窮宇宙。指顧判夷華。遼負海。此豈其徵也。尋告歸。年九十卒。

奇中

楊松。字孟岳。建甯人。正德中貢士。授廣州府訓導。母喪歸。貧甚。莫自存也。乃時時自謂宇宙道義場中。不會饑餓倒人。名言服闋。復授廣之香山。香山僻在海隅。士習樂游衍。就身利。松謂之曰。陳公甫。非汝鄰邑偉儒乎。彼其一孝廉。倡道白沙。崛起南服。至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。揭揭如在。同時握鼎鼐。持衡樞者。今安在也。况如諸生者。樂遊衍就身利哉。學士黃佐爲諸生時。貧甚。松却其贄。重遺贈之。佐父善星曆。多奇中。松謂之曰。子占人多中。余以文占汝子。亦奇中如子矣。佐果以其年魁多士。

胎色

蔡黃卷。晉江人。字于省。故名黃圈。生時。胎衣色黃。故父以命之。後學使爲改曰黃卷。精易學。嘉靖中貢授睢州訓導。督學置優劣二籍。卷持不署曰。所名劣士。非劣也。貧也。某不願吾黨有此名。抑平原獨無。何害。轉汝陽教諭。識趙賢。孔惟德。於諸生中。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尙書。而惟德來爲郡太守。卷不往賀。惟德率同官來拜。乃出見。其後率以朔望率同官省候。至前二破竹胡床而已。守請卷各用其一侍坐。而丞判推官。並列坐破小竹凳。惟德或時密問曰。吾師有以示之。蓋望其爲邑子請者。卷曰。願公愛民如子。于願足矣。不知其它。盜陷永寧城。指揮某當連坐重辟。惟德來問。卷曰。法不可貸也。而情則亟。政弛久矣。事起倉卒。一庸弁其安能支。平恕指揮竟得生。後聞其故。齎百金爲壽。佛然辭却曰。吾何與。吾何與。仕終唐府教授。睢汝兩地。並祀之學宮。

濬泮池

翁興賢。尙書正春之父也。以貢歷金山衛學職。陞兩淮運判。不赴。在金山。武弁慮文盛軋己。爲木將軍。圖射文廟。甚者毀棄聖像。爲厭術。翁素究青烏家言。捐俸。濬泮池。得木將軍聖像于污泥中。未幾。諸生張翼軫李凌雲徐光啓相次登第。光啓中解元有名。

世俗溺人

劉志。字景仁。順天人。通經史。爲近體詩有警句。性謹朴。言若不能出口。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。爲某國公府教書。訓導欲遷其嫡母之墓。而以生母配葬。請具奏草。志力折之。某公彊焉。志曰。以若所爲。非獨禮悖。且不免于法。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。草疏以進。英廟震怒。責某公所爲謀者。以暄于市。人皆服志之有識。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。某公不肯。彊之乃從。後志年未五十。得奇瘍被面以死。人指以爲毀佛之報。嗟乎。志所存一也。幸而免于禍。則服以爲是。不幸而得疾以死。則指枷爲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。今異端之說。愈久益熾。殆無以易。天下如志者。尙可得哉。

掾令修志

郭南。字世南。鄆人。以邑掾起家。初爲吳江典史。築長橋有功。遷常熟簿。尋擢令。時推能吏。虞山出軟栗。甚肥美。民摘以獻。南食而甘之。乃令悉伐其樹。并絕其種曰。後必有以是進奉。病吾民者。南自負博雅。修邑志。人頗訾之。滿九載歸。

擒盜

張汝驂。陝西涇陽縣人。以掾吏爲眉州判官。署嘉定州。大盜入劫庫。自呼壯卒健僕。格鬪甚力。盜引去。至明。偵其竄伏蠻洞。深入擒之。皆盡。先在司農辦事。庚戌虜警。在事者計無所出。以問。掾應對如流。倚以集事。嗟乎。世間人才。阨異途。沉下僚者。豈少哉。掾雖不顯。而壽八十一。子問達。官尙書。天固有以優之矣。

三不寶

郭文通。慶都人。嘉靖末。以掾爲碣石衛經歷。時征賊伍端諸將皆敗。獨文通大開城門。使卒環侍。持

滿以待勳。賊熟視不敢動。尋遁去。居民賴之。後屢討賊有功。擢至肇慶府同知。嘗語人曰、吾有三不寶。官也。錢也。命也。嗟乎。不寶官。高士也。不寶錢。清士也。至不寶命。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。此聖賢豪傑詎易及哉。

公庭詩思

吳孟謙。莆田人。爲府小吏。性峻潔。容止端嚴。弘治三年。爲順德丞。民供折薪錢。歎曰。丞何功受此。番禺後山之役。轉餉久多滯損。自以俸償。卒于官。鄒立齋。時謫吏目。誅之曰。君裳蕭疎。君貌嶮嶮。公庭如寺。詩思如水。

天下第一

鄒尙達。福清人。少剛介。就掾。執役藩司。以潔廉無害。除得任丘尉。執法不撓。邑人大學士李文康。嘗語諸部使曰。吾邑尉。賢者。凜有司直風。惜位卑耳。憂歸。除補零都。復爲王文成所賞識。有天下第一之譽。轉大治主簿。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。代行令事。多方撫恤。盡卻例金。錙銖無所取。至饗餐不給。部民有餽白粲者。嚴却之。民苦請。非敢濶公。不忍公貧耳。公曰。我貧尙有祿。爾毋慮也。歲荒。邑多逋賦。坐奪俸。民聞更相責讓曰。吾簿無俸。不餓死耶。爲日夜輸納課。更以最。任久不調。力告歸。邑人追送數百里。號泣載道。爲祠祀之。郡守吳希賢贈以詩曰。十年作簿貧如洗。不改生平一寸丹。抵家貧甚。所居災。短褐敝縑俱盡。族人有爲河源尉者。積金錢巨萬。以衣一襲遺之。不受。卒饑寒寄寓以死。臨沒。謂二子曰。吾作官二十年。無分寸遺子孫。慎毋假貸治喪累汝。其族以掾史與者甚衆。獨公最清白。人謂有陶靖節風。臺山先生其姻也。感慨書一聯贈云。濱海村落許多。此處見衣冠家文物。吾鄉縉紳無數。惟君是清白吏子孫。

自稱名

黃清。上饒人。起吏員。清勤。積官嘉興同知。加四品服俸。築海塘有功。後以運同。治高寶河堤。積勞死於寶應之甯國寺。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。至不能斂。以病卒聞。贈卹有加。黃伉直。與人言必自稱名。至今嘉興人。猶能言之。

清在寶應。築土石二隄。支河工銀四萬餘兩。錙銖磨算。上下皆不得欺冒。嫉之甚。時已積勞。得嘔血病。水次謁所司。令人密促其板墜下。救起。死矣。尋復甦。掖入城。凡三日氣絕。蓋萬歷七年六月初二日也。年僅五十八。奏聞。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。管理海塘。採石我湖。先祖月溪府君親受役。見清徒步出入。慰勞夫匠。備極勤苦。運石甲首自卮酒勞之。無絲毫它費。人人感激。府君部下。一人逸爲盜。事發逮捕。獨移文昭雪。得免。卽家立碑祀之。後聞變。致祭哭三日。初亦不知何許人。嘉興題名記亦不載。蓋惡而削去之也。後江右一士子談及。始知爲上饒人。今其子孫不知如何。清官之後多不振。或苛廉使然。劉司空元瑞。其一也。天道信不可知。然吾亦未見貪者厚積。世世受用。總只各據所見。各就得意處行去。不必相笑相訾議也。

批內官

蕭景曠。晉江人。以掾授定遠尉。定遠經大盜殘蹂之後。百姓流離。景曠與令。弔死問孤。修城鑿池。身先畚插。以憂去。服除補長洲。時織造太監張志聰。恣睢橫索。長洲令郭波。持法挫之。志聰忿甚。誣令撓御造龍衣。執而倒曳之車後。景曠聞。領所部弓兵奪追。直前。手批志聰。落其帽。市民從旁觀者。盡爲景曠張氣。梯屋飛瓦。羣擲志聰。志聰阻折去。竟奪令歸。志聰遠訴。世廟。有旨械下詔獄。時令已先擢入爲工部主事。亦與景曠並下鎮撫司拷訊。廷臣壯其義。會疏救之。令落五級。而景曠仍調尉永從。吳廷舉巡撫。吳中。爲景曠立仗義英風之碑。碑於長洲之縣門。孫騰鳳舉進士。官運使。

罰水

田瀟。尤溪人。正德間。以掾授處州衛經歷。剛毅持重。武廟南巡。逆彬檄諸衛。以遼金二書進。衛無以應。擬贖金軍士。以貨使者。濡獨不肯。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。衛所不過軍器。若文冊而已。無從取辨。彬怒。將逮捕。太監張永呵曰。安用此。板在國子監。乃索諸海濱耶。衆大懼笑助之。聲徹御幄。武皇訊得其故。亦笑曰。江平虜此箭射不着。當罰水二碗。此何等帝王也。諸內侍以水灌之。江淋漓免冠。攜之走出。自此喪氣。濡後遭繼母喪。徒步歸。蹙腫血流。葬廬墓側。以哀瘠終。

代罰

王蕞。甯夏人。吏員。爲保定府知事。武皇甫巡過之。巡撫伍符設讎。符素洪於飲。上聞。召與拈鬪。賭大觥。偶不勝。甚愠。連罰符數觥。潦倒匍匐階前。上大笑。蕞直前奏曰。符老不任罰。臣蕞請代。上睨而問曰。汝小官能勝幾許。對曰不敵。天子。遠過撫臣。上拍手笑。手大觥賜者三。執壺者將復注。上曰止。不要採它。這釐子會賺我酒喫。著扶巡撫去。符出謝曰。今日微君幾殆。欲薦之。曰是薦酒也。觀聽不雅。人且議我。後卒辭之。

發橐

陳景弼。莆田人。弘治間省祭。先後上疏十餘。皆切時政。後授潮州衛知事。署海陽饒平二縣。愛惜民財。不爲勢屈。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。譴貨以厭。率衛卒發其橐。送其贓物于府庫。時論壯之。

袖金

曾仍。興化人。爲藩臬從事。以待次銓曹。時郡守林慈。邑令張朝。博士黃暹。相繼客死於京。悉爲之經紀。博士病且革。囊三十餘金。置仍袖中。曰奴輩非所託。幸藏諸。時無復與聞者。仍虞外拽。告歸。授其子曰。此先人屬纊時寄也。物論高之。鄉人林學士文語同列曰。掾行乃爾。吾儒庸有弗及者。遂與定

交。後官小鹿巡檢。竟棄去。

禁入試

太祖開科取士。以吏員心術已壞。不許入試。然在建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。卽士人中不可多得。見後此獨非洪武中人才耶。何絕之太甚如此。蓋當元末法度廢弛。土豪奸僧相比爲惡。皆此輩爲之耳目左右。故恨甚。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。一意興學校教士。其俗頓改。并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。頗恂恂自愛。先朝名臣。就中擇而教之。有取科第以去。而其餘入仕者。儘有可觀。如十二掾吏傳。亦可矯矯挺拔類中也。竊恐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。而惟書算一途。最爲弊藪。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。或增派。或侵匿。或那移。國課民膏。暗損靡有紀極。甚者把持官長。代送苞苴。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。飲餘滴卽萬幸。頓首滿朝出門。而此輩積數十年。互相首尾。互相授受。根株牽連。吏禮兵三部尤甚。今則禮部弊少而戶工特甚。太祖見此。不知又設何法以治。余謂縣官能治此。卽稱卓異。部官治此卽忠良。當大用矣。

實効

張祖惠安人。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。入格。留爲吏尉史。其時建文君。方與方孝儒輩。講求治古經濟之事。多變章奏。太祖舊章下吏部。旁午。祖爲尙書張統所信愛。密言於統曰。高皇帝起布衣。有天下。立法創制。規模遠矣。紛然更改。未必勝前。徒滋人口。願我公重之。夫爲治亦願實効何如耳。統深然之。而奪於羣議。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。佐經歷理刑名。詔吏部選可者。統曰。無逾祖矣。授留守知事。文皇卽位。除罷建文所置官。出祖爲湖州安吉丞。居九年。有治績。方統被譴自經。兒尸歸。屬吏無敢往視。祖日經理其殯。殯畢。哭奠去。

二三司獄傳

董見龍集

吾聞蓋有三司獄云。其一爲孫一謙。一謙者溫麻人也。萬歷戊子己丑間。爲南都官司獄。能不以獄爲利。於囚甚有恩。故事。重囚米。日一升。率爲獄卒盜去。飯以不給。又散時強弱不均。至有不得食者。卽頌繫囚。初入獄。獄卒驅之濕穢地。索錢。不得錢不與燥地。不通飲食。而官因以爲市。一謙知之。一切嚴禁。手劊一秤。秤米計飯。日以卯巳時。持秤按籍。以次分給。食甚均。又時時視囚衣。弊爲浣濯補舊。令完善。視輕繫之尤餓者。予囚飯之半。囚得不死。獄卒無敢名。曹郎視獄。問囚有苦欲言者乎。皆對曰幸甚。孫衣食我。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。聞其事。以告郎中蔡獻臣。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。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負。皆加歎異。欲爲之地。而一謙滿三載。考轉靈山吏目去矣。王司寇贈以詩曰。青衫白馬帝城西。祖道無人日欲低。猶有若盧方畝地。赭衣能作數行啼。蓋紀實也。蔡獻臣。亦以一謙廉而才。而遷轉非其道。作文慰勉之。一謙竟不之官。徑歸。歸至番湖。舟中恍然。見有請爲某地主者。與於應答。妻子駭之。不數日遂卒。其後十餘年。有同邑陳繼源。繼源爲大勝關大使。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。及遷溫州司獄。窮老矣。亦却例金。太守蔣光彥。閩人也。令兼攝外獄。外獄者。諸縣輕繫。待獄於府者也。繼源固辭。清屬之倉。守曰。此非司獄職乎。繼源應曰。某未任時。此獄屬之倉。安得盡司獄職乎。蔣守笑而罷之。及滿歸。至不能供餽粥。依老僕以居。予深憐敬之。又聞其爲小吏上計部門時。同邑有孫胥者。從事京非府中爲主庫。日盜金錢。事覺。見繼源泣曰。吾命在旦夕。若能救我乎。指其舍壁曰。此中皆金錢。以此救我。未幾。入詔獄。繼源盡其金以救。孫胥得問。遣出獄。不死矣。而繼源貧甚。不自爲德也。繼源與孫一謙同里。相去二十年。並以掾吏著名。繼源今尙鑱鏤無恙。

又有閩縣蘇夢陽。以歲之丙午。來司南都官獄。謁予。予以一謙事告之。夢陽心動。至獄問一謙所爲。一老卒曰。孫君則善矣。然官竟如何。夢陽曰。善則善矣。何官之云。於是盡舉一獄所爲踵行之。而益戢獄卒。不使患苦諸囚。又恐其夜虐之。而莫之知也。則監置一鑪。令曰有虐囚者。同監鳴此。不鳴者與同罪。於是獄中肅然。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。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。此放生地獄也。蘇

司獄去。吾不敢繫人矣。舊時囚有而無爲收葬者。率置竇中。羣犬恣食之。夢陽惻然。適料囚米有餘。卽白視獄諸曹郎。請爲椁以待死者。諸曹郎大是之。相率白中丞丁公賓。丁公時視秋官篆。聞之喜。益發衣絮諸物。令夢陽給施諸囚。未幾轉粵東守禦吏目。丁公太息曰。吾署司寇。惟有王郎中紹先。及蘇司獄耳。惜也。紹先死。而司獄又遠遷。於是特獎夢陽。資遺之甚厚。予語夢陽曰。幸矣子之遷也。王郎中何如人。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。卽吾莫敢望。今丁公以子並稱。不其榮乎。夢陽曰。某則何敢當。雖然。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。吏目何病。某行矣。於是跳身之粵。夢陽年三十餘。未有子。以司獄俸薄不攜家。其爲吏目亦然。蓋有志者也。

兵制

神農以石爲兵。黃帝以木爲兵。蚩尤以銅鐵爲兵。揮於作弓。夷牟作矢。湯築五庫藏五兵。秦孝公以戰獲首功多寡授爵。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。漢惠帝令戍卒歲更。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。宣帝募飲飛射士。初置屯衛屯田。後魏作府兵。後周置十二衛兵。隋置軍器監。始募民爲驍果。唐玄宗募兵宿衛。募丁壯實邊。昭宣帝文民面爲軍。五代晉籍鄉兵。國初立大都督府。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後都督府。而衛所則立於元年。有京衛外衛之分。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。中都河南山東大甯有入衛班軍。文皇就中摘出北征。分爲五軍。歸則團操。號曰京營。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。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。一百二十人爲一百戶所。其官增設無定員。召募始於正統己巳。踵于嘉靖庚戌。征倭處州兵。河南毛葫蘆。山東搶手。皆募兵也。兩廣用土兵。洪武初已然。後四川雲貴亦如之。在制馭何如。大征居其十八。

京營

徐文貞謂京營兵。世世有月糧。暇時又營生事。不調從征。平時。郊祭上陵。拱衛車駕。軍容甚

盛。當開操時。如法訓練。萬一如庚戌有警。登陣自不乏人。正不必責之臨陣。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。一旦呼之。可壯顏色。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。勝略固自有在。此言切中京營膏粱。若欲練以從戎。捍敵。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。其安能抗。人家禦盜不別尋壯丁。而責象僕。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何益。

清軍

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。見清軍御史至。搜剔操切。民間騷然。每圖甲有克軍一名。里長解去。給一帖爲據。赴縣掛號。御史至。據號徵帖。先孝心齋府君藏其二。先祖月溪府君忌之久矣。諸甲長都忘失無存者。比御史至。莫不皇懼。先府君以帖上。乃得免。先祖喜若更生。其餘死捶楚者無算。後見楊襄毅公集。以邊患需防。一御史主此說。行之二年無所得。遂罷。後讀楊文貞公傳。條陳清軍一件。謂南北不相習。以極北往極南。極南往極北。是驅之死。因引祖制除逃軍仍舊。其餘軍丁。各就近衛服役。因會議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。皆發甘肅甯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。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附近省分。及邊海衛。待補足其缺。填腹裏之缺允之。天下稱便。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。亦只發之本府縣相近衛所。使武弁拘管屯田。則惡人束手受制。流官軍職皆得治之。又免僉解纏累之苦。今之充軍與流徒等耳。非真入伍也。嘗見僉解有民壯有里長。號曰長解。又買軍妻費可百金。而猾者勾吏書經年不行。在在索詐。弊不可言。且原有妻者索直另買。看彼處掛號食糧。逃歸則糧係彼處冒支。公私皆受損。可惜可惜。

家丁

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。暴死。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。思亂。盧鈞撫之。乃定。此家僮卽家丁也。隋張須陀有羅士信。王君毘有李左車。善戰。乃家丁所自始。

民壯

民壯之設。介在軍民間。最爲得用。國朝盛於王陽明。在宋謂之白丸子。

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。先是天順初。令召募民壯。鞍馬器械悉從官給。本戶有糧與免五石。仍免戶丁二丁。以資供給。如有事故。不許勾丁。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。五十以下。精壯之人。州縣七八百里者。每里僉二名。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。二百里者每里四名。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。春夏秋每月操二次。至冬操二歇三。遇警調集。官給行糧。今之民壯與皂快無別。安能得其禦侮之力。

土兵

其法起於宋。所謂陝西義勇刺爲兵者是也。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。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。慨然謂其友人曰。軍旅錢糧皆民出也。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。遂請於上。令有田者米十石。出一人爲兵。而就食之。以一郡計之。米二十萬石。當得精兵二萬人。軍無遠戍之勞。官無養兵之費。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。行之數年。使所在兵強而財阜。此制最善。此卽古寓兵于農之法也。往余守渝立團練輪操之法。時方用兵。甚得力。然胡元法度寬縱。又當擾攘時。故可行。且不獨深有此言。章溢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。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。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。號爲土兵。原僉民壯亦入其中。量加優恤。凡得二萬人。時毛里孩方彊盛。窺邊憚之不敢深入。世宗庚戌以後。建議欲練薊卒。而不及土兵。終無成功。王思質以此受禍。唐荆川以此受謗。今邊方有事。處處搖動。未知此制可行否。

調兵

調之說凡二。一調邊兵。一調土司兵。邊起於正德六年。流賊猖獗。允兵部尙書何鑑之奏調宣府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。聽總督官調遣。尋益以遼東大同二枝。數數追賊。敗之。事漸平。提督仇誠言

邊軍久勞。風土不宜。人馬俱病。請量留三之一。部覆從之。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。宣大軍過京。犒勞。後至京。上方好武事。遂留不遣。并保定兵召入。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。大臣爭之不聽。然京軍終不出。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家。其軍馮依寵。人皆畏而避之。至上晏駕。乃始散歸。世宗時虜倭各邊互調。而調守薊州者尤多。神宗二十年前。邊上安堵免調。比征甯夏。征播征倭。悉借邊兵。東西萬里。騷然煩動矣。

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。然止用於本省。若鄰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。亦流賊時徵入用之有功。嘉靖間南倭北虜。無不資之。且倚爲重。如湖廣土兵。永順爲上。彭翼南。保靖次之。彭善臣其兵甚強。近嘗調三千人。後調六千。此存官之數也。實私加一倍。共一萬二千人。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。每旗一人居前。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。又其次五人。橫列爲三重。又其次七人。橫列爲第四重。又其次七人。橫列爲五重。其餘皆置後。歡呼助陣。如在前者敗績。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。兩翼亦然。勝負以五重爲限。若五重而皆敗。則餘無望矣。每旗一十六人。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。皆精選之兵也。其調法初倣所屬。照丁揀選。宣憑颯天。祭以白牛。牛首置几上。銀副之。下令曰。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。收此銀。啖此牛。勇者報名彙而收之。更盟誓而食之。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。節制甚嚴。止許擊刺。不許割首。違者與退縮者斬。故所戰有功。但沿途苦剝削。因調來者非止一枝。有過得相推委故也。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。餘瑣瑣不足道。

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。其實彊者亦不甚多。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。而彼亦願增以徵餽。費賜本司。不足則借之他司。又或收集地棍爲助。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。投之如鶩。漸多漸點。漸橫漸不可制。而我軍實又益虛處。此西南之大患也。兵無強弱能者統之則多功不能者統之則多敗。且如號物之數曰萬。女直兵滿萬不可敵。蓋言精也。匪獨女直。卽南方號稱脆弱。兵滿萬而精。其可敵乎。更下一轉語。女直精兵滿萬。而將非阿骨打等。其可勝乎。譚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。往往如此。

背水陣

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。人人能言之。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。是矣。却其中有緊要六字。讀者自然不講。可笑。六字者何。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。此最用兵得力處。所謂人之命根。屋之棟柱。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。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。而徒曰我欲云云。卽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。圍而屠之。如羊豕犬然。豈不可憐。其又何益。再有進焉。水上軍不可敗。亦全賴間道赤賊二千人。得此一著。方纔收功。不然。水上軍抵定。亦濟得甚事。此絕世神謀闔計。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爲。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。

多多益善

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。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。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。奉承幾分。而下亟足之曰。天授非人力。大意可見。蓋帝王與臣下不同。自當論別。比後在唐惟李靖。至我明惟中山王可以當此。靖知幾。能事。唐太宗。中山聞道。能事我太祖。然爲靖易。爲中山難。其氣象自然有別。而靖之氣象又勝於淮陰。所以然者。淮陰自是天人。然當秦末焚書之後。流落奔走衣食。決無學問工夫。觀其自請假王可見。靖。讀書曉禮義。識得真主。確有擔柄。而中山王。則亙古聖賢豪傑。不可得而擬議讚歎也。夷狄則粘罕伯顏亦可語此。

詞林譚兵

兵家自有一種天才。不分文武。用兵固由天分亦須更事多。至詞林譚兵者。前則吳中徐元玉有真。精悍多了。工天文。每言將星任吳。深自負。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。謂紫微垣星皆動。力主遷都。以此蒙詬。要之土木之陷。業已應之。此際所謂毫釐千里。固未易辨也。然元玉有奇才。若委以軍旅之任。必能破虜立功。惜相左。僅一見于治河。且有金齒之厄。則命限之也。嘉靖中王允寧維楨。譚之班班。時無能用者。讀文集。想其氣象。要自不凡。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撫貴州。楊鼎以編修兼御史。同元玉慕

兵其方略必自可觀。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。以諭德兼御史。賫五萬金勞行營督戰。既還。杖謫。詞林皆奪氣。爭附麗。工青詞。求入直。無敢言兵者。惟近日或練兵。或本兵崛起。詹翰中爲衆所仗。大足吐氣矣。

塘報

今軍情緊急走報者。國初有剋期百戶所。後改曰塘報。塘報之取義。未解所謂。其說亦不著。閱馬陸藝花記云。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。堂一曰塘。其取之此與。

三軍

三軍者。壯男爲一軍。壯女爲一軍。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。壯男待戰。壯女負壘。發梁輟屋。給從使客。無得以助攻備。老弱牧牛馬供爨。此商鞅之論。乃若春秋之三軍。殆不如此。蓋皆堪戰。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將者。

士戲

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。請與君之士戲。戲者兵也。三軍之號。所云戲下是也。若曰以兵相見云耳。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。便解作戲弄之戲。學者習而不嘗。以爲實然。夫得臣亦英雄。豈有此失。真千古不白之冤。更令左邱明扼腕。無以謝得臣。杜征南獨不下一字。已得其解矣。

敗將弛法

自古敗軍之將。必服上刑。遼金稍弛其法。卽國隨之矣。我朝丘國公敗死革爵。徒其家于嶺外。自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。卽邊鎮以贊理爲名。而事皆歸其掌握。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。卽敗亦有分責。

不得獨坐一人矣。

射禮三不入

射禮。敗軍之將。亡國之大夫。與爲人後者。不得入。敗亡之恥莫甚焉。不入固宜。爲人後者亦如之何。故馮文所云。賤夫妄爲者也。然則宜爲後者當入矣。蓋射本觀德。德以孝爲先。旣爲人後。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。人子之心何安。而敢上觀德之場乎。先王蓋以教孝也。由是觀之。爲人後者。當列不幸之科矣。馮又曰。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。皆曰妄。棄其親而親人爲利。幾于夷虜禽獸。吁。何至若是甚乎。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。或者馮公有感之言。不可爲據。

兵器

旗有五等。曰高招。曰角旗。曰門旗。曰督戰麾旗。曰隊旗。

纛有二等。曰牙纛。曰望纛。

盔有二等。曰明盔。曰襯盔。

牌有四等。曰挨牌。曰圓牌。曰藤牌。曰皮牌。

斧有四等。曰鉞斧。曰鑿斧。曰鐵鞭。曰鐵簡。

刀有五等。曰腰刀。曰斬馬刀。曰捍刀。曰眉刀。曰鉤刀。

鎗有五等。曰長鎗。曰線鎗。曰叉鎗。曰看鎗。曰蛇鎗。曰神鎗。曰飛鎗。曰火鎗。曰戟鎗。曰拒馬鎗。

鎚有五等。曰重。曰臥。曰蒜頭。曰骨朶。曰

棍有五等。曰雙頭。曰悶棍。曰脚棍。曰操鉤。曰狼頭棒。

弓有二等。曰馬。曰步。

弩有三等。曰斗子。曰諸葛。曰俚弩。

石有二等。曰飛。曰蘭。

礮雖名十一等。近益增多矣。

武藝十八事。一弓。二弩。三鎗。四刃。五劍。六矛。七盾。八斧。九鉞。十戟。十一鞭。十二簡。十三擗。十四。四。十五。又。六爬頭。十七綿繩套索。十八白打。

白打卽手搏之戲。唐莊宗用之。賭郡。張敬兒仗以立功。俗謂之打拳。蘇州人曰打手。能拉人骨至死。死之速。遲全在手法。可以日月計。兼亦用棍。棍徒之說。殆取諸此。

左都督馬芳。少爲繼母所虐。走出。遇虜掠去。從俺答飼馬。雖小。輒能騰躍控御。無敢覬嚙。又挽弱木爲弓矢。每發命中。後亡歸。隸周太傅尙文幕下。充騎隊。虜至通州。以三百人橫貫其陣。分爲二。虜大驚引去。累立功至極品。蓋嘉靖末一名將也。黃曾嘗請與公約日手搏。許之。爲壇塞上。方廣五百步。各攜虎士百人。去弓箭兵器。散手單。恰立壇側。公結束登壇。威容若神。交手壁立。意氣閒暇。黃曾望見震懼。不敢上。抽匏矢三發而去。虜皆退走。由此奪氣。不敢窺塞者數年。公猿臂壯偉。走及奔馬。太傅短小精悍。坐而竦身。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。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。練兵亦有可取。蓋阿分宜之指欲彈治。而北方正賴其力。又恐搖動軍心。生他變也。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。而末年以郝吉綱降爲非是。坐奪職。夫武人言戰。是本等事。乃以此課去留。何耶。如此人物。若使文臣知兵。有方略者督之。捍奴虜和秋風掃落葉。可以一空。而動多牽制。不盡用。可恨。

刀兩刃者曰拍刀。起于隋闕陵。

火器

火器起于周官。有矢枉矢緊矢利火射枉矢之屬。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。春秋焚成邱。焚者樵之也。晉中軍曳柴焚之也。魯取齊攻廩邱之。主人焚衝。焚戰車也。楚奔燧象。齊縱火牛。孫子五火之變。此其最著。水戰之火。起于赤壁。束葦灌脂。用以濟舟。魏唐以來。火箭射梯。巨炮飛石。宋曾公亮編武

經。有虎蹲旋風之砲。蒺藜霹靂之毬。

國朝火車火傘。大二三將軍等銃。四眼雙頭九龍三出鐵棒石榴等器。最利者爲佛郎機鳥嘴。近又增火箭火磚。而用無可加矣。此外則猛火油最烈。今未之聞。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。日初出處。烘石所融之液。佗物遇之卽化爲火。唯真琉璃器可貯。

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柿歸之役。水戰用火自赤壁外。莫著于我太祖鄱陽之役。然皆草木葦荻之類。東而灌脂。又透風勢。雖間以毬砲。未聞全用火藥火器也。惟建文東昌之戰。燕軍爲火器所乘。死者萬餘人。味一乘字。則戰酣而用。非全恃以決勝也。文皇因之。有神機銃砲之屬。其製始盛。五軍鐵騎恃之益彊。能逐虜數千里外。至宣皇喜峯口外之戰。先以兩翼飛矢。虜不能支。而後以此乘之。則用之次鎗可見。自後兵不習戰。專倚之爲護身符。敵佯挑戰誘我。或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嘗我。火器疊發。敵疊爲進。藥敵衝而前。全軍潰散。甚有不見敵而發火。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。則火器誤之也。火鎗火砲守則得力若戰不及弓矢便捷此余親在行間知之。

火藥重在提硝潔淨。硝有上中下三等。上等百斤提至九十斤。次者提至八十斤。下者七十斤。必鹹穢去盡。春擣極細。試然鉄上。著火無滓。方妙。大銃藥乾結成塊。經年不碎。雖久冒霧雨。放之雄烈。遠去百步。入火箭火龍火磚諸器之內。雖二三年可用。則提之至淨故也。不者雖藏之極密。吐濕。盡廢無用矣。

陣法戰法

劉錡。王德。禦金人于柘皋。用萬人持斧。如牆而進。此陣法之最整者。葛榮衆號百萬。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。分騎數處。處不數百人。揚塵鼓譟。使賊不則多少。臨戰不聽。斬首以棒。棒之而已。大破擒之。此戰法之最神者。然必慣戰。久用精兵。指揮如意。方可語此。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。演爲雪花陣。又有以萬人持棍。演爲一字陣。真同兒戲。吾友莊復我督糧莊浪。每稱四兵鬪勇。云百數人遇虜。

殺盡不肯退。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。方可言陣。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。將如何選。那得有宗汝霖一雙具眼。拔出岳鵬舉。于練兵見之。看其人骨格堅勁。意思深沉。木訥有志尙者。付以二三百人。練成一隊。卒而試之。勇能站定不擾亂。益以千人。又儘其力量。加至三千人。便是一枝上好戰兵。能加至萬人。卽大將所向無前。更得文臣知兵者。與之共事。而所謂監察巡視者。各寬其文法。公其舉劾。何施不可。

步騎射

古人之射。穿楊命中。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。而省直武舉。騎四矢以上。步射二矢以上。卽爲中式。聞射騎在十步之內。卽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。苟有妙手與平日習貫中之。亦非難事。而從來騎未見有中至六七矢。步未有四五矢者。至十發十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。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。予往在湖南有安化武善射余曾拔之其人蓋二十發而二十中也

僧慧開弓

開勁弓者古多有之。左右射者亦有之。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。開五斛弓。此自來所無。僧慧丹陽人。慷慨好讀書。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。子懋舉兵不克死。僧慧葬之。悲慟而卒。眞可謂義勇士矣。

紙鎧綿甲

紙鎧起于唐宣宗時。河中節度使徐商。榜紙爲之。勁矢不能入。商有功五世孫也。官至平章事。太子太保。子彥若。官亦如之。有功仁恕之報也。

綿甲以綿花七斤。用布縫如夾襖。兩臂過肩五寸。下長掩膝。麤線逐行橫直。縫緊入水。浸透取起。鋪地用脚踹實。以不胖脹爲度。曬乾收用。見雨不重。黴黓不燥。烏銃不能大傷。紙甲。用無性極柔之紙。

加工鈍軟。疊厚三寸。方寸四釘。如遇水雨浸濕。銃箭難透。

甲冑密法

元太宗攻金。懷孟人李威。從軍。患世之甲冑不堅。得其婦兄杜坤密法。創蹄筋翎根別爲之。太宗親射不能入。寵以金符。威每戰先登。不避矢石。帝勞之曰。汝縱不自愛。獨不爲甲冑惜乎。謂諸將曰。能捍蔽爾。爲國家立功名者。威之甲也。

廷杖

廷杖始于唐玄宗時。御史蔣挺。決杖朝堂。張廷珪執奏。謂御史可殺不可辱。人服其知體。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記。稱殿庭撻人。此其徵也。其後北魏金元皆用之。蓋以夷狄效中國。而其本俗止有斬殺。原無此法。

成化以前。凡廷杖者。不去衣。用厚綿底衣重覆疊。示辱而已。然猶臥牀數月。而後得愈。正德初年。逆瑾用事。惡廷臣。始去衣。遂有杖死者。又成弘間。下詔獄。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著問。喇虎殺人打著問。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。轉法司擬罪。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。正德以後。一概打問。無復低昂矣。

凡廷杖者俱豫知狀。或自分。疏入必不免。得多服藥節膏以待。然間有死者。推廖恭敏莊諫。上皇事。久留中不報矣。以母憂領勘。合入見。景皇想舊事。大怒。命錦衣衛著實打八十。送吏部貶驛丞。此而不死。真天祐也。余同年有爲刑官者曰。凡卒然與杖。卽十下亦可死。有意待杖。至百亦難斃。蓋心血不上冲故也。然刑人者亦可念已。

族刑

戰國而後。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。國朝乃十族鄒陽。則謂荆軻湛七族。不知如何算帳。

木丸塞口

刑人者以木丸塞口。始于武墨殺郝象賢。象賢處俊之孫。墨銜怨。因事誅之。臨刑極罵。用此法令離礙其屍。斲夷祖父棺塚。人生不幸遇大難。度不可脫。只默默以死。何至憤極。以自取酷烈。且累及先人骸骨耶。讀方正學傳。尤令人酸感。

申文鬼殺

凡獄囚。往往爲仇家賂獄吏。或承上官風旨。謬以疾申。不數日輒報死。實殺之也。成化弘治間。曹子文爲司獄吏。主書寫申狀多矣。一日與衆坐獄舍。忽旋風從外來。文色變神亂。張目若對語曰。某人某所命。某人某所使。非我罪也。隨語困殆。昇歸家。語不絕。卒。時謂衆鬼殺之也。里中人親見皆能言之。

伏氣

魏宏。字損之。寶元中進士。岳州司理。參軍。嘗鞠獄。有囚閉口不食。莫能詰。宏乃引囚問曰。吾以一物塞若鼻。能久不食乎。囚懼。遂承伏。或問故。宏曰。彼必善伏氣。若塞鼻。則氣結死矣。

革鞭夾錢

洪武末年。湘陰縣丞劉英。以生革爲鞭。長三尺。中夾銅錢。撻人至皮肉皆裂。嘗出行。以巡檢未卽迎。怒而撻其妻。幾死。上聞曰。刑者不得已而用之。故聖人常加欽恤。惟恐濫及無辜。英。一縣丞耳。酷虐乃至於此。獨不開劉寬蒲鞭之事哉。且律載刑具。明有定制。乃棄不用。而殘賊如是。是廢吾法也。難論常律。逮至。戮于市。

刑人而笑

甯國諸生周世祿。有僕逃孝豐。抵罪當贖金。械送本縣。縣令欲斃之獄。周代償而舍之。其子希且舉進士。爲莆司理。公訓之。無深文。無淫刑。古者怒而刑人。今或笑而刑人。怒則仇矣。笑則樂。仇之已甚。又可樂乎。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。不獨有司。此言真刺骨可痛。

鸚鵡墮地

陸綸。字理之。號南洋。歸安人。爲雲南太守。一日之野。有鸚鵡向前哀鳴。忽墮地。則赫然死人也。就視之。已復爲鸚鵡。呼老嫗問故。家先殺人。瘞屍鸚鵡籠下。握之如生。亟召其子孫。畀以殺人者。四境頌若神明。

神斷

伍典。爲柳州太守。州民鍾鈕。其叔自他所。貽書鈕。攜囊金市產。鈕墮其計。至中途。叔與夥賊撲殺鈕。攜其囊金去。不可蹤跡。妻訟之官。且禱于神。謂事必下。公始得決。已而南寧道。果以屬公。檄至。公得鈕妻所上叔所貽書。方思爲之計。神忽見夢。公因策夢中語。謂事當起于僧人。因于府治白石山。結僧堂一區。令方僧至者。率舍其中。各寫經凡幾。已而得一僧。所寫經字。與鍾妻所上書適類。又因詰其祝髮歲月。正與殺鈕時合。乃令鍾妻。遣僕覘之。衆僧中。果一人如鈕叔。指以示。卽公頃所詰問僧也。杖之吐實。遂伏辜。

陳琰字公信。江都人。貢生。嘗按雲南。每出入。則凝顧院東民家煙樓。人莫知其故。一日召其家長。閉諸後堂。復遣人詣其家。文書匣檢閱。有江西販客路引。乃呼家長出訊曰。汝于寵所。謀害江西客人。某。因取其貨。汝罪當死。卽伏辜。蓋屍瘞竈下。出入見煙樓中。若有人手招以訴者。衆驚以爲神。後轉

陝西布政。

余一龍。婺源人。爲江山令。妻戴。以刲股療姑。卒。繼李入署。合卺夕。慮有乘間者。潛出則邏卒醉。獄戶啓。重囚將逸。悉捕獲之。郊行見婦哭於墓而不哀。有男子從召問。若與彼何親。曰。婦夫友也。廉其隣里。婦故淫。夫暴死。家無莽功親。收婦繫獄。陰語獄卒。來視婦者告我。前男子頻致其私。獄卒以告。執訊之。吐實。邑稱神明。

成宰。長垣人。舉人。知睢州。有殺人北城者。街卒射聲尋逐不得。來白。密察。中有無良數輩。忽馳騎迹之。一人臥褥下。有血刃。詰之。以屠屍對。笑曰。屠屍何避人爲。而負刀以臥。北城之事。汝實爲之。出不意。語塞服辜。

顧承顯。臨淮人。太保尙書佐之孫。爲虞城令。鄉民祝如川者。頗居積。一夕。室有彙尸而喪其元。家人恟恟。懼不測。馳往熟視。笑曰。是不類生人手刃者。殆讐之爲。挾睚眦而思覆其巢。奴輩利汝財耳。命徧索諸野。得新阡。有遺首焉。攜至。脗合。跡其人。得之。立承。曰。公天神也。

增官壽

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。株連士族數百家。葛端肅守禮爲司理。讞鞫盡釋之。後晉爲郎。病甚。夢帝謂曰。以彰德獄事。增壽三紀。後年七十四。官太子少保左都。卒。爲郎時正年四十。其數果符。然則公不但增紀。且增郎秩至八座矣。

年少編發

兩廣擒賊。率多斬首。年少亦斃于獄。嘉靖三十二年。總督應檳。題請韋扶道等。皆年二十以下。積惡未深。乞編發湖汀浙爲軍。兵書聶貞襄公。覆允。活人陰德。大矣遠矣。

非法用刑

南齊時。孔琇之。爲吳令。有十歲小兒。偷刈隣家稻一束。付獄案罪。或諫之。琇之曰。小便爲盜。長大何所不爲。遂致於辟。又有吉翰。爲徐州刺史。有死罪囚。典籤意欲活之。因輸入關齊。呈事省訖。語令且去。明日更呈。明旦。典籤不敢復入。呼之取昨呈來。謂曰。卿意欲宥此囚。昨於齋中。元其事。亦欲活之。但罪重不可全貸。既欲加恩。卿便當代任其罪。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。殺之。原此囚生命。此皆出理法之外。亂世之政。不可爲訓。乃吉翰收入循吏傳。而史贊琇之貞素之風。不踐無義之地。何居。十歲必無按罪之理。典籤即受賄。欲活死囚。進邪說。何至於殺。既可殺。囚無活埋。此時君臣任意誅賞。讀書有名稱者尙然。況武夫悍將哉。大約惟勢家彊宗。任意恣行。無敢犯而格者。生人之酷。甯獨編民卒伍爲然。可哀也已。

門客義男

樊舉人者。壽寧侯門下客也。侯貴振天下。樊負勢。結勳戚貴臣。一切奏狀皆出其手。然獨空。亡事實。爲怨家所發。事下刑部。刑部中韓紹宗。具知。詰主奏。以實對曰。樊舉人爲此。于是攝樊舉人。是時樊匿壽寧侯所。甚深。乃百計出之。下獄數日。韓一旦出門。見地上一卷書。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。宜必置之死。不死不可。韓笑曰。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。詰之果服。同僚咸謂此畏答誣服耳。何乃自爲此。韓呼樊舉人出。使背誦其書。背誦不訛一字。同僚驚問曰。何乃自爲此。對曰。韓公者。非可搖動以勢。斬生則必死。今言死者左計也。畿死我耳。郎中曰。不然。若罪不至死。于者發戍遼。壽寧侯雖心惡之。然無如之何。又朝審囚徒中。有亂義男婦者。坐死。冢宰三原王公。疑其太重。以問主者。不能對。韓前對曰。義男犯其主。與子犯其父同科。有之乎。冢宰曰。然。韓曰。固也。然則亂義男婦者。獨奈何弗死也。究與子親婦有間。罪宜少減。冢宰雅知公。乃愈益重之。後官副使。歸。苑洛先生之父也。

神示扼吭

馬應祥。爲歙縣知縣。郡有殺人者。久不可得。乃以付公。公先期齋戒。禱越國汪公祠下曰。神許我得其情。則雨。是夜果雨。翌日啓死者棺。事中諸人羅跪。乃一鼠自棺出。鑽跪者一人衣底。尋忽不見。公念曰。此神示也。乃指其人曰。殺人者汝。其人色動。推究果服。又郊外殺一人。未絕。公命移之縣大門內。許人縱觀之。乃一人嗟歎其側者。久之。因扼其吭。遂絕。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。覘者以告。遂執而抵于法。蓋殺人利其財。不絕。恐或出語。故復來扼吭耳。於是縣中稱神明。

雪冤解獄

保定御史欒尙岳。家居寢疾。微得其奴妾姦狀。與婦議。欲撲殺之。妾聞告奴。奴厚賄一屠。夜入。殺御史夫婦。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。及所經道上。已乃佯驚大呼。集衆跡之。以血爲據。欒無子。奴妾卽訐趙。坐大辟。趙不服。亟訴覆鞠。時青陽章時鸞。爲守。一見疑之。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。知爲屠也。擒屠母。詢之。立得實。盡伏辜。而御史之冤雪。趙氏之獄解。

馮小二

衡陽有少婦秦氏。孀居。有姿色。姑欲嫁之。不聽。隣少年馮小二。欲挑之。以姑在不得問。因計毒其姑。佯爲助喪。求與婦合。婦大怒。飛石中之。因訐婦有所私。爲姑所禁。置鳩焉。陷于辟。有管思易者。鄞人。以恤刑至。疑之。夜夢老婦牽一馬。泣訴曰。馬實殺我。非婦也。徧求馬姓者不得。視隣右尺牘有馮小二。馬旁二爲馮忽悟曰。是矣。遽呼詢之。立承。婦遂得釋。管後與尙書吳中。爭獄。不勝。憤而卒。

同宗二獄

豐城雷煥九者。盜引爲窩。法當死。以冤走匿。陶諧爲僉事曰。第無恐。果冤。吾爲爾辯之。煥九出。公以雜諸隸中。使羣盜認之。不識。明日復鞠之。門外跂而矚者。執以入。盜叩頭曰。渠實賄我建昌獄中。

使誣煥九。煥九曰。是同宗而有讐。不意其爲此也。立出煥九罪。又同宗有二商。自遠歸。其一商。過舊館止食。竟不歸。其家以先歸有謀。訟之。公推案館人。不服。見館所畜鷓鴣能言。使持刀詰之。鷓鴣言積灰處。啓灰得屍。事遂白。咸以爲神。

斷朱英

尙書才寬。爲西安府太守。有治才。過客失金子于店。急白寬。寬仰見飛鷹。又有蜘蛛墜案。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爲盜。執之果得金。民皆神之。謠曰才寬斷朱英。

嗚咽聲

鄒平王之士。爲河間守。民婦趙。二十六。故死。訟于官。王手其牒。心動。如聞有嗚咽聲。廉之。則姑與少年通。因逼趙不從。斷指自誓。窘之百方。益罵不從。姑與少年擊之死。獄具。稱神明。

支解不孝子

唐剛。保定府新城縣人。告其子鉞。不孝。知縣吳瑗。令屠者支解鉞而燔之。事聞。以專殺慘虐。煖。永遠充軍。嘉靖十九年事。不孝子宜誅而誅之非法。

二主事得罪

正德十三年。下刑部主事鄭懋德。林桂。於錦衣衛獄。初。刑部獄卒。例有供食。後移爲公使費。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。其弊已久。會錦衣衛千戶王注。與朱寧有連。挾寧勢。縱恣。有瞽者善歌。出入注家。瞽者之兄與人鬪。不勝。注爲執鬪者。綁掠之。尋死。其家訟於刑部。攝注就理。寧庇之不發。尙書張子麟。郎中林文纘。知其故。置不問。員外郎劉秉監。代文纘署事。再攝注。又不發。秉監卽據衆證成獄。

注聞而懼。求救于甯曰。我親戚誰不知。乃待我言。陰諷東廠。發盜用囚糧事。時懋德桂相繼提牢。遂收繫獄。且言諸堂官。皆利其贏餘。請窮治。於是三法司皆恐。詣東廠求解。乃知意出於甯子麟。及侍郎金獻民。胡敬。造甯謝過。甯佯不知。三人者以乘監觸禍。尤之。乘監稱病不出。然甯必欲改獄。乘監乃移兵馬司覆勘。指爲病死。注得改擬。而死者之家以誣反坐。注始詣刑部見尙書。侍郎皆與揖拜。若賓客禮。及讞。大理寺亦卽報允。甯怒既釋。乃寢囚糧事不治。懋德桂本非其罪。竟調爲州同知。懋德臨清州。桂平度州。

爭田

江西新建縣民毛鳳。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。有舊怨。相訟久不決。會朝定遣南刑部侍郎金紳。巡視江西。鳳乃嗾人誣均仁。頻年在鄉劫殺拒捕。且賂其縣官。妄報於紳。及鎮守太監劉倜。巡按御史段正。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。遣百戶葉俊往捕之。鳳又賂以五十金。密謀害均仁一家。快私忿。俊率兵四十人。鳳集二百七十餘人。操火銃兵器以從。圍其家。縱火焚之。家屬死者二十三人。杖死者五人。盡縛其未死者二十六人。送于府。轉達于巡按。御史皆信之。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。傷已重而無賊。其事必誣。令府縣重鞫。死于獄者又十七人。存者徐細仔等三人。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翀。翀奏其事。上以鳳等挾仇聚衆。誣害一家人命。命刑部郎中奚昊。錦衣千戶潘旺。往會鎮巡覈勘。得實。鳳等及俊。坐凌遲死。仍籍俊家。從者俱斬。并責問守巡等官。境內有大獄。久不究理。令具聞處治。後。俊死于獄。磔屍于市。

寢大獄

李健齋。名茂功。文定公第四子也。爲興化守。少年羣不逞。詢而過市。市人或目之。曰將。曰虎。曰地。熱。邑令喜事。博名高。知非公所欲也。私告變臺使者。黨數百人。有異謀。下令捕繫。具獄。臺使者檄

公覆案。公嘻曰。屠沽兒。醉飽得過惡。足與治乎。爲戍一人。城旦春三人。餘杖而釋之。郡人大安。同時吾兄汝器守建甯。亦有此事。活數百人。旣歸。卽生二子。人謂有天道云。

鬼撓搏類

神宗四十年。南京御史王萬祥。嚴州府人。巡江至蘇州治。豪家僕衆。翕然歸之。常熟有女誣。妖淫惑衆。土人擒以獻。其罪甚確。王覽牒。忽大怒。坐誣。與杖各數十。衆出不意。又暑月。斃者十餘人。巫叩謝去。王得意甚。回京。忽羣鬼撓之。搏類叫曰。這是我不是。這是我不是。流血立死。

雪白

諺曰。雪白百姓。謂人身上無一點瑕類也。此二字卽美玉不用免。惟雪無之。故以爲言。然古不云乎。一家之中。大者可誅。小者可殺。此又何也。百姓中豈無隱過。豈無無心之過。以雪白二字概之。不可。舍二字而苛求不可。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。有一最快事。錄于後。

里中有某者。父子濟惡。道路以目。卽宦族方盛。無如之何。有謝氏子。家可千金。少孤而佚。誘之賭博。其祖尚在。老矣。且懦甚。屢往尋歸。歸而復去。蓋某別有誘之之術。落其度中。心已蕩。不可制也。歷兩年。其善田宅。悉勒契。質于大家矣。謝老大憤。欲告于官。某聞之笑曰。此所蜻蜓搖石柱者。余叔父。謝老之僮也。來就謀。畏之。亦數數勸止。卽余亦以爲非敵。時縣主。爲楊楚璞應聘。懷遠人。癸未進士。有彊幹聲。謝老奮曰。楊公好官。卽死。且走一遭。狀入不省。謝老大窘曰。當死又何言。衆擲揄。尤不可忍。踰垣而歸。次日某方緩步街市。將尋謝老所在。捶之。尾而譴者數百人。忽捕者至。衆失色。猶傲然。挈其子以往。旣至楊不與語。某微覘氣色。回顧同類曰。事敗矣。楊治它文書畢。喝與大杖三十。其子求代。并杖下獄。而召謝老。慰諭令歸。俟農畢待理。蓋不啻家人父子云。衆聞之皆大驚。呼楊青天。蓋其人縱惡久。楊已刺知。待時而發。後竟伏辜。里中清泰者。可十餘年。此後陳筠塘太守。尤快尤

多。然以此府怨遭謗。而楊之威德。亦竟無人明之者。漫錄出。俟後。

埋羹撤茶

王璉。昌邑人。洪武初。以儒士歷寧波知府。堂饌用魚肉。命埋之。號埋羹太守。有給事來謁。具茶。給事爲客居間。公大呼撤去。給事慚而退。又號撤茶太守。

中官祈哀

僉事陳諤。字克忠。恢諧。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。奉命來廣。徵虎豹。諤從阮飲。求虎皮以歸。明日草奏。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。徒貢瘠虎。使斃諸塗。阮大恐。置酒謝諤。酣謂阮曰。聞子非閹者。近娶妾。然否。阮請閱諸室。諤見羣罐。知爲金珠。伴問何物。曰酒也。諤笑曰。吾來正索此。遂令人扛去。阮哀祈。得留其半。廣人至今傳爲談謔。諤。永樂戊子舉人。初爲給事中。奏事。聲震朝宇。上令餓數日。奏對如前。上曰。是天生也。呼爲大聲秀才。忤上。命爲坎瘞之。謫瘞者云。吾今夕乃爲大甕所苦。請其故。則罵曰。叱嗟。汝不知耶。朝廷瘞人。當如甕。可令速死。瘞者從之。遂得屈伸。凡七日不死。釋還故官。諤性剛直。屢仆屢起。歷卿寺僉事。知縣長史同知。以壽終。

歲月正合

洪武間。黃巖縣。承方寇之後。頑敵殊甚。有瞽林心月者。年八十餘。寓西橋。善易數。預知吉凶。嘗爲人言。後此五十年。有周令者來。民始安。果有周旭鑑者。貴溪人。以學行。三楊薦知縣事。凡九年。縣以大治。父老憶其歲月正合。羣訴請留。卽陞台州通判。仍縣事。卽陞知台州府事。又加右參政。掌府事。前後凡三十餘年。台人賴之。黃巖遂爲善邑。

試諸生

韓公雍。巡撫江西。每對生員。稱說詩書。時江西科目方盛。生員私相謂曰。巡撫。千字文秀才耳。安得稱說詩書。公聞之。命提學送諸生來考。以律呂調陽爲論。閏餘成歲爲策。諸生皆不能詳。公曰。我輩做秀才時。讀了百家姓。便讀千字文。諸生如何連千字文也不知。士皆愧服。

杖知府

朱公英。總督兩廣。繼韓襄毅之後。一切以簡靜治之。民以大和。又薦陳白沙。皆賢者事。其杖廣州知府林橙。亦奇。橙。莆田人。天順丁未進士。知廣州。性豪侈。暑日易紗衣數襲。烹茗。醴不再用。以紗一幅封其口。用畢卽棄去。燭大如椽。使童子執之。動卽與杖。閱訟。以己意出入。縱吏爲奸。英杖之。啓其裙褲。皆紗製。英歎曰。民力竭矣。卽逐去。民皆稱快。

掩金寶

榆林雙山堡之東。有所謂柳樹會者。舊柳州也。土人于瑾。耕地得金磚。金甲。諸物。所值萬餘金。鄰人訟之。鎮督姚公鏌。令僉憲姚文清鞫之。問其所自。瑾云。其下隧道數曲。有巨室三楹。東西皆金銀堆積。中則金甲冑數十。又有金耳環。如今製而長者數甕。所積以千萬計。蓋西夏金元故物也。姚僉憲請公差官勘實。聞於朝而發之。以實庫藏。則百萬之積可具。鏌曰。若是。則人將謂我輩。先有所獲。何以自明。且榆林鎮所少。豈獨此哉。于瑾。一農夫耳。而天賜之。不可奪也。乃斥訟者。以金歸瑾。仍厚封其地。以絕後患。後至者。議卽故地發取。旋思其言而止。

操縱蜀府

羅通以御史按蜀。蜀王富甲諸國。出入僭用乘輿儀從。通心欲檢制之。一日王過御史臺。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。蜀王氣沮。藩臬俱來見。問狀。且曰。聞報。王罪且不測。今且奈何。通曰。誠然。公等試思

之。詰旦復來。俱曰無策。通曰。易耳。宜密語王。但謂黃屋左纛。故玄元皇帝廟中器。今復還之耳。玄元皇帝。唐玄宗幸蜀建。祀老子者也。從之。事乃得解。王亦逆自斂。通始至蜀中。士大夫易通少年。至是始驚服。

都郎中

戶部郎中。劉爾牧。號堯麓。東平州人。尙書源清之子也。進士。在部八年。方大司徒鈍。器重。舉奏必以屬。同列不堪。目爲都郎中。卒坐杖歸里。尙書公尙無恙。

清主事

張隨。字子貞。山西芮城人。永樂丁酉解元。授戶部主事。極清苦。宣廟微行至其家。見其躬汲水。內子舂米。甚嘉歎。後坐法。上曰。此清主事也。勿問。改工部。以疾歸。三十餘年。茅屋村居。不異寒士。或曰。張巡之後。巡。芮城人。有墓在焉。有東張南張二村。史曰。巡。南陽人。蓋白芮而遷。死節後。士人憐之。具衣冠以葬。

林公四知

閩。林氏。祖。父。孫。三世。五尙書。最後南工書。仲山公。子同官南京。恂恂篤實人。公之曾祖父名繆。永樂辛丑進士。撫州知府。有善政。吳康齋。大書金井玉壺冰。五字褒之。入覲。乞致仕歸。其友戴弘齡。素方嚴。慎許可。稱公有四知。僉曰。楊震故事乎。戴曰。乃公饒爲之。更有進者。知縣。知府。又知足也。公爲上猶令。山東寧海州守。俱乞歸展墓。見許。祖制之優卹外官乃爾。

却餽負稅

丘司寇擢。本清方之士。然其胸次淺隘。好爲名高。不近人情。此種人最不足取其在省中。時湖廣撫臣方廉。餽之五金。疏發其事。方以此去。人頗不直之。遂謝病歸里。其後居鄉。力却上官餽遺。而多負國稅。有縣令惡其矯。積所却餽遺數百十金。請於兩臺。以抵其通稅。丘大慚。方在告時。有薦之江陵者。江陵曰。此君怪行。非經德也。江陵亦自有識終不肯起。江陵沒。召爲侍郎。往籍江陵。大宗伯于公慎行。深規之。未幾丘之子雲肇。中進士。官亦不達。

騎士棒檄

吾師劉晉川。以少宰起少司空。理河漕事。方憩於門。二騎士棒檄至。謂其田父也。揖曰。爲通主君。公諾而入。肅衣冠出見之。騎士驚伏罪。笑曰。無傷也。若固不識耳。此等事古有行之者。又見於公。亦自可喜。

習成節齋

梁司徒材。爲廣東左轄。且夕皆飯堂上。侑以青菜。或冬瓜蘿蔔。惟一味。比擢副都御史。巡撫江右。薦紳皆餞諸大觀橋。解衣盡歡。痛飲大嚼。始知其節齋。乃習慣成自然爾。視所服圓領。用浙蕉極下者。衷服布素澣補。惟兩裾鮮潔。

止象鑿山

世廟末年。滇有都御史某。請行戰象之法於北邊。錢塘陳敬亭善。時爲右轄。極言象產炎微。不耐西北苦寒。事得寢。陳居滇久。昆明之傍曰榜山。山陽有田五千頃。地高苦旱。陳視白石崖。有泉。在上游可引溉。而爲橫山所隔。議鑿山通渠。衆咸難之。陳力任。矢衆禱天。久之未就。衆嫉之。陳引去。行有日矣。橫山水洞。忽報開通。咸驚爲神助云。感之立祠。至今享有永利。屢薦未能用。在家優游二十年。令

終。輿論崇重。與松江莫中江如忠。金昌袁裕春洪愈並稱云。

三速六字

郭青螺。子章。與夏仁吾。良心。辛未科同年。同爲左方伯。郭得閩。夏得江西。郭問夏曰。何以從政。曰。予有二速。速收。造給批。速放。夏問于郭曰。予有六字。一錠收。原封放。二公兼用所長。皆有清聲。皆開府。郭。泰和人。夏。廣德人。郭不過徑徑自守而已。夏則利人實多。

投書

胡澧。字伯鍾。三水縣人。弘治癸丑進士。疆力有幹。爲松番副使。討賊有功。胡端敏薦之。忤柄臣歸。吳清惠又薦之不起。後霍文敏。爲少宰。熟知其才。且善射。精韜鈴。值大同兵變。薦赴京。擬僉都御史。任西北。有投書者。發之。中四字曰。何如如何。求其人不得。命未下而卒。

二于

于達真。字子冲。歷城人。丁丑進士。以澤州知州。爲兵部員外郎。兵部未滿歲。陞山西僉事。飭兵昌平。神宗閱壽工。昌平孔道。以才選擇。三年中。車駕四出。應之沛然。後官至參政。歿。人咸惜之。初第以詩文名。諸生時。與于文定公。俱爲我郡吳竣伯所拔。稱二于。又善騎射。總兵董一元兄弟。較獵。數數勝之。天與之年。必爲名制閫。

叱金忘名

屈西溪直。華陰人。官至左副都御史。先爲我浙按察使。歸安知縣某。被告發。科斂萬金。按之。知縣懷白金來餽求解。叱出之。治益急。會遷河南。乃止。及公治漕事。則知縣爲御史。起復赴京。過淮上。修

調。執屬官禮甚恭。公喜留宴。談及浙。偶忘某爲御史也。因言生平。未嘗苟取。如浙屬一知縣。犯贓。餽金求解。叱出未竟。及今耿耿。不知其人何如也。御史色沮。愈恭。公怪之。及別去。諱思卽其人也。大悔已無及。某入臺。以劉瑾黨。誣公遂罷。

楊太守

楊繼宗。爲刑部主事。河間府。獲強盜。遣里甲張文郭禮。解送京師。中途遇夜。盜自釋刑具而逃。張語郭曰。人言縱盜者。罪與盜同。予二人俱死。不若留一人。汝母老。寡兄弟。汝可爲解人。予爲盜。可全汝母子之命。郭感謝。張以刑具自服。到司。公疑其言動非盜。審之得實。二人遂俱得活。其真盜。後亦爲人所擒。

公在天順中。陞嘉興太守。成化元年丁憂。五年服闋。復補嘉興。先後滿九載。今人皆知公之德政。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。

守嘉禾久。時清北都等鄉。禾每莖離根二節。節間又生三莖。秀三種。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。竟畝計之。三種者一二百。二穗者數千百。在在皆滿。府經歷司蓮缸內。栽禾二本。亦如野外生莖穗。公自爲文記之。滿九年考。以素苦風痺。自治行訪醫。送者傾郡。內外不得行。願乞一物示永永。解青紗衣與之。百姓藏之。槩。寅三賢祠右。後卽家起浙江按察使。至僉都御史。撫雲南。公字承芳。山西陽城人。爲 國朝良刺史第一。又有黃懋者。元氏人。亦滿九年。有惠政。曾拔呂文懿於諸生。陞福建布政。還卒嘉興。遂葬於邑北板坊。子中。領浙鄉試。墓數廢數復。子孫尙存。

楊公陞浙按察使。以夢去。民挽之不能得。旣行。一餘日。相驚謂。公奪情復任。權呼載道。迎候者填溢城門。月餘方息。近年。我浙竇廉使子偁。棄官去。自杭至平望。挽留者塞途。無慮數十萬人。則余所親見者。

神識

苑櫃。會稽人。守淮安。景王出藩。大盜謀劫王。布黨起天津至鄱陽。分徒五百人。往來游奔。一日晚。衙罷。門卒報有貴客入。僦潘氏園寓擊者。曰。有傳牌乎。曰否。命誦之。報曰。從者衆矣。而更出入。心疑爲盜。陰選健卒數十。易衣帽如庄農。曰。若往視其徒。入肆者。陽與飲。飲中挑與鬪。相搏。繫以來。而戒曰。慎勿言捕賊也。卒旣散去。公命輿。謁客西門。過街肆。搏者前訴。卽收之。比反。得七人。陽怒罵曰。王舟方至。官司不暇食。何暇問汝鬪乎。叱令就繫。入夜傳令做備。而令隸飽食以需。漏下二十刻。出諸囚於庭。厲聲訊曰。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。而欲乘空虛爲亂。吾久知之。徒送死耳。咸叩頭伏曰。奴輩當死。往捕。賊首已遁。所留擊。妓也。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。而斃丁七人于杖。餘賊散潰。鄉宦某者。淫暴擅殺。大爲里中患。海夷之亂。築絕衢道自固。府判出。經其郭。閉勿令過。判還以訴公。公怒命墮焉。無何。其徒殺邳州三郵。以賊級報驗。得之。遂以兵圍其第。繫徒三百餘人。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。訊之皆款伏。某知不可解。陰行刺。偵知之。不得發。則賂於朝。得復起。脫身亟行赴官。會爲臺糾。奉詔逮問。而歸獄詞於四郡。公焚香誓神。引囚七百。鞠之得實以報。某竟獄死。民家子徐柏。及婚而失之。父訴府。公曰。臨婚。當不遠遊。是爲人殺耶。父曰。兒有力。人不能殺也。久之。莫決。一夕秉燭坐。有濡衣者。臂兩髻。偻而趨。默詫曰。噫。是柏魂也。而繫髻。水死耳。明日問左右曰。何池沼最深者。吾欲暫遊。對曰。某寺。遂輿以往。指池曰。徐柏屍在是。網之不得。將還。忽泡起如沸。復於下。獲焉。召其父視之。柏也。然莫知誰殺。公念柏有力。殺柏者當勅。一日忽下令曰。今亂初已。吾欲簡健者爲快手。選竟。視一人反襖。脫而觀之。血漬焉。呵曰。汝何殺人。曰。前陣斃耳。解其裏。血漬霑纒。公曰。倭在夏秋。豈須襖。殺徐柏者汝也。遂具服。云以某童子故。執童子。曰。初意汝戲言也。果殺之乎。一時稱爲神識。少嘗讀書道觀。數怪見。同學者死焉。公翫習無懼色。其膽決。蓋天性也。卒歲。有降紫姑神者。諸孫就問壽。以詩呈公。詩有半醉逢司馬句。公笑曰。吾今死矣。半文八十加一。吾壽數也。醉者酉卒。丁酉年也。馬屬午。在午日乎。果以六月午日歿。

王公政教

王銳。永平府。遷安縣人。進士。景泰間。爲彭德知府。銳。長身修髯。顧盼生威。有權術。尙嚴政。治察郡中吏民賢不肖。賦則獄訟。皆籍識。自聽其政。吏亡得爲姦。出必鑰關。泥之。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。縣吏以賄聞者。案之。卽令去。他事不中程者。答督令改案。深究事情。吏民畏之如神。每行郡。城中民皆閉戶。亡敢立道旁。藏遠雞犬。恐有聲。銳時策馬過。視馬耳。不左右顧。令民臨道屋。俱作修廓。簷外浚深溝。雨潦得洩。中道隆立。令水赴溝中。行委巷口。樹柵門。有鑰。甲夜。卽闔門釘板。仰臥柵門外。析竟夜鳴。姦人莫敢入郡地也。尤留心學校。凡朔望。謁先師廟已。坐明倫堂。聽諸生說經。發疑無異。諸生皆居學宮。籌識姓名。政少暇。令隸持數籌。造明倫堂。諸生持籌來。自臨試。或背誦書。或作義。其他出。及不衣冠居者。受笞。當是時。賢序間。讀書聲洋洋盈耳。丁祭。陳鐘鼓。鳴絃管。陞降揖遜甚都。參政姚龍。行部至府。往見之。出而歎曰。此雖國學。亦無以加也。

陽和俎豆

呂大川。字中源。浙新昌人。成化甲辰進士。守惠州。有善政。征劇賊張權。大川隨軍督餉。察脅從誑誤者。釋之。所至召書老。諭以禮義禍福。莫不感動。番禺張詔曰。呂惠州。可謂霜雪之陽和。戎馬之俎豆也。竟卒於官。

妄捕棄官

妖賊王子龍。已於贛州龍南縣。當陣殺死。報功敍賞矣。後惠州通判。署和平縣事。復稱子龍未死。今在民家。白所司擒獲。贛撫移書。令殺後捕者滅口。太守孫光啓。不從。拂衣歸。孫。嘉興人。正直忠厚。余於昭慶寺一識面。真有過人者。未幾起福建參政。卒官。

藩國兩名臣

胡興。郵門人。進士。授三河知縣。文皇帝封趙王。擇輔。以興爲長史。漢庶人將反。密使至趙。王大驚。將執而奏之。興曰。彼舉事有日矣。何暇奏乎。萬一事洩。是趣之叛。一夕盡殲之。漢平。趙王讓還護衛兵。宣廟亦聞斬使事。曰。吾叔非懷二心者。趙遂得免。興。恢博多智略。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。侃侃師道自任。

趙準。藁城人。長身美髯。性剛毅方嚴。終日無惰容。不輕言笑。年二十餘。始讀書。時有敏少年。日記數千言。趙先生恥居其下。日所誦書。必與之埒。日不足。竟夜讀忘寢。舉順天鄉試。爲學官。景泰間。遷趙府紀善。好諫諍。常思死節。王令諸郡王皆受經。爲講說甚詳懇。門弟子常數十。矩矱嚴。諸生步立皆有則。尤重背誦。以身先之。無倦。諸生侍側凜凜。時太守有十子。五子驕縱甚。雖守無如之何。一日聞趙先生嚴。自領其子來。且遺一朴。廣二寸。厚半寸。書其面曰。專治五子。毋及餘生。諸子一望見。卽凜然。皆折節受學守規。致于銜。置上座。亦不讓。崔仲鳧之父。少時出門下。歿祀於家。

誓不留食

顧昌。字德輝。長洲人。鄉薦。爲思恩府同知。清介絕俗。人不敢干。未嘗受一蔬之餽。晚年家居。詣人家。誓不留食。雖遠去數十里。甯飢而歸。文章簡潔。似其爲人。

麾兵抗席

太倉。周雲川怡。貳泉州。值倭變。署事。調兵食有方。士皆懷之。新守秦姓者至。年少任意。不時給。兵大譁。公出。麾之立散。遂罷守。以公爲代。公受業於王大司馬思質。弇州方幼。與公爲爾汝交。狎攬靡不至。思質忽延公爲師。抗席正顏。指摘文字亡所避。弇州小息。卽攝齊請去。皇恐謝罪乃已。後補永昌。不復出。

夫婦却金

南樂。魏節齋怡。以貢爲鞏昌通判。行部泰州。賦戶投金於几。覺而察之。逸去。乃付州庫。夫人楊氏東歸。復過其地。州吏取以獻。夫人又謝却之。生三子。長允貞。丁丑進士。官侍郎。允中。丙子解元。庚辰進士。吏部主事。允孚。甲戌進士。刑部郎中。侍郎子廣微。甲辰進士。官宮寮。世著清節云。

侍郎撫山西。日廩止受八分。京朝官。以使事至者亦如之。或嫌其薄。曰。計肉食可五豆。必食前方丈。而後快耶。一僉事。行部至澤州。州守爲吾友許繩齋維新。事之無失禮。而僉事少年舉解首。素豪奢自用。撻其承事人。許怒。停傳給。凡三日。僉事窘。馳去。申文侍郎云。州乏供具。僅殺一母雞而食。批云。食雞有何不足。而尙以爲慢。露筆作罪案耶。僉事大愧。引疾去。

立應軍需

張愷。鄆縣人。宣德三年。以監生爲江陵知縣。時征交趾。大軍過。總督日晡。立取火爐。及架數百。愷卽命木工。以方漆桌鋸半脚。鑿其中。以鐵鍋實之。又取馬槽千餘。卽取針工各戶婦人。以綿布縫成槽。槽口綴以繩。用木椿。張其四角。飼馬食。便收卷。前路足用。遂以爲法。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。督運大得其力。

補盜庫

嘉靖乙丑。盜劫長壽縣。知縣劉燮。清吏也。挈印踰牆。大呼逐寇。庫中一空。邑中人相率補足。竟以嘔血死。爲神。民憐而祠之。祈禱必應。

救覆舟

李一寧。字應坤。東莞人。正德丁卯鄉薦。爲蘇州教授。清苦端方。後知懷寧縣。豈弟愛民。卒於官。無以爲殮。先是泊江干。遇一覆舟。心動。令人鑿之。得一婦。抱嬰孩猶活。詢知長沙人。隨舅宦遊。一家

淹沒。扳掛已二日矣。爲買舟歸其鄉。

雙槐

黃瑜。字廷美。香山人。有學行。景泰丙子舉人。歷長樂知縣。有惠政。以勁直棄官。手植槐二。構亭吟嘯其中。自稱雙槐老人。曰。子孫更植其一。則吾志畢矣。蓋希蹤三槐也。作雙槐歲抄。

編差

洪範金谿人。字邦正。進士。弘治末。爲嘉興令。初至不事事。吏卒皆侮易之。及編差糧長。太守憂其不任。諷諭之。洪。集里書院中。焚香與約。吏卒笑狎如初。洪大怒。杖而懸諸樹。申令曰。多人廢時日。且牟利。每區只里老二人。敢妄舉者卽代役。毋貸。庭中肅然。皆以實舉。盡日而畢。上諸府。府驚曰。此重事。須幾更日月。乃辦。何草草乃爾。範曰。姑覆之。卽辭還。府召應役者問。人人稱允。守歎曰。神哉令乎。吾眼幾瞎。在官鋤彊扶弱。廉靜寡慾。以比楊繼宗云。

苦里正

韓倫。字秉彝。苑洛先生之叔。知武清縣。忤梁昉。罷歸。杜門不出。縣尹以禮致之。不得。子堂叔繼宗。應里正。尹故苦。以爲公必可致。公曰。彼苦里正。於我何與。竟不往。尹後愧悔。言之分守車平章。平章曰。尹誤矣。致賢豈以威力哉。率尹踵門。請數次乃見。尹誠俗人。然悔而請教於上官。則俗而不失爲雅。若在今。則禍且不測矣。

編役連拜

長州知縣。郭波。福建人。與致仕尚書劉纓。有小隙。編其家。糧長七名。復以謝罪爲辭。造其廬。連拜

二十餘拜。既出門。號於衆曰。我欲拜死老賊耳。劉年八十餘。不勝憊。憤而卒。其孫不能承役。逃移四方。家立破矣。

鰥巢

陳善住。廣東欽州人。洪武中。以貢歷任知縣。官居三十餘年。皆有能聲。妻子不入官。自號其居曰鰥巢。

請旗牌

陳岷麓爲德清令。甚有聲。蓋亦快士也。後爲御史。監遼東軍。救朝鮮。發憤請旗牌督戰。此提督事。如何可行。部執不與。快快遂卒於軍。贈光祿少卿。廕其子。陳名效四川人。

增筆畫

王受。洛川人。以監生爲東何丞。邑民王虎。當受重役。賂吏改其名曰田虎。兩人爭不決。公曰。此必王虎也。筆畫可增。請府籍質之。果王虎也。遂伏罪。

名宦

平度州。名宦。故祀漢臣王成。判官陳有勳見之。嘻曰。此非僞增戶口者乎。草牒請釐革。未及舉。以憂歸。有勳。副都克宅之子。太宰有年之兄也。志節爲時所重。

婁璿。東陽人。成化五年。以監生知順德縣。性剛果。好摧折權勢。刻廉自喜。聞貪者輒厲聲罵。雖上官不避。人多嫉之。遣子就外傳。令自執蓋。曰。皂隸役於官。非汝役也。竟坐誣去。後祀名宦。萬歷十二年。所司檄削。士論惜之。夫削名宦。非撫按。卽提學也。當查其人實之。

生祀

地方官生祠。自上達下。往往有之。惟學院絕無。蓋教以嚴爲主。不欲苟悅於人情也。惟南京有陳督學一祠。余友劉幼安見之。必嘻曰。提學乃有生祠。又譚有秉寬政者。嘻曰。承才爲汝造生祠矣。此言甚有意。習俗相沿。寧獨提學爲然。

蚤致仕

常熟。丁南湖。名奉。正德戊辰進士。南司封郎中。年三十九致仕。謂古今賢士。終此官者。得二人焉。宋則席汝言。明則莊定山景。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。三進士。同鄉舉者六人。五進士。皆先死。而已以年少獨存。又多子孫。快然自幸。亦達人也。攷公以母徐太安人喪。服闋致仕。累薦不起。時同鄉陸太宰完。爲政。將用之。固辭不赴。太宰其母舅也。臨卒。作入山待盡詩。別六孫。別鰥居小樓。數詩。皆有超然之識。先是 國朝戊辰科。本縣中進士者。止洪武二十一年。施顯。正統十二年。吳淳。官皆御史。皆有文學。皆不壽。至公亦入御史選。以母老辭。改南吏部。早乞休。所著有南湖留稿。而壽亦甚永。要見天有定數。人固能留之矣。又築假山於家。名曰代勝。自爲之記。

冢宰有媿

鞠珍。字廷玉。臨朐人。成化中。鄉薦。奉親至孝。不信浮屠。母卒。躬負土成墳。後選南樂主簿。常祿之外。一無濡染。詣部考績。珍乞歸田。曰。老不能任職。餘祿足以養身。復何求焉。冢宰王公歎曰。吾有愧乎爾矣。歸家。杜門不出。尹嘗署其家以遠役。珍裹糧以往。伊聞之。驚曰。何乃爾。遽令罷之。非公事不謁。人稱有澹臺之風焉。

章童齊名

章楓山先生。同時有童品者。字廷式。號慎齋。與先生齊名。成化丙午。舉南試。丙辰始登第。爲兵部主事。僅兩考。引年致仕。家居十九年。以讀書喪明。不自炫而卒。著書甚多。其學問行誼。不後楓山。而有傳有不傳。則後死者之責也。

勸父隱居

嘉興。包馮。隱居不仕。父鼎。池陽太守。欲棄官歸。意未決。馮奉書重緘。無他言。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。池陽遂歸。歸後學神仙。無所遇。孫樞芳。副使。代有冠冕。

忍詈

曹憲副。時中。華亭人。隣有悍生。修其先世怨。以聖書公名於牛後。向其僮加鞭。因極口肆詈。欲以激公怒。僮歸以告。徐曰。人詈我而若述之。是重詈我也。速往謝。無勞齒頰。生不能難。於是修尺一。若爲侯者。而中實病詆。令人直入。跪上之。公不發曰。休矣。待吾僮來。旣而從者至。命火燔之。曰。知若主於我無好言也。生愧而止。年九十卒。卒時有紫雲。自天而降繞尸。人以爲仙去。

歸壽

吳蔚。全椒縣人。舉進士。爲臨淮簿。時青苗法行。口語藉藉。蔚舉措得宜。民以不擾。積朝請大夫。知廣德彭池三州。所至興學勸士。性尤夷澹。一夕。夢人示四大字曰。龜著必良。覺而誦曰。龜者歸也。龜壽而藏。神告我矣。卽謝病歸。終日宴坐。凡十七年。卒年八十四。

安貧

顧璵。字英玉。麟之從弟也。官副使。以抗直歸。貧甚。昕夕不繼。晏如也。嘗曰。貪賄請囑。與武斷鄉曲。

。雖有差等。然皆非知恥畏義者之所爲。

藏賢書

貢生陳職。號鐵峯。東阿人。性淳古。受賢書。藏之不復出。一日客有泊舟河上。陳詣之。語及江南多士。欣然往。不復與家人別。追之至淮而返。

知機掛冠

永新縣。蕭公樟。以舉人。署江山學諭。凡十年。登進士。官刑部主事。大禮被杖幾死。告改南京刑部執法。號蕭鐵漢。屢忤要人。陸曲靖知府。公知機械所自。掛冠不起。

老萊衣

葉孟禎。惠安人。永樂丁酉舉人。司訓高州。念親老。陳情乞歸省。隨改授泉州。朝夕子舍。備盡孝養。久之。遷順義教諭。陸陵源令。棄官歸。稱爲廉吏。邑有陳御史者。橫甚。鄉里苦之。公上書陳狀。御史坐削籍。惠安人皆德之。莆田。林太史文。有送歸省詩。後四句云。江燕迎人語。山雲傍馬飛。到家歡侍口。應著老萊衣。

恥掃門

程學庸。孝感人。伊川先生八世孫也。九歲善屬文。鄉三老劉公。騎而過之。揚鞭曰。孺子行矣。爲拱立道左。不移足。劉愧下揖。趨而別焉。爲諸生。力學。手兩程夫子遺編。服膺勿失。嘗言兩夫子。產黃陂。前川有望魯臺。邑東有讀書臺。百世之下。聞風舉起。而後裔相屑越之乎。一日坐磯石。咏陽明白沙詩數章。豁然開悟。題其壁間。有涓涓銀海陶塵慮。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。宗人坐事。走白監司。約公往

曰。吾不欲屈膝貴人。前往者皆弱死。邑人士以公前知云。與江陵弟子同籍。借計入都。衆皆修謁。公獨否。或言相國。雅相慕也。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者何人。而子爲我願之耶。授榮澤知縣。有惠政。

拔髮

杜傑。黃崗人。父。子鳴。爲僉事。傑少時。日者言。當以刀筆得官。怒而自拔其髮。誓以儒顯。有朱延相。官知縣。女字里中豪。朱貧且死。豪停婚。僉事公歎曰。爲令而貧。君子也。焉有君子。而其女患無婿者。爲公委禽。夜夢朱。職冠衣緋。來謝。君誼甚高。得請於帝美報矣。復夢神贈以言。有天上日初長。人間春正好之句。是歲戊午。公弱冠。遂舉於鄉。主司初擲不錄。詰朝。卷自展案上。如是再。異而錄之。衆甚傳其故。以爲天所以胙德也。父客死濱。扶柩萬里。將柩而歸。值暑。灑澗大如馬。瞿唐不可下。公撫棺而哭。頭搶地籲天。驚濤忽滅。須臾。舟行抵岸。長年三老。相顧且駭且喜。微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。授長甯知縣。採木萬山中。一切馭以信義。夷酋咸樂爲盡力。水涸。木不行。露禱於天。比曉。諸溪澗不雨而溢。石激之。跳沫丈許。木沿流所阻。觀者謹爲神。尋告歸卒。

抗中璫

吳宗堯。歙人。爲益都令。稅璫陳增至。橫甚。誣奏福山令下詔獄。餘皆震恐。往往長跪如屬吏。吏白公。公叱曰。鬚眉男子。乃爲闍屈膝耶。不往見。而之登州謁海防使者。德王使人諭增。此非他令比也。增陽諾。公還。王使兩璫來。翼公輿而入。增無可如何。下堂迎。卒成賓主之禮而退。然恥爲公所亢。銜之深。公過金嶺鎮。鎮驛長金子登。擁騶從。如上官。公訶之。已盛供張。復麾不納。孟坵山。有鉛鑛。子登說增。此可鬻金。幸以相付。月得金若干爲壽。增遂檄之。公數詰責。子登遂行讒搆。增逮諸富民誣之盜鑛。三日至五百人。公憤甚。疏其狀。增反誣。遂被逮。初公見增惡。已書而藏之笥。曰。吾儕七尺軀。戴天履地。託足聖門。豈可浮慕空談。自類穿窬。際會當幾。則張膽明目。爲民請命。爲主達聰。爲紳紳

作氣。身外榮瘁。都付浮雲。郡守胡士鯨。甫上官五日。以疏示之。士鯨曰。君有二親。不虞貽其憂乎。曰。有兄弟在。曰。聞君貧。曰。可以筆耕。略無戚容。士鯨卜之。靈棋曰。金精欲起。賴得元士。左手抑之。乃獲止息。其詩曰。疾風知勁草。板蕩識忠臣。藉此匡扶力。乾坤物又新。公曰。金精。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。左手抑之。桎梏之象。扶乾坤者誰乎。下鎮撫司。送刑部。益郡民。欲殺增者洵洵。增恐。徙徐州。俄夢牛在山上。痛曰。其出牢之徵乎。會增以所括時俸等貲。數十萬進。而陽乞貸公。儀郎鮑應鰲。偕其友人謁四明相曰。南康守。星子令。微惠得正襟牖下。益都何獨不然。四明祕啓入。即日釋公歸。方劾增。尋上書。乞放還山。皆不報。父母念公。俾公婦來視。至淮。聞逮。止不進。公使吏翟士朴。奉書還。而奄迹得之。士朴藏書壁隙。令旁舍兒馳去。奄考朴。亡所有。舍之。乃得免。公歸家。尋卒。人皆惜之。

保全功臣

韓信以告反被執。赦爲侯。居咸陽。聲望赫人。至今樊噲稱臣。漢祖又用兵燕代。留信於腹心之地。要得不死。且假王之請。自有以胎之。彭越原非漢臣。事定封王。隱然敵國。勢不並立。方追項羽。約與韓信會兵而不至。如何免得一死。雖呂后用刑。恐亦肅何之謀居多。高帝聞信死。且喜且憐。亦是真情所發。其赦變布。亦是憐韓信之餘。然則二人之死。過於地位。未可盡罪高帝。至元功十八人。無一人彊死者。則漢高之保全亦至矣。而坐以殺僂功臣。可乎。

亞父用壯

苑亞父之爲人。蘇老泉。評之當矣。中間如張良獻空斗。拔劍撞而碎之。曰。唉。孺子不足與計事。是何等氣質。言不用。歸至彭城。疽發背死。是何等涵養。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。止能望氣。不足與成功。陳孚題其墓。詩曰。七十衰翁兩鬢霜。西來一笑火威揚。生平奇計無他事。只勸鴻門殺漢王。

先主伐吳

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。義氣甚重。方卽位。而雲長敗死。平時共患難死生。不少須臾離。而一旦棄之虎口。旣忝爲兄。又做皇帝。戴平天冠。而弟仇不少泄。當日誓言謂何。又何以見天下。故劉先主之行。決不可已。卽不行。亦須枉受張翼德一番臭氣。駐手不得。惟一敗。氣結而死。故可以下見雲長。而先主之心。亦可以無愧無憾。此正英雄本色。天下爲輕。義爲重者。况乘此機會。及其銳而用之。直下吞吳。亦未可知。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。亦不彊諫。旣敗。泣下曰。法孝若在。必能制主上東行。縱行。必不傾危。亦是感慨無聊之言。非孝直真能制之。而保其不敗也。

三謀臣

擒王當在陣上。若人以好來。而我懷惡意。從酒席上取人。此最無行者所爲。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夫。蚡之所以爲蚡。叩頭伏罪而死。卽如磨斧魚腸。亦是盜賊篡殺之行。亞父以此勸項王。取沛公。看來項王英雄。豈屑爲此。旣不聽。又用項莊劍。當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。卽使項莊行兇。必有雲龍雷電。將此宴攪得一場掃興。暗暗送沛公歸營。決不死於小人之手。亞父之謀。拙矣悖矣。他如法孝直。說昭烈取劉璋。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。二主皆不聽。方有氣概。方成些事業。項王才氣。實勝二主。而敗於垓下。天也。太史公之斷。不足爲據。而謀臣如范如法如劉。風斯下矣。

三召平

史記所稱召平者三。其一具項羽紀。廣陵人召平。爲陳王勝狗廣陵。未能下。聞陳王敗走。秦兵又且至。乃渡江。矯陳王命。拜項梁爲楚王。上柱國。令急引兵西擊秦。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。朱虛侯劉章。欲令齊王。發兵以誅諸呂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等。陰謀發兵。齊相召平聞之。乃發卒衛王宮。後爲勃所賣。遂自殺。功臣表。平子奴。以父功封黎侯。其一具蕭相國世家。召平者。故秦東陵侯。秦破。爲布衣。貧。種瓜於長安城東。瓜美。故世俗謂之東陵瓜。據此三召平者。姓名偶同。非一人也。齊王傳。小司馬

索隱注云。廣陵人召平。與東陵侯召平。及此召平。皆似別人。楊用修史記題評。於羽記召平云。召平加廣陵人於上者。正與東陵召平異也。又後漢書。廣陵郡有東陵亭。博物記。亦謂東陵聖母祠。在廣陵。疑此東陵。卽召平所封地也。

兩顏子

吳門徐禎卿。字昌穀。一曰昌國。以進士爲評事。親老求改便地。當事者抑之。降五經博士。初善詞章。後好玄學。晚乃從陽明遊。凡三變。年三十三卒。陽明比之顏子。
徐愛遊陽明之門。正德丁三年卒。年三十一。嘗遊南嶽。夢一瞿曇。撫其背曰。爾與顏子。同德亦同壽。自南京兵部郎中。告歸。與陸澄謀耕耨上之田。不果。合前說觀之。陽明得二顏子矣。要之陽明豈有此言。必出王錢二公之手。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爲之。更自渾成。

兩廉藺

梁武帝時。蜀人藺相如。爲父報仇。殺降人劉季連。自縛歸罪。帝壯而釋之。時亦有廉頗者。爲別將。立功淮上。後卒戰死。有風雨之異。祀爲神。

兩逍遙公

北齊。韋瓊以高隱封逍遙公。唐中宗時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后。亦封逍遙公。逍遙二字。亦有幸不幸如此。

兩施全

秦檜十客。其狎客爲施全。而刺檜者亦曰施全。爲殿前軍使。以爲一人。成以爲非。要之旣爲檜狎客。

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。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事。而檜老姦。豈有與其人久處。而不能覺眉宇氣味。幾入其手乎。老節婦決不裝淫娼。而老嫗院亦必能辨識於微渺間也。

兩王保保

元有二王保保。其一擴廓帖木兒。其一征行元帥王斌之子。襲父封。復以軍功。歿於國事。贈武德將軍。熱屋子。

兩龍光

吉安。有龍光。從陽明兵間。著奇節。乃其先泰和縣。亦有同姓名者。爲松江訓導。克振師範。人比之魏文靖。弟郁。工部侍郎。子伯。進士。慈谿知縣張恂簡。有龍光先生傳。字士熙。號素齋。

兩六如

蘇門公。嘯有六如。一如深溪虎。一如大海龍。一如高柳蟬。一如巫峽猿。一如華丘鶴。一如瀟湘鴈。唐子畏。號六如。取佛書之說。不如前說。更爲脫灑。有趣趣。或者當時所取在此。而更托之彼。使人不可測耶。

兩小友

張曲江。呼李鄴侯爲小友。畢文簡士安。於王元之。禹偁亦然。

兩傲弟

牛弘王旦。俱有傲弟。一殺駕車牛。一擊破祠廟百壺酒。俱無一言。

兩燒尾

唐進士宴曲江。曰燒尾。而大臣初拜官。獻食天子。亦曰燒尾。

兩大索

秦始皇大索十日。漢武帝末年。坐建章宮。見一男子。帶劍入中龍華門。疑爲異人。命收之。男子棄劍走。逐之不得。亦大索十日。

兩峴山

殷仲文從桓玄之逆。黜爲東陽太守。得免於誅。足矣。猶邑邑不得志以死。嘗登縣南二高峯。以擬羊叔子。立亭其上。曰雙峴。何叔子之不幸耶。馬之純有詩譽之。

兩吳興

我郡曰吳興。孫皓以烏程侯入卽王位。侈而改之也。浦城縣舊名吳興。江文通嘗爲其令。夢五色筆於此。縣有孤山。因號曰夢筆山。

兩天台

我浙天台。郡縣皆以之得名。陝西鳳翔府麟遊縣。亦有天台山。在縣南五里。九成宮之西。

兩孤山

杭州孤山。以林和靖著。濰縣之孤山。乃伯夷避紂之所。而名不甚著。則地之衝僻不同。而好事者。所

重在此。不在彼也。

兩富春

富春在嚴州。釣臺不必言矣。乃濮州南四十里。亦有此山。相傳子陵應光武聘。嘗經此駐足。此必有自來。未可盡以爲妄。

兩太岳

禹貢。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夔縣。東上黨。西卽霍山是也。國朝尊武。當爲玄岳。一曰太岳。而其名乃移之楚。要非其本稱也。

兩水晶宮

僞閩王延翰。跨城西西湖。築室十餘里。號曰水晶宮。每攜後庭游宴。從子城複道中。西湖之名甚多。惟水晶宮獨見我湖。渠亦妄慕。效爲之耳。

兩淞江

吳淞江。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。而淞江亦因其名。懼水災。故去水以禳之。淞州有江。卽蜀江分派。亦曰淞江。

兩湖

東坡謂杭州有西湖。如人之有眉目。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。如人之有腸胃。可謂貼對。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。溉田九千頃。湖高田丈餘。田又高海丈餘。後爲民侵佔。今之存者。視舊額不知何如。聞陶

家堰上下一帶。皆其地也。至西湖。往往有之。特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。河南上河。亦曰西湖。差可相亞。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即其處。

兩尙書

鄺尙書埜。清謹士也。而司本兵。故及於己巳之難。丁尙書汝夔。長厚人也。而司本兵。故及於庚戌之誅。人事乎。氣運乎。皆有不可逃者。

丁尙書坐死。殊可憐。後六十餘年。萬曆癸丑。其曾孫鳴階。舉進士。余覽齒錄。得其家系。良喜。同時死者楊守謙。尤可憐。楊本世家。不知其子孫若何。至鄺公之後。又未及聞也。於我心有感焉。

尙書坐死。職方郎中王尙德。從坐。丁獨自引罪。王得減死。丁赴西市。問王郎中免乎。王之子化。在旁謝曰。免矣。丁曰。爾父勸吾出兵。吾爲內閣所誤。不從。今一死一生。天道也。卽死不恨。吁。丁之人品可見。宜其有後也。化爲平遠知縣。會田坑賊。力戰破之。超拜副使。妻計。烈婦。自有傳。

兩海運

朱清。張瑄。太倉人。皆爲元海運萬戶。今吳城有朱張巷卽二人所居。國初。則朱壽。張赫。懷遠人。亦海運。皆封侯。何同姓乃爾。

清備於楊氏。殺楊掠妻子財貨。官捕之。終不得。瑄行劫被縛。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。夜夢錄囚。十八人中。一人虎形可畏。明日所解賊。數與夢合。瑄在其中。貌特異。遂貨死。未幾宋亡。瑄貴顯。事洪終身。瑄目不識丁。書押文卷。但攢三指。染墨印紙上。狀如品字。雖巧作僞效之。終不能。

陸文裕集云。沈都遠登宋進士第。仕於揚州。會元兵渡江。復仕於蘇。夜夢雙虎。勦然據獄。比明入視。果有兩男子荷校者。察其異。陰縱之。卽張瑄朱清也。尋罷官。寓蘇之烏鵲橋。後瑄清以海道功。爲萬戶。貴顯。物色之。一日遇諸塗。遙拜曰。吾父吾父。卽奉以歸。至清浦居之。地沃。遂卜築焉。始爲嘉定。

人。至今子孫日衍。輯大族。二豎少異。靡存之。

宋亡。有都統崔順。領衆五千。泊紫霧島。元世祖命朱清招安。問用兵幾何。清但求勇士二人。與子虎。駕一舟至島。順舟發矢如雨。清曰。我朱相公也。皇帝着我來招。從者富貴。登奸宣旨。順意徘徊。卽斬以狗。衆皆降。悉縱遣之。後清被逮曰。我世祖舊臣。寵渥無比。豈敢從叛。新衆宰相。圖我財寶。以至於此。觸石死。

清瑄雖死。而清子虎。瑄子文龍。仍治海漕。給所沒田宅。清孫樞密院判完者。與諸孫皆還太倉。守墓。墓在北門外。松柏如山。武陵杜青碧云。太倉風水。賴朱氏山林茂盛。以致殷富。及張士誠據吳。赭夷成丘矣。又清之子旭。不樂仕進。退居田野。與士大夫遊。博涉經史。長於小楷篆隸。好施。勇於爲義。人咸德之。

兩降夷

東漢末。其降夷徙處內地。漸漸能讀書。通古今。故晉有五胡之亂。我朝降夷。內徙者尤多。惟厚其廩賜。止射獵自娛。其桀者。以武顯。爲參將。副總兵。終不佩印。稱上將。其封侯者。間出佩印。而內顧重。不敢爲惡。故己己之變。雖在在蠢動。猶不爲大害。又因用兵。徙之兩廣。故二百餘年。四海宴然。蓋祖宗控禦之略。歷代綢繆之功。視漢爲密。而功德基本。又萬倍於司馬氏。要不可一律論。

兩大界

用夏變夷。王政也。晉武用之劉淵。而五胡橫行。以夷攻夷。上策也。殷浩用之姚襄。而一敗塗地。晉武是承籍。不是創業英雄之主。殷浩是清品。不是用兵老辣之才。在國運爲華夷之辨。在人才爲文武之分。此世上兩大界也。

殷浩悟空

殷浩既廢。夷然無幾微見顏色。桓温遺書。以示引用令僕之意。殷答以空函。斥之亦戲之也。温雖大怒。而無如之何。咄咄書空。蓋已超凡界。入初地矣。道生之對。亦是至情。後温果殺其子涓以報辱。桓玄得志。著書痛詆浩。以成父志。既敗。劉裕建義。止競武功。何暇改正。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。桓氏之於殷。王庾二氏之於陶士行。是也。

告反

張嘉貞爲天兵使。人告其反。按驗無狀。當反坐。嘉貞謂重兵利器。皆在邊。告者一不當。卽罪之。恐塞言路。爲後患。遂得減死。嘉貞以文士起。故爲此言。且以中玄宗意。此後告祿山反者。皆不聽。以致大亂。夫反是何等事。而可輕告。告必按虛實。方可示懲。而後之以實告者。至矣。

褚遂良被誣

褚遂良眞命薄。言者坐以譖殺劉洎。猶曰許敬宗爲之。至常思謙。直諫有名。亦以市地虧直。露章劾罷。遂良爲宰相。豈虧些小之直。其爲誣捏無疑。常亦輕信太甚。終不得入名臣傳。皮日休。避廣明之難。奔錢氏。官太常博士。贈禮部尙書。子光業。爲吳越丞相。孫璨。爲元帥判官。三世皆以文雄江東。見尹師魯文集。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。可攷。子良。璨之子也。今唐書乃謂日休爲黃巢翰林學士。誅死。何舛錯陷人乃爾。

蕭穎士才識

蕭穎士再拒李林甫。及永王璘。策東都先陷。勸李承式。及崔圓保淮南。通貢道。識力經綸。當是李鄴侯之流。而以宦不達。僅以文苑稱。然則人果不可無官。官果能重人耶。

釘座梨

崔遠有文。而風致峻整。世慕之。目曰釘塵梨。言塵所珍也。後與白馬之難。

定命

古之尋常人。亦有奇者。如段文。帥南州。或旱。禱解必雨。或久雨。遇出遊必霽。民爲語曰。旱不苦。禱而雨。雨不愁。公出遊。若韓昌黎奇崛人。藍關之雪。馬不能前。此皆命之通塞爲之。淮西碑文。一仆一立。平淮西文段實勝於韓其又何疑。身後日月光。誰復辨之。

唐次者。唐儉之裔孫也。以禮部員外。貶開州刺史。韋臯表以自副。唐德宗惡而斥之。自以身在遠久。抑不得申。采古忠賢羅譏毀被放。至殺身君且不悟。爲辨謗錄。上之。帝益怒曰。是乃古昏主方我。改夔州。憲宗立。召還。授禮部郎中。知制誥。中書舍人。上雅惡朋比傾陷者。覽其書善之。謂學士沈傅師曰。凡君人者宜所觀省。然編錄未盡。可廣其書。乃與令狐楚。杜元穎。起周訖隋。增爲十篇。更號元和辨謗略。噫。次可謂苦心矣。而時君有怒有喜。豈非自己命中和鈍。而亦可觀時矣。

取幽州

宋太祖欲北伐。取幽燕。謀於趙普。以曹翰爲將。卽以翰守之。普皆不敢駁。惟曰。翰死。孰可代之。太祖默然。則明明是翰不可取。不可守。燕亦未可取。未可守。故設此。窮其辭。趙普得諫法。宋祖悟意表。奇奇。

南使折虜

孔道輔使契丹。優人以宣聖爲戲。公正色對曰。中國與北朝通好。以禮文相高。今優孟侮慢先聖而不禁。北朝之過也。北朝之意原因其孔氏而侮之也。虜君臣默然。此對似矣。而猶未盡。當曰。宣聖。並乾坤。配日月。本朝尊崇。凡皇帝幸學。四拜致禮。九夷百蠻。無不知。無不敬。而某使臣。則其裔孫也。北朝獨不

聞乎。何禮文之有。則虜之慚悔。又不止默默而已。

欽宗筭

完顏方彊。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。不下數百十。大約云。賊銳不可與爭鋒。宜逼逐出境。此譬如芻豢子弟。偶門上遇一兇人。畏而惡之。只謂家人曰。打他不過。趕他出去。既打不過。尙可趕耶。哀哉哀哉。

不學虬髯

趙永忠。秦州人。本姓胡名清。少慕班超爲人。因遊岷州。遇積石國大會。魯黎結羶。與相交善。後至交州。結羶移書永忠。告以其國。久失王子。莫知存亡。可僞爲王子歸國。永忠乃西行。結羶迎之。國相撒斯金龐斯等。咸納款焉。永忠居主位六月。致書青唐守仲威。求歸宋。或阻之曰。爲虬髯不亦美乎。笑曰。虬髯一海會耳。不足學也。狀上宣撫董貫。貫遣威至境上待之。永忠率將相偕至河州。貫掩其功。以爲拒戰。不敵而降。授忠州刺史團練使。賜姓名趙永忠。貫慮其言於朝。誣以事。謫監韶州酒稅。建炎南渡。廣東盜起。宣慰司檄諸郡。各出師討賊。詔守命永忠督兵。大破雄連諸寇。擒其酋。復解南雄圍。遣三子分兵。破循梅潮諸寇。紹興三年。被召至臨安。未及朝見。卒。初永忠開徽宗結女直圖遼。謂詔守曰。朝廷此舉。非善計也。後其言竟驗。人服其識。胡清一本作胡澄

宋用李綱

弇州謂宋用李綱。未必能滅金。還二聖。固是一說。然用李。則國勢必彊。可戰可守。僭逆僞命之法行。則人心知儆。咸思自奮。敵國卽未必滅。亦懼而連和。還轅。復三京地。自在掌握間。嗟嗟。畏彊欺弱。人情皆然。而况禽獸夷狄乎。

淵聖之酷

宋紹興中。與金人議和。時淵聖在虜中。尙無恙也。自後太后回鑾。而淵聖竟不返。初疑金人欲留以爲質。宋雖有請。彼或靳而未許。閱朱子語類。窺見其間一二。乃知淵聖之歿於虜。蓋有深故也。先是兀朮下江南。屢失利。而張通古之來。朝之忠計者。憤不肯和。宋勢蓋稍振矣。是時劉豫既廢。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。以中分宋勢。賴和定而止。旣。太后南旋。淵聖臥車前。泣曰。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。幸早歸我。我得太乙宮使足矣。他不敢望也。太后許之。且與誓而別。及歸。知朝議大不然。遂不復語。自明受太子殂。高宗竟乏嗣。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。以變動江南耳目。岳武穆嘗具劄言之。故終淵聖在虜。宋遣巫伋一迎之。後不復終請者。慮其狡謀復起。至不可區處也。後逆亮。謀掃國南下。目中已無宋矣。而淵聖在彼。終以前議致疑。慮生他變。故先戕之。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。作史者都不能舉其概。淵聖阨於虜。又阨於弟兄。白覆載來。帝王之酷。無有過者。

大劫運

梁武帝。唐玄宗。宋徽宗。會逢大劫運。三主皆聰明人。亦預知其兆。切儆於心。凡梁之捨身。唐之厭勝。宋之暗禱。無所不至。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。畢竟及禍。雖然。大劫難逃。內備雖飭。又必發之意外。今人但成敗論人耳。

南宋末造。蒙古兵勢。漫天漫地蓋來。又加以謀勇。如何禦得他。金虜悉力支撐。終歸淨盡。殘宋亦儘努睜。到此真無可奈何。此古今剝運第一。所以 太祖之功爲大。宋亡。好箇姜才張世傑。張本降人。姜被虜復歸。卽配巡遠何愧。

讀宋亡死節死難之人。上自大臣。下至戍卒。真是流涕。皇天殊欠慈憐。

錢俶

錢忠懿王俶。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。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。剛一甲子。復與父元瓌卒日同。人皆異之。杭州有保俶塔。因俶入朝。恐其被留。作此以保之。稱名者。尊天子也。今誤爲保叔。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。

歐陽永叔以妓故。銜錢惟演。厚誣其祖元佐以下。重歛虐民。或引錢氏納土後。王方贊均雜稅。減三糾爲一糾之說。實之。謂爲不誣。是則然矣。然吳越之民。追思錢氏。百年如新。錢之子孫。卽失真主。其福澤綿遠。子孫代興。至滿江南。何哉。宋雖減爲一糾。而衙前各役之費。多至破家。錢雖三糾。而一切差役俱免。又錢立國。置營田數千人於松江。闢土而耕。其奇器精縑。皆製於官。以充朝貢。民老死。無他纏累。且完國歸朝。不殺一人。則其功德大矣。而永叔無一字之及。何耶。

生他郡

宋諸大臣多生他郡。亦多徙他郡。韓魏公生於泉州。歐公生於綿州。司馬公生於兗州。二程生於黃陂。李綱生於華亭。朱文公生於龍溪。王冀公生於武昌。王荆公生於臨江。豈衙署風氣厚。外毓賢人耶。張齊賢。由曹州徙洛陽。楊億。由浦城徙潁川。韓億。由真定徙雍丘。杜衍。由會稽徙睢陽。范純仁。由蘇州徙許州。文彥博。由汾徙洛。呂公著。由壽徙洛。歐公。由吉州徙潁州。二蘇。由眉州徙潁。及陽羨。司馬公。由夏縣徙洛陽。王文正公。由大名徙開封。周元公。由道川徙九江。邵康節。由范陽徙洛陽。朱韋齋。由新安徙建安。離鄉井。去墳墓。於禮合邪否邪。或謂宋都汴。諸公之徙。亦近聖之意邪。以上二項。不能悉數。入我明徙兩京及鳳陽者。以閩右。徙雲南者。以罪謫。隸錦衣太醫欽天者。以官籍。餘大臣。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。至程襄毅由河間徙歙。則又歸原籍也。

辟幕客

范文正公言。幕府客。須可爲我師者辟之。雖朋友亦不可辟。其論甚偉。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。

簡肅心事

曹利用。方擠魯簡肅。幸真宗察知。得寢。後曹驟得罪。簡肅方病。聞之歎曰。利用何罪。但倔彊。不識好惡耳。欲救之。報已押出國門。驚急脈絕而卒。此等心事。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。

王蘇

考亭謂大蘇早用。卽是王安石。此未必然。大蘇僂。老王癡。大蘇俊。老王笨。大蘇可以機挑。老王難以理奪。考亭因程伊川惱蘇氏。因張敬夫護張浚。大賢亦有未化處。程子若能容大蘇。便是孔子。對面服得大蘇。便是西方至人。

上疏仰藥

宋仁宗。國本未立。諸公爭之不能得。有監察御史裏行。陳洙。發憤上疏。且云。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。莫若殺臣之身。用臣之言。疏上仰藥死。仁宗愍之。賜錢百萬以葬。元祐初。司馬光以爲言。官其子。洙。字思道。建陽人。慶曆二年進士。爲烏程令。有聲。

刺客同異

軍中刺客。引領待刎之事。本出韓魏公。考亭作墓誌歸之張浚。此必本於南軒行狀。豈真有是事耶。然在魏公。一以爲駐延安軍中。一以爲鎮相州宣聖廟齋宿。記事者信筆而寫。往往如此。

蘇雲卿評張浚云。長於知君子。短於知小人。然浚所短。畢竟短於君子。一箇岳武穆在面前。纔交數語。語又磊落。便巍然。趕他還山去。又殺了有文有武的曲大。所長安在。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。益憤憤矣。

浚開府視師。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。事下督府。將從之。李椿爲參謀官。亟奏記曰。復仇討賊。天下之大義也。然必正名定分。養威觀釁。而後可圖。今議不出於督府。而出於諸將。已爲輿尸之凶矣。况藩籬不固。儲備不豐。將多而非才。兵弱而未練。節制未允。議論不定。雖得其地。不能守也。書未入而師已行。又言大將勇而無謀。願授成算。俾進退可觀。毋損威重。不聽。果大敗於符離。浚之輕率寡謀如此。宋安得不弱。若李公者。籌略精明。真將相之選。如時之不用何。

石大門

石斗文。字天民。新昌人。隆興初進士。任天台尉。遷臨安府教授。與朱晦庵爲友。丞相史浩薦其學行。改樞密院編修。上書論朝政。言甚剴切。其曰。朝廷辟如萬金之家。必嚴大門以司出入。一旦疑守者而剽。開便門。不知便門之私。乃復滋甚。一時以爲名言。因目之曰石大門。除知武康軍。晚益嗜學不衰云。

辭集樂

鄒浩爲揚州教授。呂申公守揚。命浩爲宴集樂。浩辭焉。公語浩曰。他日爲翰林學士何如。浩曰。爲翰林學士則可。爲祭酒司業則不可。公被召。臨別謂浩曰。教授器識不凡。當自愛。至上前。首薦之。

金爲坤

姚祐者。元符初。爲杭州教授。堂試諸生。出易題。乾爲金。坤亦爲金。蓋福建本書籍。刊板舛錯。坤爲釜。脫二點。故姚誤讀作金。諸生疑之。因上請。姚復爲臆說。諸生以誠告。姚取官本視之。果釜也。遂升堂自罰一直。其不謹短如此。

教官全城

宣和間。陸寇猖獗。所至。同惡響應。州連陷。且五六。建瓴而下。將至永嘉。守貳欲棄城走。教授劉士英。湖州人。憤激於衆曰。吾徒誦詩書。講逆順。而俯首帖耳。以事賊乎。館下生石礪。慷慨佐之。畫守禦策。行保伍法。出奇計。數挫賊鋒。於時海內習安。郡無武備。而忠驅義感。獨特人心爲守。保全城以還天子。越五十六日。王師至。賊始驚遁。上功劉通守太原。會金虜犯城。死於力戰。卒全其節。石辭祿不居。以布衣終。

學正抗敵

宋末。國子學正周泰。臨安人。元兵至。糾衆抗之不克。而志益奮。名其子曰。思岳。思李。思文。謂武穆忠節。信國也。後徙無錫。五世孫曰廣濟。號月窗。子敷。號煦庵。工醫。嘗曰。病不能死生。藥不能生死。皆以壽考終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。曾孫炳謨。今官宮僚。皆學正公之報也。

五日受用

孫偉。字奇甫。學於劉侍制。孫初爲靜州幕官。侍制謫夷陵。自靜請見曰。某生長南方。未見北方賢士大夫。聞先生學於司馬公。此賢士大夫之冠。所以求見。不敢說從學。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。劉許。因共飯。五日與之語。旣五日。孫以所聞。盡錄爲一冊。請曰。所聞如此。恐錄記有所不審。更住半日。先生爲看過。乃辭歸。孫生平所受用。只此五日所聞。噫。古人好學之篤。與實踐精專如此。

救善類

莫汲。湖州人。自號月河。紹興間爲國子監生。秦檜惡其救拔善類。謫化州。士之秀者。多從學焉。

臨安三學

宋時以京尹之學爲國學。臨安三學之橫。乃與人主抗衡。或少見施行。則必借秦爲諭。勤以坑儒惡聲加之。招權納賂。豪奪庇奸。動搖國法。作爲無名之謗。扣閣上書。經臺投卷。人畏之如狼虎。市井商賈。無不被害。而無所赴愬。雖京尹不敢過問。一時權相如史嵩之。丁大全。極力與之爲敵。於是協力合黨。以攻大全。大全終於得罪而去。至賈似道作相。度其不可以力勝。遂以術籠絡。重其恩數。豐其饋給。增撥膳田。種種加厚。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。雖目擊似道之罪。不敢發一語。及似道要君去國。則上書贊美。極意挽留。今日曰師相。明日曰元老。今日曰周公。明日曰魏公。無一人敢少指其非者。

大盜藉口

殷文珪。池州人。乾寧中進士。朱全忠特表薦之。文珪惡其姦。逃去。全忠大怒。追捕不及。每言窮措大。率皆負心。白馬之禍。亦引爲證。古言待小人。不惡而嚴。匪直道理如此。亦以免禍息亂。况大盜握重兵而可輕犯。全忠非文珪。白馬之沉。自不肯免。要之。藉口有由來矣。

鄉官多口

澧州同知甘玉聲。陽朔人也。弘治間。條奏猺獠。積歲劫殺之慘。兵部是其言。請於上。令撫按相宜勦撫。首惡聞之。猖獗愈甚。數掠玉聲家。至取其人殺之。必欲赤族而後已。爲縣令者。又揚言甘鄉宦云云。欲盡誅汝輩。恐嚇取厚賂以爲解。嗟乎。玉聲爲地方計。未必有益。而家先受禍。爲縣官者。又因而取利。余近日均田之事。酷與相類。蓋惟口之禍如此。吁。今戒之。晚矣。

均田

命坐磨蝎。無事得謗。余不幸坐此宮。生平所被猜疑譏訕。無影無形。橫加者。都出意外。自知自忍自

憐。亦自笑。今都忘之矣。惟均田實自作之孽。豈得盡歸咎磨蝎。然此議發之已久。余有所感。揭之撫按。誤探發下。時編審已定。衆當憤結時。闕然並起。適按臺馬起莘從聘。自嘉興將至。衆往迎。大刻均田便民四字。粘於道傍。處處皆遍。因隨按臺舟。自平望至郡城。一百二十里。布滿。極目不見首尾。愈近愈多。號呼投水者。往往而是。既至。登輿。衆擁枳不得行。擒數人。旋釋之。抵署問狀。兩縣主又失辭。按臺怒。却立曰。民情如此。三日不靖。於汝乎取之。於是大議泮宮。擠排幾至隨橋。權在百姓。不在縣主矣。縣主亦怒。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。而各大族之子弟。互糾集。直犯府主。加惡聲。府主震怒。多潛遁去。有二生擴甚。自以名實之。以示無懼。遂逮捕不可解。而初發時。率其僕從可千人。抵薄焚余居。未至三里。或云小民聚且格鬪。乃返。余妻子皆憤不知。又分布郡城各門。欲執余。余亦憤不知。而守道謝某。至欲請兵虞。變。好言慰諸子弟曰。可速問之朱平海。凡洵洵者。旬日乃小止。既議上矣。撫按會題。戶部駁下。按臺怒。勒所司毋動。且行十年。是時許敬庵師。亦深爲余危之。余曰。事已然。無可奈何。第後有言入師耳者。幸以理裁。惟丁部孺公。深主其說。且屢爲解於許師。儒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。

初一冊爲辛丑年。第二冊爲辛亥年。合郡公議已定。余懲往事。不發一語。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。亦未久而不變者。我亦何成心之有。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。來問。只駁官戶貼銀一款應之。曾不知何故。臨期仍主均田。恨乃益深。第三冊。縣主曾有庵。國禎暇時偶談及。余曰。罪魁也。何取言。惟我父母。政成將內召矣。再做一篇好文字。終之造福在此。不朽功業亦在此。有菴默然。遂精心求之。以均之一字爲主。順人情。從中略爲參酌。不一月竣事。上下帖然。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。痛減思痛。毛髮尙自凜凜。恐老死無能自明。乃略敘始末。及均田初議。與贈有菴文字。存於篇末。總之所謂罪案云爾。

揭帖

揭爲均田定役。以救民命事。東南財賦之鄉。而杭嘉湖。在浙尤重。嘉靖以前。編審均徭。如庫子民皂

門廚之類。悉僉鄉民應役。朝克夕破。重以倭警。官吏侵漁。公私俱盡。於是龐御史尙鵬。首行條鞭法。計直徵銀。而民力大紓。載在名宦。尸祝至今。可徵也。又議革去糧長。以里長收糧。彼此互管。貧富通融。十年一審。大約中人之家。應役有期。力均時暇。不至破家。破亦有救。當道可謂苦心。地方亦云大幸矣。然而法久弊生。聖賢不免。遲至今日。道以人弘。豈偶然哉。請先言弊。又先言一縣日擊之弊。禎。烏程人也。辛未之審。幼不及詳。然創法未久。當無甚害。辛巳。則羅知縣用敬在事。是時豪貴把持。首進在圖還圖。在甲還甲之說。羅亦利仍舊貫。苟且了事。民雖憤鬱。懼於威刑。愛惜身命。且力未甚窮。只得隱忍。遞至辛卯。袁知縣光宇。以至今辛丑。祖迷其說。而民遂大困。不可支矣。興衰各異。偏重不均。有一甲全然無田者。有一半畝產而克至數分者。有戶絕丁存。妄報分數。而親族代當者。一僉解戶。必至逃亡。係籍則百劫不免。漏落則安坐自如。凡勢家之佃戶叢僕。疎屬遠親。與其蔓延之種。田產悉據膏腴。畝數不啻萬倍。影射挪移。飛詭變幻。三十年來。無一手一足。應公家之役。無一錢一粒。克應役之勞。今番適當鼎新之會。在上者皆大賢大良。顛望絕命復蘇。朽骨再肉。而牢不可破。殆有甚焉。不曰脫漏何妨。則曰斷然不動。開口與杖。爭辨授枷。惟圖正積賄如山。賣免買免。報德報讐。公然無忌。而一種奸猾。又從中把持。或子女。或田產器具。乘機脅奪。此誰之責。誰之過哉。亦試度五十年來。能保閭里間。圖圖甲甲。盡如其舊哉。當此勢窮理極之時。大奮便民除害之斷。力主均田。爲民造命。參酌優免。以重儒紳。均派餘田。以恤編戶。直下憲牌。責以如式。弗以批發了事。弗以異議動搖。弗以已成憚改。則恩渡與江海同深。愛戴共乾坤無極。豈不媲美龐公。且超而上哉。除後項條款外。爲革弊均田。以救民命事。應否會稿通行。理合具揭。須至揭帖者。

緒帖

再照編審之弊。不能盡言。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甲還甲兩言。重以漏丁不查。報頂不允。而民之生理盡矣。夫甲止數人。若係貧難。別無援救。貧者日貧。辟如索酒一盞之中。索肴一碗之內。斷不終日。

其偏。一也。勢家大族。實繁有徒。團作一處。罔上害人。富者日富。殊無鑿足。甚至把持官府。搖惑視聽。正論難伸。仲亦旋遏。其偏。二也。有一二已故大宦。從公存恤。未爲不可。而羣小用事。形影欺瞞。主或加充。僕盡幸免。卽背畔驅逐之輩。尙爾坐擁高貲。公然不動。泰如王侯。睥睨自若。不知何緣。概蒙顯庇。其偏。三也。等則不均。威脅愈甚。凡貧難下戶。止有逃移自盡一路。決不能控陳告訴。落水病兒。一直到底。下旣無日無天。上亦不聞不見。久成者卒難遽改。後來者無可奈何。其偏。四也。逃絕旣多。勢必累及親隣。展轉扳扯。展轉躲避。以一害十。以十害百。以百害千。其偏。五也。凡此五偏。猶其大略。至於瑣屑。罄竹難書。故處今之勢。別無善策。惟均田一節。直截簡易。若曰便於民不便於宦。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。不過數人。就中分派。大段旣定。彼亦無辭。儘有子弟奴僕。寄莊取羨。非士大夫本心。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。尙未足數者。比比可屈指數也。今長興金知縣。業行此法。彼中士夫。素稱強直。然已帖帖親認。郡中頌金長興者。萬口如一。豈可行於長興。而不可行於各縣哉。若各縣不行。無論失此機會。十年內民無子遺。而長興士夫。且將援以爲例。一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。可不慮哉。可不懼哉。千載一時。宜汲汲爲之所矣。惟仁人君子。裁之察之。遇其人而不得行。則地方氣運正厄。小民命脈當斬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

客問

或問於朱子曰。均田之說。當路斷然行之。而子從旁多口。當路其大將也。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。戰雖乍勝。敵亦甚強。又添生兵焉。與其種百萬大將。不日引旗鼓去。而子以隻身乘障。竊爲子危之。朱子曰。其然其不然。得失者事也。公私者理也。緩急者勢也。成敗者天也。天不能違勢。而可以權奪。理不能離事。而可以衡平。目前則我急。何者。當路乘山嶽之重。誰敢異議。朱生要不足當斧鑕。內無期功彊近之援。以窮人犯衆怒。如踏虎尾。如履春冰。殺機已見。烏得不懼。雖然。懼亦無益。君子道其常。不以人之洵洵也而易其節。乃若日後則在事者亦急。何者。余卽甚口。然不過一時憤激。條陳千百人。

之一耳。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。能驅使小民耶。有意罪陷大家。使之受役。且坐罪耶。天日皎然。人心不死。此七尺者一任判斷。惟是田均。而役法無定。異日必有仗害。必有更張。是在事者。能始不能終。得其名而遺其實。所謂大人作用。猶有未盡也。人情難與慮始。賢者固自不凡。諸家之紛紛常然無足怪。以操縱之權治不逞。以永久之利定新規。以公平之體換偏重。大家安之以爲當然。小民忘之以爲何有。一種伉儷。夫亦自慚且悔曰。上人良法美意如此。惜乎不勝躁。而以子弟爲俘。以奴僕爲殉。則湯武仁義之師也。夫謂大將者。剿撫兩用。胡越一家。候通萬里。民無犬吠之驚。乃始稱賢。豈其以一戰奏凱。而弃其精卒以與敵。而不顧乎。必不然矣。客笑曰。子禍不遠。旣任膽。安枕無多談。後議均役登均而大小並安公私俱妥陳筠塘太守之力居多

條議自序

守拙者必愛閒。國禎請急歸家。慈親定省外。三時禮拜。魚鳥爲羣。閒之一字。自分半生受用。高可以望傲士。下亦不失散人已矣。無端爲管城子所役。草均田一節。言之再言。目擊親嘗。殊多感慨。編衷信口。頗似譏彈。當道採而行之。一時大闕。謂劊刃沉宗。猶未足盡朱氏之臯也。初只假筆端自遣。實不意遂見施行。又不意萬衆從而鼓踊。役徧豪人。累纏臣室。揆之情理。委自不堪。總之造物妬聞。故以不相干之事擾之。非直德薄命薄。自驅陷穽已也。縱免者如江湖之魚。悠然以逝。束入者如山中之獸。卽是麒麟。亦難安頓。客有云云以告者。笑而不答。歸之有命。旣先慈見背。困臥無事。一日曝書。偶見彼時底稿。讀之且慍且激。憶敬菴許師。請禎學問不足。樂之初水部。論亦如之。良師良友。政自難得。若早奉教。何至猖狂。然而功罪所由。終不可泯。謹將原揭。不改一字。存之梓工。以俟大人君子。要見狂悖。止亦如斯。事辭別無波及。憤同當轍。情異含沙。望在改絃。心非扞罔。苟有益於細民。當無辭於大僂。本末旣已詳明。罪案可以公判。至於家居梗概。衆論是馮。天地鬼神。黑白難變。若夫多口殺身。則古人云。合六州四十三縣鐵。不能爲此錯。拙竟難全。嗟何及矣。

駁宦戶貼銀一款

貼銀在小民對支。其力相抗。或可入手。若以士夫論。頑。癡人也。只從自身上體帖。最急官銀。蒙縣主持帖來催。遜謝。待明日矣。束脩最要緊。無所恠。然遇節令。或散館。數日皺眉矣。猶曰囊之缺也。其以書帕至者。每兩賞五分。已至微細。有不九折八折者乎。折矣。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。此雖世套。亦人情之常。若以貼役持券而至。必孔夫子。陶朱公。合爲一人。又當暇閒喜懽時。自可立地發出。三者少一。吾知其必可得也。再從身上體貼。門戶非高深也。僕從非簇擁也。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。至矣。家人有不索謝者乎。拒而有不怒。肯再通者乎。通矣。良朋勝賞。雅歌投壺。有暇料理及此乎。若夫湛思續文。或愁穴疾病。與留得一錢之時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。去而復來。來而復如故。又去又來。其人或怨嗟。或無狀。有肯容而怒且。與之如數者乎。委之家督。督有賢於其主者乎。進之必曰官收之。官散之。官可盡法。手脚愈多。弊不滋甚乎。法當稽其所弊。有名無實。斷然不可。天日在上。我輩官法難加。民隱難達。妻子奴僕。皆塗掩耳目之人。圖史文章。亦雕喪心術之具。無可自致。只是出力當差。貢。天子。臣職也。替小民。鄉誼也。消災積德。大利也。習事練手。遠謀也。故貼銀之說。諸公謀之。當道主之。頑決不敢聞命。在宦言宦。狂瞽之見止此。別有高論。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。

曾有菴贈文

公之蒞我邑也。大要嚴不束濕。寬不隨流。明足懸斷。而敏又足以赴機。雅潔性成。尤能彊記。過目入耳。終身不忘。歷政餘四年。正直編審。此我郡先二十年變法。余實建議均田。至今爲口實。供刀俎者。衆方觀望。公精心處之。念此字安得有弊。或者幣自議生。謂領議之人。得陰陽上下其間也。停之審則立推必衆。所允服始爲責成。妙在嚴任。而出之速。又或者弊自隔生。謂上下隔絕。情不得通也。令凡議有未盡者。再三往復。必愜當而後止。寧滅毋增。甯豁毋署。絕不震以威。施以敲朴。妙在用和。而出

之遲。又或者弊自左右生。謂供役諸人。得窺伺行其術也。就一二質實畏法者。諭以至誠。密爲體察。其人感激効用。等爲身謀。視如家事。互相告誡。密佐聰明。妙在慎擇。而守之確。於是高卑遠近輕重之際。各叶于則。單赤者盡除。負重者減等。縉紳優而不漏。閭閻摘而不驚。萬衆懽然。四境謐若。均之一字。始爲曲盡。克臻大成。此皆他人心思所不及。精神所不到。然亦惟公行之。能握機中的。有歸於神明嘿成之中。而余初議之罪。或者因之少解。夫今之賢令尹。不過五年。見德。編審則垂之十年。果其盡美。又可引之數十年。公承前草創。啓後規模。此之功德。垂之永永。當日龔黃卓魯。未知何如。乃以真心任事。淪浹恩施。要亦斯止矣。余沉沉宇下。樂觀厥成。以極蹇極巖之夫。世皆欲殺。公撫之有加。而余最與細民相習。所見出入耕作。無不舉手加額。願公此去。居要路。爲大官者。不知何脩得此。蓋亦至和之旁礴。天籟之自鳴也。余久閣筆。無意當世之得失。第良心尙在。言其所明。其于贈行之文藻。蔑如也。

先兆

余既坐均田得罪後。徐檢吾以撫臺一行於蘇松。衆大闕。謂崇發自吳興。徐玄仗。以鄉紳一議于嘉禾。與賀伯闇相駁甚苦。今不知何如。大約彷彿均之一字爲主。而賢有司臨期參酌。故得相安。近來田價日增。不知時和年豐。既庶且富。使然。抑田役均平。民不甚苦樂。趨爲長久計也。記得先慈嘗戊午歲朝。夢太守至家編役。寤而余生。而余甲申館於匯沮潘氏。一夕三夢。甚清。初爲烏程知縣。夢中深思。鄉黨如何相處。比覺。以爲雜亂無當。少選。合眼。陸湖州太守。再合眼。陸浙江布政。起來失笑。由今思之。皆田土戶籍官也。一生作業。神先兆之。想數有不可逃者。亦何用懟且悔也。

天文

國朝最重天文。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。爲都給事中。陞太常少卿。管欽天監事。考正曆法。癸卯予告歸。

。再起掌監事。日食陳修省之要。蓋公原占籍欽天監。精於天文故也。後改巡撫。歷官南禮書。卒贈太子少保。嘉靖初。南給事中華湘。主事樂護。改光祿少卿掌監事。後以傳禁書。出爲知州。

帝車

斗爲帝車。運乎中央。說者謂斗君象。故謂之帝。運動不居。故謂之車。又古者造車之初。有取於斗柄。下鐃龍角之象。則所謂帝車者。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。唐有北斗賦。王伯恂復爲帝車賦。實一題也。

五星聚

嘉靖三年。五星聚於營室。司天樂護上言。星聚。非大福卽大禍。聚房周昌。聚箕齊霸。漢興聚東井。宋盛聚奎。天寶聚尾。祿山亂。占曰。天下兵謀。星聚營室。

彗星

萬曆五年。彗星之異。光芒數丈。掃東南。經歷斗女凡三度。觀者無不駭絕。一曰蚩尤旗也。嘉靖八年。亦有此異。

王李二生

但調元。江右人。有高才。鄉舉。遊瓊州。遇王某李某某講天文。奇之。謂爲異人。盡得其說。癸丑會試策第三問。偶及天文。條對甚悉。謂前代及 昭代諸名家。皆不足信。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人修定。其一二場佳甚。主試葉師相取爲會元。定已七日矣。閱至此篇大驚。批云。如此荆棘之世。何物二生。乃妄言。又有妄信者。公然筆之試卷。遂致斥落。然則此生瓊州之遊。豈非尋業對。自陋其進乎。故天下奇異之事。奇異之人。在見者擇而用之。不可胡行亂說也。

雷電

二月雷乃發聲。聲發五日而始電。電閃雷乃益震。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。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。擊而熱。火乃出焉。非二物也。

祈雨法

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。貯水巨甕。雜柳枝。聚蜚蜴寢其上。復以木固其泥封。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。雨立至。此宣城徐華陽尙書試於蜀中有驗。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。不虛矣。

藏冰

南方冰薄。難以收藏。用鹽灑冰上。一層鹽。一層冰。結成一塊。厚與北方等。次年開用。味略鹹。可以解暑愈病。

雪報

春雪不宜過多。若多。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。俗謂之雪報。最傷農。

雪篷

黃哲。番禺人。字庸之。有學行。國初聘入翰林。應制常上意。尋出知東阿縣。浪溪有怪物啖人。哲爲文禱於天。須臾風雷大震。一青蛟斃於水上。人稱精誠所感。初北上時。倚篷窗聽雪。詫曰。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。莫是過也。欣然自酌。人稱雪篷先生。

余錄黃先生事。時乙卯臘月廿七日。在餘溪舟中。蓋余誕辰在元日。且屆六旬。以病如徑山避之。正大

雪。有感先生聽雪之題。冷冷會心。余嘗有雜記曰。風來有影。非塵也。雪下有聲。非珠也。意亦如此。然先生自東阿歸。橫經受徒。歲凡數百人。又多名士。復徵判東平。坐誣誤死。余盡謝親友。以文贄請教者。瞠目不答。并絕意仕進。人亦力擠且溺之。決不復然。然則學遜先生而禍。吾知免矣。惟聽雪有感。欲作歌未能也。

蜀雪

趙綸。字廷言。上海人。進士。爲內江令。識拔趙大周。先生有善政。民有利姪財。手及七人者。給爲盜。公片言折伏。衆驚以爲神。蜀素無雪。是歲雪盈寸。又蝗不入境。粟一莖五穗。士民刻石稱三異。僅南京刑部主事卒。

迄南雪至少。而吳元年二月。昆明縣。雪深至七尺五寸。

雪三色

神宗四十四年正月。大雪。無錫有黃紅黑三色。城中屋瓦。勿論大小人家。俱有巨人跡。不知何祥。丙辰二月廿六日。時清明後六日也。余掃先墓。過唐栖。下雪珠。濺入簷窗。甚巨。鷓首頃刻可掬。

望氣

吳元濟未破數月。吳武陵自峽石望東南氣。如旗鼓牙盾。皆顛倒橫斜。少選黃白氣出西北。盤蜿相交。武陵告韓愈曰。今西北王師所在。氣黃白。喜象也。敗氣爲賊。日直木。舉其盈數。不閱六十日。賊必亡。夫天見其祥。宜修事應之。且洄曲守將。急緩不可使。吳城賊將趙曄。詐而輕。若以兵誘之。伏以待。一舉可奪其城。則右臂斷矣。

節令

文皇時。上元節午門張燈。聽人縱觀。示與民同樂之意。庭臣有父母。多奉之來觀。上聞甚喜。至加賞賚。十三年正月壬子。燈山焚。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。都督同知馬旺與焉。上甚惋惜。時在北京。

敕 皇太子修省。凡各衙門追送物料。悉皆停止。以紓民力。

正統中。每歲立春。順天府。別造春牛春花。進 御前及 仁壽宮 中宮。凡三座。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。爲錢九萬餘。景皇卽位。以明年春日。當復增三座。宛平坊民相率陳訴。言被兵之後。人戶耗滅。供辦實難。其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。從之。

西湖志。謂清明前兩日爲寒食。琴操。則曰前十日。一曰前三日。

俗云。夏至有風三伏熱。重陽無雨一冬晴。驗之殊不然。及閱感精符云。夏至酉逢三伏熱。重陽戊遇一冬晴。乃知俗說之訛也。

五月五日。江南曰競渡。陝西洋縣曰踏石。

六月六日。日未出時。汲井水。用磁罌盛之。入黃瓜一條於中。黃蠟封口。四十九日瓜已化盡。水清如故。可解熱毒。

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。張說上大衍曆序云。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。赤光照室之夜獻之。又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。表云。月惟仲秋。日在端午。則凡月之五日。皆可稱爲端午也。盧頊傳云。是夕冬至除夜。又陳師錫家享儀。謂冬至前一日爲冬往。往者冬除也。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爲然也。太平興國三年七月。詔七日爲七夕。至今仍之。

夔門有武侯八陣圖。士女以七日遊此。謂之踏碛。八陣圖。一在夔州之永安宮。一在新都之彌牟鎮。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。乃武侯從伐吳。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。非也。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。入蜀時所布。非伐吳也。先主伐吳。武侯未嘗從。惟臨終受遺托付。又一到永安耳。而說者謂孔明預知先主敗走。設此以迷陸遜。未知果否。

臘者接也。新故相接。故大祭以報成功也。夏曰嘉平。殷曰清祀。周曰大蜡。漢改爲臘。

月忌

凡五月五日生者。多不利。其最著者。如宋徽宗改天甯節於十月十日。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二月。蓋亦因俗忌也。以帝后之尊。尙不能免。異哉異哉。然則五國城之酷。十香詞之寃。又何尤於粘罕乙辛耶。

俗忌五月。官曆不與焉。此是正當道理。不必言。然亦有可異者。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。果有靖難之師。建文一支。灰飛不必言。而文皇之勞苦。亦已甚矣。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。皇后錢氏。皇后遂多病。無所出。又七年。英宗北狩。后在宮中伏地祝天。晝夜不輟。因而流濕折股。又幽棲南城者六年。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。尋卒。無子。歸葬西山。帝王如此。而况民家。則忌之未嘗不是也。

律灰

律管吹灰。術甚微妙。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。方驗。餘灰卽不動也。

九州不同

爾雅九州。冀州。冀。近也。在兩河之間。其氣清。厥性相近。豫州。豫。舒也。在河之南。其氣著密。厥性安舒。雍州。雍。壅也。東據龍門。河西距。其氣蔽壅。厥性急促。荊州。荆。強也。又警也。北據荆山。南及衡陽。其氣燥剛強梁。又南蠻數爲寇逆。常警備也。揚州。揚。陽也。據淮南。距海。直大陽位。其氣燥勁。厥性輕揚。兖州。兖。信也。越濟水西北至河。其氣專。厥性謙信。徐州。徐。舒也。東至於海。北至岱。其氣寬舒。稟性安徐。幽州。幽。要也。自易水至北狄。其氣深要。厥性慄悍。岱之正東曰青州。以青丘名。東方少陽。其色青。其氣清。東北據海。西南距岱。曰營州。以營丘名。蓋今遼東西之地也。此爾雅之文。上與禹貢不同。下與周禮又異。禹別九州。有青徐梁。而無幽并營。是夏制也。周禮。周公所作。

有青并幽。而無徐梁營。是周制也。爾雅有徐幽營。而獨無梁并。疑是殷制也。據此。則爾雅又在周以前。郭景純之序。無乃未盡與。杜牧云。冀州者。以其恃彊不循理。冀其必破弱。雖已破。冀其必彊大也。并州者。力足并吞也。幽州者。幽陰慘殺也。

西南寒暑

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。不甚相遠。獨西南隅異。如黔中則多陰多雨。滇中則乍雨乍日。粵中則乍暖乍寒。滇不寒不暖。黔中之陰雨。以地在萬山之中。山川出雲。故晴霽時少。語云。天無三日晴。地無三里平也。粵中之乍暖乍寒。以土薄水淺。陽氣盡洩。故頃時晴雨疊更。裘葛兩用。兼之林木蒼蔚。虺蛇噓吸。煙霧縱橫。中之者謂之瘴瘡。宜也。獨滇中風氣。夏不甚熱。冬不甚寒。日則單夾。夜則泉絮。四時一也。夏日不其長。冬日亦不甚短。刻漏按之。與曆書。與中州。各差刻餘。又鎮日咸西南風。更不起東北。冬春。風刮地揚塵。與江北同。即二三百里內。地之寒熱。與穀種之先後。懸絕星淵。地多海子。似天造地設。以潤極高之地。亘古不潰不壞。猶人之首上脈絡也。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。勢極高而寒。以近南故。寒煖半之。以極高故。日出沒。常受光先。而入夜遲也。

府州郡縣異同

春秋時。縣大而郡小。秦并天下。郡大而縣小。漢有郡國。皆統於州。然州乃分部之名。或十二或九。及南北分裂。彼此相冒。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。而郡即帶焉。隋并天下。廢郡存州。州即郡也。煬帝改州爲郡。而州之名廢。唐又罷郡置州。而郡之名廢。其實一也。宋元以來。設府於州。州即府也。我明府州並存。但州有直隸者。有屬府者以此稍異。

雲南自段氏改天水。有郡之名。胡元入主中國。有州之名。我明始有府之名。惟雲南縣則始於漢。各府地方。其平洋曠遠。自平陽府而外甚多。至山谷幽邃。而又遼闊者。莫如漢中府。自鳳縣至白河。

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。東西一千二百餘里。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。設官雖多。勢不相及。其地分屬鄭臺。于金州添設僉事。控制尤易。產藥甚多。何首烏。有一顆至十餘斤者。然枵落無味。不堪用。余曾試之。笑其大而無當也。

金州謂秦頭楚尾。余謂當作秦尾楚頭。

古揚州。山有會稽。今分於浙。水有彭蠡。今分於江右。震澤二江五湖。今分於蘇州。亦猶烏程之分爲一州六縣。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爲松江三縣。又分嘉興也。

地名支干

西安府南百里。有子午谷。有子午關。杜詩。故人今居子午谷。獨在陰崖結茅屋。是也。陝西西鄉縣有子午谷。子午水。宜君縣亦有子午水。慶陽府合水縣有子午山。廣東惠州有甲子門。成都綿竹縣有庚癸山。福建福州有丁戊山。汀州府有丁水。有寅湖德化有丁溪。廣西桂林府有癸水。陝西沔縣有大丙山。有丙水。有丙穴。杜詩。魚知丙穴由來美。是也。湖廣辰州有辰溪。辰水。酉水。酉陽。大西山。小西山。湘東王釋賦。訪酉陽之逸典。是也。其源皆起於漢之戊巳校尉。

地名訓義

地名樸陽。讀作藥陽。蓮勺作輦勺。隆慮作林慮。蕩陰作湯陰。不羨作不郎。平輿作平預。宛句爲寃劬。沙羨爲沙夷。不其爲不基。太末爲闔末。番和爲盤和。烏氏爲烏支。龜茲爲丘慈。番禺爲潘禺。荔浦爲肆浦。陽夏爲陽賈。如此類甚多。此必有義。未能詳考也。

五嶺

裴氏廣州記云。五嶺。大庾。始安。臨賀。桂陽。揭陽。鄧德明南康記云。五嶺者。臺嶺之嶠。五嶺之第一

嶺也。在大庾。騎田之嶠。五嶺之第二嶺也。在桂陽。都龐之嶠。五嶺之第三嶺也。在九真。萌渚之嶠。五嶺之第四嶺也。在臨賀。越城之嶠。五嶺之第五嶺也。在始安。都龐。水經注作部龍。萌渚。輿地志作明諸。徐廣曰。五十萬人守五嶺。淮南子曰。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。翡翠珠璣。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。分爲五軍。一軍塞鐔城之嶺。一軍守凡嶷之塞。一軍處番禺之都。一軍守南野之界。一軍結餘干之水。注。鐔城在武陵之南。接鬱林。九嶷在零陵。番禺在南海。南野餘干在豫章。其說五嶺又不同。併志於此。俟考。

渡瀘

孔明出師表。五月渡瀘。今以爲瀘州。非也。瀘州古之江陽。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。卽黑水也。其水色黑。故以瀘名之爾。沉黎古志。孔明南征。由今黎州路。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。自兩林南瑟瑟部。三程至巖州。十程至瀘水。瀘水四程至弄棟。卽姚州也。今之金沙江。在滇蜀之交。一在武定府元江驛。一在姚安之左卻。據沉黎志。孔明所渡。當是今之左卻也。瑟瑟一作虱虱。兩林。今之邛部長官司也。

胸忍

漢地理志。有胸忍縣。顏師古注。音劬。誤也。按說文。胸。楷挺也。其俱反。字旣從句。與地名何干。通典作胸認。胸音如順切。認如尹切。讀如閤齋。通典之音得之矣。而字作劬。則因漢志而誤也。當從胸。乃叶閤字之音。胸認。蟲名。夔州地多此蟲。遂以爲名。又謂胸認屬漢中。亦誤。檢地志。漢中實無此縣。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。橫石灘上。土之云。驛之左右。胸認故地也。辯文字與辯識方者。宜知之古。李巽巖胸忍辯。可謂互證。考千古之謬矣。

息壤

千里。西南達縣一千三百里。北至金州九十里。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。中間遼闊乃爾。大約谿山膠結。而居民稀少也。其景象亦可思已。

楸船

戰國時。楚項襄王遣將莊蒙伐夜郎。軍至且蘭。楸船於岸。步戰滅夜郎。後人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。乃名其地爲牂柯。牂柯。繫船筏也。
哀牢。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。今以廣西爲哀牢。想必有據。

新豐南遷

嘉禾城東三十餘里。鎮曰新豐。塘曰漢塘。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於汴。又南遷於此者。

洞天

普安閩洞。天下洞天之首。

長樂縣有華陽洞。洞庭山有林屋洞。我湖有黃龍洞。余皆得遊。奇詭不可殫述。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。遊者必臥板上拖入。故進者絕稀。

滌有秋山洞。每天霧。卽洞燥欲塵。將大水。飛瀑從洞出。頭高丈餘。如疋練。老農視此覘旱潦。

白路貫頂

泰山懸崖絕壑。不可攀援處。時有白路迤邐。貫頂而上。蓋因風雨晦冥時。猶龍求珠不可得。怒抉其石致然。理或有之。且不獨泰山也。

火井

阿迷州。有火井。煙來水出。投以竹木則焚。邛有火井。以外火投之。生燄。光數里。

幔井見月

宿遷縣西北馬靈山。凡中秋遇月。張布幔其上。月光照井。一無所隔。餘日則否。時有白氣沖出。下必有異。人不能測。

聖井

陳高祖。生我湖長興下若里。其宅址猶存。去太湖僅十餘里。以東弁山爲案。六水環注焉。宅有井。相傳始生時。井水沸出以浴帝。名曰聖井。有紅羅浮出焉。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。歸震川先生爲令。往視。作亭於上。勒銘焉。

泰州井

泰州有天女纒絲井。相傳董永行孝之所。每蠶熟時。井中有白草。根長丈餘。如絲。又有度軍井。泉雖淺。常不竭。汲且盡。擊其欄。泉復溢出。岳武穆經略通泰。領兵過此。飲之不竭。故以名。元淮南王聞其異。取欄置庭井中。擊之無驗。遂送還。至今人呼爲聖井欄頭云。

井署井脈

賈制使守揚州。有黃冠持畫軸來見。展之皆雲章鳥篆。不可識。問之亦不應。冉冉上昇。足有紫雲。急拜禱曰。已涉下界。奈何不留遺跡。黃冠復下。趨出。入后土祠井中。因繩獄囚下視。見一洞。署曰玉勾。復使入。則水漫不可尋矣。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。味極甘冽。脈與蜀江相通。有老僧洗鉢蜀江。失之。從井浮出。爲寺僧所得。凡數年。老僧過而見之。驚曰。何緣到此。脫衲衣贖歸。

山池船

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。出泉幽時不涸。弘治間。池偶湧沸。流出一敵船。船有篷。篷有斷繩。

蝦池

白蝦池。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。余仁合家左。廣七丈。深三丈。清獻趙公拊嘗館其家。後爲四川制置使。以白蝦遺仁合。仁合朴雅。不好玩弄。置之池內。厥後生息不絕。有求而他畜者。其色變赤。

石潭

安定縣後深潭。有兩石似龜。或擊折一頭。江水爲赤。數年又有五泥人。卓立如人形。知縣有清德。則沙開成潭。而泥人出。若貪污。則淤塞而泥人隱。相傳吳定實羅昌作令時。潭深數丈。餘皆填塞。

峽嶺山洞

中宿峽。一曰峽山。在清遠縣東。山對峙江中。秦趙胡曾釣得金鯉魚。可重百斤。貢之秦王。有釣鯉台。東有尉佗口口城。南有標幡嶺。唐大歷間哥舒晃叛。州將來口口神人謂曰。見幡卽回。及晃半回師。山頂有口口口雲山在番禺東。山高無泉。有龍化爲九童子。泉遽涌出。時有五色小蛇。蜿蜒其間。下爲大小水簾洞。秦安期生隱處。始皇嘗遣人訪之。或云。子城東遺跡尙存。蒲澗溪澗中產菖蒲。一寸九節。食之僊。

崇陽洪

崇陽縣北。有崇陽洪。兩山相夾。中有三洪。堪輿家謂鑿山有利。遂興工。石工暴病歿。乃止。久之山長

復如故。

石油

延安府延長縣。石油出自泉中。歲秋民勺之。可以燃燈。亦可治毒瘡。浸不灰木。以火蒸之有燄。滅之則木不壞。

周公廟泉

岐山縣有周公廟。廟有潤德泉。在東北隅。世亂野涸治則出。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。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。雷風交作。山澤震裂泉乃復出。蓋不知涸已若干年矣。

溫泉

溫泉最多。而驪山安甯爲佳。驪山泉。出有二穴。朔後出左穴。望後出右穴。澆田至五里外方冷。煖水灌禾必枯。而此水無恙。其泉清澈。深五六尺。毛髮都鑑。又水中蹲綠玉石。坐而浴。甚佳。驪山泉。出穴甚熱。到浴池正溫。安甯出穴即可浴。然初浴覺稍熱。久之反溫。新安黃山。溫泉亦佳。余嘗浴之。正溫。雪天坐樓上望之。氣竄出如蒸雲。泉當大嶺之下。販米者踰嶺而來。弛擔就浴。必百十人。溷甚。少鮮卽清。蓋泉出右穴。流於左方也。初出處。手之甚冷。楊用修以硫黃實之。恐未必然。浴而有硫黃氣者是也。斯最下。

靈泉

博平縣西三十里。有靈泉。一名涵管洞。巨石甃成。六管三竅。以洩暴水。永樂九年。疏會通河。其水遂塞。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。一會通河。不但通穿北咽喉。而天地之氣。賴以節宣多矣。

甘泉

東昌往平縣西北。有丁家岡。出泉甘冽。釀酒甚美。諺云。往平丁塊酒。又稱曰酒泉。余同年程肖莪。嘗就岡下。造酒以歸。號爲天下第一。余過訪飲之。眞絕品。當與易州相配。

鹹水泉

萊州府濰縣有鹹水泉。在濰東三十里劉邨。地勢甚高。平泉流數十步。伏流於地。他水在左右者皆淡。惟此泉獨鹹。因甃爲池。立祠祀之。其地去海近。豈一竇所通而然。亦奇。

第四泉

天下第四泉。在上饒縣北茶山寺。唐陸鴻漸寓其地。卽山種茶。酌以烹之。品其等爲第四。邑人尙書楊麒。讀書於此。因取以爲號。一曰臙脂井。以土赤名。

石穴泉

蜀黔之水。都出石穴。處州東十里有龍泉。或一日一漲。或三日一漲。消則清。漲則渾。人莫能測。若京師玉泉之甕山。我湖之廣茗山。自趾及頂。在在從石罅溢出。而草翳之。又不必穴也。

品水

黃諫。字廷臣。臨洮蘭州人。正統壬戌及第三人。使安南却餽。陞翰林學士。作金城黃河二賦。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。好品評泉水。自郊畿論之。玉泉爲第一。自京城論之。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。作京師水記。每進講。退食內府。必啜廚井水所烹茶。比衆過多。成寒暑罷講。則連飲數杯。曰暫與汝辭。衆

皆譁然一笑。石亨敗。以鄉人有連。謫廣東通判。評廣州諸水。以雞爬井爲第一。更名學士泉。諫博學多藝。工隸篆行草。而尤長八分。後詔還。卒於南雄。

禁城中。外海子。卽古燕市積水潭也。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。繞出甕山後。匯爲七里濼。紆迴向西南行數十里。稱高梁河。將近城。分爲二。外繞都城開水門。內注潭中。入爲內海子。繞禁城。出巽方。流玉河橋。合外隍入於大通河。其水甘冽。余在京三年。取汲德勝門外。烹茶最佳。人未之知。語之亦不信。大內御用井。亦此泉所灌。真天漢第一品。陸羽所不及載。至京師常用甜水。俱近西北。想亦此泉一脈所注。而其不及遠矣。黃學士之言。真先得我心。

南中井泉。凡數十餘處。余嘗之皆不佳。因憶古有稱石頭城下水者。取之。亦久佳。乃令役自以錢雇小舟。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。澄之微有沙。烹茶可與慧泉等。凡在南二十一月。再月一汲。用錢三百。以此自酌。人或笑之。不恤也。

俗語。芒種逢壬便立霧。霧後積水。烹茶香冽。可久藏。一交夏至。便迥別矣。試之良驗。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。或者夏至一陰初生。前數日陰正潛伏。水陰物也。當其伏時極淨。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。故獨存本色爲佳。但取法極難。須以磁盆最潔者。布空野盛之。需一物卽變。貯之尤難。非地清潔。且墊高不可。某年無雨。挑河水貯之。亦與常水異。而香冽不及遠矣。

又雪水。臘水。清明水。俱可用。但雪水太澹。取不能多。惟貯以醱熱毒有效。

家居苦泉水難得。卽以意取尋常水。煮滾。總入大磁綱。置庭中。避日色。俟夜天色皎潔。開綱受露。凡三夕。其清澈底。積垢二三寸。亟取出。以罈盛之。烹茶與慧泉無異。蓋經火煨煉一番。又溫露取真氣。則返本還元。依然可用。此亦修煉遺意。而余創爲之。未必非水經一助也。他則令節或吉日。雨後承取。用之亦可。

石名

鄭磁之青石。萊州之白石。絳州之斑石。洛水之石卵。吳越之奇石。此宋所採者。國朝白石。採之近畿之大石窩。宋時未入版圖。斑石取之徐邳二州。顯陵之役。棗陽出白石。若神啓之云。

奔石

昔有神人驅石之海。祝曰。蒼蒼爲牛。鑿鑿爲羊。羊牛來斯。曰驟而驟。石皆羣奔。鞭之流血。既出谷。遇老姥。問之見吾羊否。姥曰。奔石也。羊吾不知。又問見吾牛否。曰奔石也。牛吾不知。神人曰。惜爲汝道破。因忽不見。惟羣石存焉。

磬石

寶慶府東五里。康濟廟有一石。約長五尺。闊一尺四寸。厚一寸五分。中穿爲竅。置鐵索懸架。以爲磬。擊之有聲嘹唳。聞五里。上有二線紋。相傳昔有漁者。兄漁於江。穫金片以歸。兄弟爭分。遂化爲石。因昇廟中。

津石

宋元祐中。韓相國玉汝帥長安。築通津大石梁。督責有司。急鉅石無所出。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。吾可應命。詰其所來。曰。吾青州石氏丈人也。居某所。以齊封人辱吾。文面之垢。若干年矣。倘起吾泥塗。磨洗吾垢。與今相國任津梁。以濟世之病涉者。非吾之至幸與。明日。抵某所。果見一穹碣在泥中。楊光遠碑五代時事丈之。應所科。磨其刻。鑿至津所。柱於津。而梁落成。

石婦

廣平府城東莊。有二石婦。俗呼爲石婆。其一折腰。莊人相傳。夜有一婦人。入人家竊飲水漿。防者

以乃中之。赤不知爲何物也。明旦覩石人。其一腰下兩斷。遂以爲異。成來筋子。元旦濃抹麝脂。焚香拜禱。頗有驗。遂構亭以居云。

娥石

漢彭娥。時遭亂。娥方出汲間。賊至。棄汲器走還。與賊遇。賊縛娥出溪邊。將污之。溪邊有峭壁。娥呼曰。皇天有神否。我豈受污於賊奴之手。遂以頭觸石者再。山忽開數丈。娥卽趨入。賊急逐之。山復合。賊皆壓死。娥遂不知所在。遺下汲器。化爲石。形似雞。山曰石雞山。潭曰女娥潭。

醒酒石

李德裕醒酒石。在河南長春殿南。色微青。今改曰婆蘿石。作亭覆之。因以名。然不若仍舊名爲得。大凡古人命名。政不必易。

五丁石

五丁石道。在漢中府褒成縣境。漢永平中。司隸校尉陽厥。又鑿而廣之。

太湖石

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。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。參知政事。文章議論。有裨於當時。宋史軼不傳。公崑山縣人。韓侂胄用事。隱居十年。於所居地名石浦。闢西園。壘致太湖石甚富。至今往往流落人間。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。可弔也。獨其在學宮者。爲四方過客之所瞻仰。其家間大石尤奇。旋轉作人舞。而形質恢詭。類黠師所率之夷舞。若以甲乙品第。常在學宮之上。歸震川先生得之。記云。公我鄉之先哲。余朝夕對之。復如對公。前十年於閩門劉尙書宅。得一奇石。形如大旆。迎風獵獵。髣髴漢大

將軍兵至鬪。大風起。縱兵左右翼圍單于。驃騎封狐居胥。臨瀚海時也。久僵仆庭中。今立於西垣云。
朱勛進太湖石。昇者千人。徽宗封曰盤固侯。

怪石

英德江中。有怪石爲患。衆神之。創廟祀焉。霍渭厓毀其廟。未幾。雷擊去其石。洪濤驅沙江爲安流。清遠飛來峯有虎患。霍移文山神。虎遂絕。今其文豎寺中。世呼驅虎碑。

廟石

石船石帆。鐵履鐵屐。郡國志。塗山有石帆。長一丈。云禹所乘者。丁道四蕃志。聖姑從海中乘石舟。張石兜帆至此。遂立廟。廟中有石船。船側掘得鐵履一量。寰宇記。宋元嘉中。有人於石船側。掘得鐵屐一雙。會稽記。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。二物見在廟中。蓋江北禹廟也。

田州石

初岑猛之將變。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。傾臥岸側。其時民間有田石傾。田州兵。田石平。田州寧之謠。猛甚惡之。禁人勿言。密起百餘人。夜平其石。旦即復傾。如是者屢屢。已而果有兵變。盧蘇等既來投順。歸視其石。則已平矣。

劍門皆石。無寸土。潼關皆土。無拳石。

南宮舊物

臺中九華石。此東坡題識。高不能踰指。廣僅周尺。蟻帆橋怪。山立九峯相屬。如神剗鬼斲。米南宮舊

物。後入嚴東樓家。尹潤山有記。

石碣

弘治初。廬州府店埠東北。居民修橋。掘土。得小石碣一。長可三尺許。上鐫慎縣界三字。背刻少避長賤避貴六字。

石箭石鯨

文王射於豐。有石箭一枝。長二丈五尺。圍四尺七寸。見存。因名曰文王山。其對峙者。曰武王山。今在同官縣內。

渭水石鯨。長三百尺。

石光射人

正德六年。桐君山下。傍江有石發白光。皎潔閃爍。圓大如籛箕。每日自巳至未。射人目。燭數里。遠近皆往觀。如是者彌月而止。

石人賭錢

雷州治前。立石人十二。執牙旗兩旁。卽今衛治是也。忽一夜。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。乃石人得錢數千。次早聞於郡守。閱視庫藏。鎖鑰如故。而所失錢。如所得錢數。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。其怪遂止。

石青

永樂十七年。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塘。用工多而所得甚少。忽見青蛇隨所往。二百餘步失之。發其下。得石青加倍。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。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。

文石

王之輔。新城人。大名同知。壽工興。督採文石於黎陽。鑿地無所得。有田父言。丙夜見火光燭地。狀如星隕。且往視之。文石在焉。得萬餘方。

獻石

屠丹山太宰父松窗公。好治魚池。及丹山母憂時。將鑿池以悅其意。而未得也。一夕夢神人謁曰。吾當獻之。覺而大驚異。已而于居之乾隅。購得隙地。因鑿池。得石多且巨。又瑰奇可愛。嘆曰。夢徵矣。殆天意乎。乃卽池爲山。名曰天賜巖。構亭於池前。曰樂親亭云。

端溪石

端溪舊石。久不可得。萬曆間採珠內臣至其地。測舊坎。水渌數丈。用皮囊絞至百日。水盡。人縋而下。拾取。鑿成零塊頗多。水忽大至。縋者亟上得免。時愁山和尚在彼覓得。致王損菴五六方。大者長尺餘。高半之。召匠依古式琢成。董思白題識。細潔瑩淨。宛如碧玉。天然奇珍可愛。

社義立石

黃裳。字迪吉。番禺人。在政和時修縣誌。論社所以主石之義。曰。社祭土。主陰氣也。夫陽氣積而成天。故其精爲星。陰氣積而成地。故其精爲石。石擊則星出。陰動生陽也。星隕則化石。陽變爲陰也。土爲陰氣之積。而石乃其精。故社以石爲主。時稱其善論。

無字碑

泰山頂上有無字碑。色碧。文理極細。高可三丈。每面六尺。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。乃于闐國所進。

癸巳碑

龍泉關壇山石。上有吉日癸巳碑。乃周穆王所刻。筆力遒勁。有劍拔弩張之勢。今移贊皇儒學儀門內。

韓文公碑

南海廣利王廟。在番禺南。廟有唐韓文公碑。玉簡玉礎。篆籀精緻。鄭細出鎮時。林靄守高州。獻銅鼓。面闊五尺。臍隱起。海魚蝦蟆周布。今藏廟中。宋真宗賜南海玉帶。蕃國刻金書表。龍牙火浣布並存焉。

汾陰碑

宋真宗祀汾陰。立碑石。今在平河縣察院東。高丈餘。闊三丈。光澤堅厚。上鐫二聖配享銘。俗稱蕭牆有鐵人四。高各六尺。在碑前。蓋頂焚爐之具。后土祠東嶽祠鐵柱各二。

仆碑起立

南宮縣有李陽水廟碑。高丈餘。歲久。祠頽碑仆。山陽劉安爲知縣。率僚屬祈雨。至祠下。見碑非數百人不能起。告于神曰。神如有靈。碑自立。安當新其祠。翌日。雷雨大作。四野霑足。碑起立。安以銀觚奠神。就付諸廟中。因具上聞。且請新其祠。詔許之。召工薙草萊。增基址。興版築。掘地獲錢六十萬緡。遂爲修葺之需。期月而廟成。正統辛酉春。安慨科目久乏人。乃割俸資。市巨木送學宮。語諸生曰。吾

以科目望汝輩。不負吾所望者。當以此木表其坊。是秋白圭鄉薦。舉進士。歷官巡撫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。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。又出俸金厚贈之。自是人才輩出。科目有人。後同官于浙。師生僚友。各盡其道云。

仆碑生杏

司馬溫公之葬也。勅蘇子瞻爲文。御筆題曰。清忠粹德之碑。至黨禍作。仆其碑。有杏生於斷碑之罅。盤屈偃蓋。擁其龜趺。金皇統間。夏邑令建祠。入元凡二百餘年。白雲先生家與之隣。益加封殖。繪圖傳之。

勒石題名

勒石始于李斯。題名始于漢文翁。禮殿三碑。止題姓字。唐建中二年。京兆府有同官記碑。則署爵里官方。而司馬溫公諫院記。則用文矣。

禁立碑

劉宋裴松之。以世立私碑。有乖事實。上言以爲立碑者。宜上言。爲朝議所許。然後聽之。庶幾可防遏無徵。顯章茂實。由是普斷遵行。至隋唐。凡立碑者皆奏請。至五代而弛。今之立碑者。彌市普天。若行此例。悉摧作階砌。亦快事也。

詰龍浮碑

歐陽公四歲而孤。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。蓋其考崇公官於綿。而生歐陽子。官於秦而歿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。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。歐陽子年二十。豫隨州貢。二十四登進士。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。

年四十六。太夫人卒。歸祔崇公之兆。葬後還穎。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。舟泊采石。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。明日水裂舟危。公悟。投碑於江。黃山谷爲文詰龍。頃之。靈龜湧碑出沙溪沼中。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。取置西陽宮。爲亭覆之。後宮火。獨碑亭無恙。

擲碑熄火

靖康元年尙書省火。延及各署。折省中石碑擲火中。遂息。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。僉事張祉往視。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。亦頓息。張蓋熟宋事。投而試之。果驗。豈氣有所制。石火亦不免。抑事之偶值者耶。

空碑

去思碑與題名碑。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。必經歷磨空。更以淺深爲高下。國子監則姜鳳阿寶。吾郡則萬太守雲鵬。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。恨之如此。萬一時勁吏。千古人豪。其名。空至寸餘。蓋補而復磨。故深乃爾。近則陳筠塘幼學。其有以朱筆添花者。則某公也。

碑神

越雋道上一石碑。高三丈許。中有大唐地界四巨字。苔蘚繁如虬龍。獨繞字傍。若巧避。下有青石。方闊可二丈。滑淨若人素所履者。時有神鬼出沒。人至憩且立者。必有禍。一老叟過而悅之。坐石上。良久出酒肴。解榆棗。酌而且歌。其棗甚精。非世間物。有神人自碑躍下。笑而揖曰。今日之飲樂乎。老叟與對坐。飲且數杯。慷慨縱譚曰。別三千年。不謂相遇於此。又曰。已被此子覷見。去去。非久留地也。遺一器。飄然上昇。有樵者隱叢薄間。遙見。亟趨至。器中尙有餘瀝。刮入口。覺精神勃勃。自踵貫頂。歸家不復思食。後辭家。不知所往。

供御棗

唐曹王暉有巧思。精於器用。爲荆南節度使。有羈旅士人。懷二樁求通謁。先啓於賓府。觀者訝之曰。豈足尙耶。士曰但啓之。尙書當解矣。及見。暉捧而嘆曰。不意今日復逢至寶。指其剛勻之狀。賓佐唯唯。或腹非之。暉曰。諸公未必信。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者。遂重二樁於拌心。以油注樁。滿而不浸溢。蓋相契而無際也。暉曰。此必開元天寶供御樁。不然何以至此。問其所自。客曰。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。

白紬帳

安祿山昵吉温。温還朝。敕吏設白紬帳于傳。慶緒親御而餞之。此時正極奢靡。而以白紬爲重。豈紬一時獨出而貴。或北方所少耶。今宦塗以爲常物。帳用至錦綉矣。

人輿

三代時人主乘車。皆負以馬。故曰輅車乘馬。惟桀用人輦。謂之不道。至穆王猶用八駿。漢黃屋左纛。襲秦之舊。當必用人。然未及臣下也。東漢陰就。始用人。爲井丹所叱。唐宰相皆乘馬。武元衡被刺。馬歸。始知之。裴度馬上被斫。瓊裹厚。得不死。猶斷鞅而去。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。用人輿出入。將士創見。且駭且怒。馴至於亂。是時朝官出使。皆乘驛馬。間有乘擔子者。夫皆自雇。然惟宰相至僕射。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。王荆公在金陵乘驢。有進肩輿者。怒曰。奈何以人代畜。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。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。汪淳溪有謝表。然止肩輿。秦檜入朝。施全刺之。瓊裹厚不得入。則輦輿矣。今制。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輦。雙棍引前。四品以下卽少詹。僉都。祭酒。皆乘馬。用雙棍。京師人謂之馬棍。甚厲。若乘輦。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。在外自大吏而下。皆給馬。武官勳戚皆乘馬。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輦。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。亦必。欽賜。今南中無大小。皆乘輦。惟有四人兩人之分。猶曰留都稍自便。北京亦用肩輿出入。卽兵馬指揮若衛經歷皆然。雇直甚賤。在外惟典史乘馬。恐不久亦當變矣。

有部使者王化。按浙。一舉人冠員帽入謁。王問曰。此冠起自河時。對即起大人乘轎之年。王慚。反加禮焉。蓋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。部使者止乘馬故也。

織錦筓

書劄至用銷金大紅帖。奢已極矣。聞江陵盛時。餽者用織錦。以大紅絨爲地。青絨爲字。而綉金上下格爲蟒龍蟠曲之狀。江陵見之嘻笑。不爲非也。江陵振厲有爲。不甚通賄賂。獨好華整。人以此求媚。理或有之。要亦駭甚。如此權勢。何不率先儉樸。而爲人所窺乃爾。

習套科禁

宋末柬帖虛套。有學際天人。卽膺召用。台候神相等語。又有場屋喧譟之禁。今有大台柱。大柱國。卽宮簷。卽開府。卽銓省。恭候台福等語。習爲固然。而場屋喧譟。沿以成風。日甚一日。然所司秉公者。亦自帖然。卽此可以觀事。可以觀人矣。

告示

前在京中過安福衙。見兵馬司告示。大于巡城御史。後歸家見驛丞告示。大于知縣。乃富翁之告示。愈以朱筆縣之通衢。蓋人之不自分如此。而風俗紀綱可概見矣。

京師老嫗

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。宋栗菴太宰轉長安街。一老嫗面衣不避。隸人誤以爲男子。呵而觸之。嫗露面指太宰面叱曰。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。這些見了千千萬萬。罕希你這蟻子官。從者失色。無如之何。亟前行。老嫗亦不顧去。太宰到部笑語同寮曰。今日悔氣。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。同寮問

禮官擬議另祠。乃丘瓊山。亦有議欲立廟于曲阜。特祀三子。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。或各祀於其子之墓。孟有墓在鄒縣。顏墓在曲阜。曾墓在嘉祥。然不如禾說爲安。丘亦未之見也。宋濂溪孔子廟堂議曰。古者立學。專以明人倫。子雖齊聖。不先父食久矣。故禹不先鯀。湯不先契。文武不先不窟。宋祖帝乙。鄭祖厲王。猶上祖也。今一切寘而不講。顏回曾參孔伋子也。配享堂上。顏路曾點孔鯉父也。列祀廡間。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。乃坐其下。顛倒褻倫。莫此爲甚。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。余謂表叔似以不必拘。

解大紳大庖西上封事曰。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。通祀以爲先師。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。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。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。贈以王爵。而以顏路曾哲孔鯉配。一洗歷代之因仍。肇起天朝之文獻。豈不盛哉。

易主之始

先師易木主。世廟時張羅峯當國議行。然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曾有此說。疏上黜爲雲南廣西府經歷。又天順中林鶚守蘇州。先師像歲久多壞。鶚曰。塑像非古也。太祖建學。易之以木。百年夷俗。爲之曠然。未壞者猶然。况遇其壞耶。蓋木主之說。有自來矣。

聖稱聖裔

孔安國先聖遠孫追稱曰。先君。此最得體。孔穎達亦然。今人單以稱父。而稱其遠祖曰家某。或以官。或以字。

漢甘泉稱孔子曰庶聖。謂庶人中之聖也。其語生拗無意趣。且爲魯司寇。原非庶人。如陳剩夫王心齋等。可稱庶賢耳。

衍聖公入京下程。自宣德後用羊一隻。鵝二隻。酒六瓶。麵二十斤。茶鹽醬各二斤。油燭十枝。其初

欽賜。後改禮部。又改順天府。今仍之。

曲阜世以孔氏裔孫爲令。世廟時有不勝任者。議改流官。諸大臣謂此前代故事。卽不職。當擇賢者。以易。何至以一人廢數百年盛典。遂復世職如故。惟令撫按考選。曲阜令故不上計。萬曆中孔弘復號桂窓。請于大吏願入覲。許之。考三年滿進知州。六年進同知。又三年進運同。皆掌邑事。

先師四世獨傳。楊子雲五世獨傳。

厄臺

漢祖追項王于固陵。其地今在陳州西北三十里。汲長孺守淮陽。卽今之陳州也。州城中尙有臥治閣遺址。州有厄臺。蓋孔子絕糧之處。其地以厄臺夕照作八景之一。王元之記云。天地厄於晦冥。日月厄於薄蝕。山川厄於崩竭。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。稟日月之靈。鍾山川之粹。得無厄乎。所以帝舜厄於歷山。大禹厄於洪水。成湯厄於夏臺。文王厄於羗里。我先聖厄於陳蔡。其道一也。于時周室卵危。魯道迷潰。仁義路塞。奢侈源開。列國用權。蝟芒而起。壞禮樂爲糠粃。視詩書如蕘芻。孩提王室。變壞儒風。俎豆不修。軍旅用事。苟有衣縫而掖冠章甫者。鮮不拔戟而叱之。三綱五常。蓋掃地矣。吾夫子抱帝王之道。處衰亂之世。痛五教之大裂。嫉四維之不張。刳道德爲舟楫。將欲濟天下之墊溺。斷禮法爲耒耜。將欲芟天下之荒穢。故不程其力。不顧其勢。聚三千之徒。聘八十之國。應機設教。與世垂範。然佩蘭於鮑肆。孰聞其香。施法於亂主。孰知其政。所謂天柱將傾折。建一枝而扶之。厥惟艱哉。故教不用於哀定。位不崇於季孟。辭遜於陽貨。見忌於子西。文行忠信未得用世。卒致天厭聖道。絕糧於陳。顏冉之徒。餒目相視。我先聖則坦爾無悶。怡自居。腹空腸乾。未嘗太息。蓋聖人爲人也。不爲己也。憂道也。不憂貧也。但欲綴臯綱之絕緒。闢帝王之坦途。酌二代之禮文。垂萬世之典則。彼王澤浸于生民。苟道至于是。雖不食而死。復何憾哉。吁。姦喉佞舌者。圖一日之飽飫。道醉德飽者。謀萬世之利功。故教不用於當時。而用於今世。位不顯於生前。而顯於歿後。何則。祖述憲章之義。雷行天地之間。俾夫爲

君臣父子者。不可斯須離也。得非用於今世耶。名載典籍。身享廟食。得非顯於歿後耶。與夫圖一日之飪者。又何遼絕哉。余客在宛丘。得觀斯臺之地。披藁訪古。馳筆而銘曰。僭錄尸位。歿則絕祀。所謂伊人。若教之鬼。夫子恥之。不其餒而飽德醉意。歿則垂世。所謂伊人。東山之士。天子求之。可謂仁乎。巍巍聖人。生而道遠。歷聘求合。絕糧於陳。箕山之士。可齊其名。若教之鬼。決非其倫。廟食不價。祀典惟新。我來舊國。荒臺磷磷。拂石勒銘。德音益振。

孔子臺在廬州拓臯鄉。狀如圓壇。可容千人。宣聖與弟子嘗憩於此。故名。

占鼎

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。謂弟子占之。遇鼎。皆言無下足。不來。顏子曰。無足者。乘舟也。賜且至矣。詰朝。子貢果乘舟而至。

遊海

昔魯人泛海飄泊。而失津至於澶州。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。指以歸途。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。魯人歸以告魯侯。侯以爲誕。佛有羣鷓數萬。啣土培城。侯始信之。乃城曲阜。城訖而齊寇果至。

翔鶴

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。北虜犯孔廟殿堂。廊廡灰燼什伍。植檜三株。亦遭厄數。俄有五色雲覆其上。雲中羣鶴翔鳴。良久乃去。

仙跡

金明昌元年。有異人拜先聖於廟門外。竚立石上。甚有異色。既去。其足跡存焉。文曰。仙人脚。

曾孟

世廟時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爲博士。傳子至孫承業。貧而盲。宗人有豪者。上書爭襲。已嗣官矣。承業父子號而行乞。不能白。滋陽劉公不息。爲禮科給事申奏。狀奪還之。人心稱快。

孟子生時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。將止於嶧。母凝視久之。忽片雲墜。而寤。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。

配享孟子之始

孟子配享起於宋神宗時。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。太常寺看詳。初以不同時爲疑。禮部言從祀。但取著德立功。相成爲主。不必同時。引勾芒乃少昊之子。以配伏羲爲言。議乃定。

章時鸞青陽人。父夢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。遂生。號孟泉。英氣勃勃不屈。後以舉人爲鄒縣知縣。有善政。官至副使。卒時。夢鄒民千餘迎公赴廟。豈孟夫子轉世。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。

太祖欲黜孟子配享。固因錢唐等力諫而止。然其時風雷示異。太祖業心動。所謂巖巖氣象者。亦真可畏也。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旨所爲。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。說者謂節文報應。豈孟子乃遷怒而然。

宮牆修禮

鄭大同莆田人。卒之旦。會新文廟。有江西木匠數人。於昧爽候。見公服大紅。拜廟門內。出廣橋。忽不見。頃之。一匠過其巷。聞哭聲。歸相訝曰。早有長髯偉貌。行昂昂如鶴。衣吉服。肅入廟門內拜者。非侍郎乎。蓋公宅近宮牆。每過必入謁。故其卒也。亦修禮而行如此。時嘉靖之丙寅年也。

余以丁丑入縣庠。見有司行香。皆黎明入廟。禮畢。講書三春乃退。今聞隨便過門一拜。不復知講書爲

何事。而聖殿宮牆。荒頽不理。其他一切祭祀鄉飲。尤草草了事。甚至接詔重典。若等兒戲。諭祭鄉賢。視其家之隆殺。爲遲速厚薄。大約世變江河。刑日重。禮日替。而政事可知已。

夾室塑像

楊止菴先生未生。其父贈公夢行紺宮。夾室左右皆塑像。金碧欲剝。贈公揖之。其一舉手答曰。是將以某月日時降于家。及公生。而歲時日月悉符夢中語。他日贈公過學宮。則又見所謂夾室金碧而揖公者。狀貌甚肖。乃以問先達蔣公。蓋嘉靖中文廟改用木主。諸賢遺像盡藏夾室中。

黜從祀

吳草廬許魯齋以仕元。黜從祀。然則孔子有靈。于元祭祀決在所吐。考之元史。獨宦官李邦寧主祭祀。風雷示異。餘皆平平無事。則八十九年中。享其祀。已二百七十七次。而其餘祭告又不與焉。天以夷狄爲驕子。驕子獻食。有何不是而拒之。驕子用事之人。苟非濟惡。間有恂恂知書人在旁。方獎之不暇。而反奪其饌。曰何故事吾子。則亦非人情。非天道矣。

驕子一日逐嫡長。據其家政。而事父母師友如故。父母且無如之何。師友從旁。只得與父母伺隙。徐徐改正。而所謂統家教。固不可一日廢也。辟天地雖極晦冥極變怪之際。歷日支干。可得削而去之否。

爲學兩端

晦翁云。近時爲學不過兩端。一則徑趨簡約。脫略過高。一則專務外馳。支離繁碎。過高者固爲有害。然猶爲近本。外馳者詭譎狼狽。更不可言。吾儕幸稍平正。然亦覺欠涵養本原工夫。此言蓋爲陸象山。陳同甫發也。

多目星

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。日夜銳志著述。文公精神百倍。無少怠倦。東萊竭力從事。每至夜分。輒覺疲困。必息而後興。嘗自愧力之不及。爰詢文公夜坐時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。據踏良久。精神增倍。數歲後。一夕。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。云多目星現。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。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。

得水解毒

晦翁中烏喙毒。頭岑岑。漸煩懣。遍體皆黑。機至危殆。深山中又無醫藥。因思漢賈帝得水可活之言。汲新水連飲之。大嘔而解。此神明所祐。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驗也。晦翁之祖名森。字良材。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。亡攷者五十八人。得夫子十分之一。

宜楸神

古有善睡者。其神名曰宜楸。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。作竄宜楸辭。先生名萊。字立夫。初生之夕。父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。止於內寢。因名曰萊。南崑方鳳見而奇之曰。此邦家材也。取南山有臺詩中更曰萊。好學無所不窺。體素羸弱。年四十四。久病不自振。忽夢作童汪琦贊。覺謂人曰。汪琦殤者也。今歲殆不起。果卒。私諡曰淵穎先生。宋景濂出門下。其學大抵多出於先生云。

學者歸宿

景濂自稱白牛生。想生平出入所乘者。元至正戊戌作諸子辨。起嚮子至周程子。凡三十四人。具九家者流。而終之以周程。示學者有所歸宿也。中間疏別軀排。各有深意。又佐太祖議禮制度。攷文之功。確然爲本朝儒臣之冠。與薛河東並驅。而文學過之。俎豆宮牆不爲過。乃不幸謫死。子孫零落。門人方正學又死靖難。遂無有發明者。正德中諡文憲。嘉靖初錄六世孫德壽爲國子生。

陳白沙先生

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。以累薦徵用。入京朝見赴部。五月二十五日。吏部題奉 聖旨。 憇部 裏還考試了。量擬職來。說。先生以病。久之不赴部。終以病不就試。上疏終養。此必吏部以應考題。而 礙 旨者亦仍之。是時太宰爲尹旻。揆路爲萬安劉吉。皆不向學。拘例抑之。失最初徵聘之意矣。且康 齋授論德而先生止檢討。其意可見。父樂芸。年二十七卒。母林氏。年二十四寡。先生遺腹子也。母後 以節旌。年八十餘。

先生弘治十二年二月十日卒。葬于圭峯。後二十一年。改葬皂帽峯下。湛甘泉倡之。各司皆有助。新會 縣典史賀恩督工。餘置祭田。買其前湖。湖曰自然。

先生輓羅一峯。先生詩云。狀元文史少微星。翰苑爲官漫兩京。此二句說盡一峯生平履歷。又云。青天 白日人千古。五典三綱疏一通。說盡行事。只此四句。可當一篇好墓誌。人誰做得。先生之詩。大約得 溫柔敦厚之旨。法律之精又不必言。其談詩有云。作詩當雅健第一。忌俗與弱。蓋其所得深矣。大儒之 不可盡如此。 國朝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。如先生若羅念菴之集。俱不可不細讀。

近日文字中間爲上官而作。如考滿入覲。賀壽送行。連篇累牘。有一人而至二二首者。非不美觀。然套 語諛辭若出一轍。其於文格益靡且遠。惟先生一切謝絕。卽劉東山爲廣左伯郡太守。求送行序文。亦 不肯應。其言曰。所不敢施于當道。一嫌于上交。一恐其難繼。其識遠矣。

匡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。與祀典之舉最初。皆議於先生。及副使陶魯。右布政劉大夏。僉事徐紘。共成 之。大忠祠成。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。慈元廟之未建也。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 之上曰。請先生啓之。後十年。建廟。卽其所也。故先生吊慈元詩。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。先生精神 嘗與神通。居外海陳謙宅。有異人來見。嘗夢遊天台。至第八重而覺。又夢一長髯道士。以布囊貯羅 浮山遺之。八月十五日夜。忽夢玉宇無瑕。碧雲燦爛。南斗下大書八字。下有四人面西而行。忽隱忽現

臨歿。夢與濂溪兩匡答歌於衡山之五峯。皆紀之以詩。蓋其神之極清。故所感如是。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。北歸時。泊舟江澗。夜半有人呼。急起。未幾水至。溺死人畜無算。因得免也。

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。盛言太守周鵬之功。鵬道州永明縣人。濂溪先生之後也。故下語尤直切。後知其妄。悔之。作詩云。欲寫生平不可心。孤燈挑盡幾沉吟。文章信史知誰是。且博人間潤筆金。王侍郎哲。見而歎曰。君子可欺以其方。噫。今有明知而故爲諛。更有獻諛以湊妄彼此懽然。不但潤筆。且以乾歿者矣。

先生既授檢討歸。復有薦者。與中書舍人王汝同徵。弘治二年之十月也。汝未抵京五十里。卒于舟中。汝號齊山。文忠公禕之曾孫。稌之子。成化戊戌進士。初第卽請爲教官。竟得中書。非其好也。謝病歸。讀書不仕。鄉人尊之而不名。稱曰齊山先生。年僅五十七。

王陽明先生

先生起征岑猛。啓行過郡城。前驅一人衝道。繫之。蓋軍法也。有陳生者。將從之受學。問知狀曰。是且威鄉里。遂去之。陽明聞頗悔。大減導從去。

四友齋一疑云。陽明旣擒宸濠。囚於浙省時。武宗南幸。駐蹕留都。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。以待 聖駕親征。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。陽明責中官。具領狀。中官懼。其事乃寢。

先生擒宸濠。知諸邊將領兵至江西。欲令釋。放俟 上至。親與戰。擒之。不得已。將濠取浙河北上。至杭州。以濠付臬司獄。適太監張永至浙。與語。知其可信。遂以付之。後諸人讒毀。終得永之力免于禍。此時中貴氣燄赫然。乃能責之具領狀耶。

又云。陽明廣東用兵回。經蘭溪城下。過時。章文懿尙在。陽明往見。在城外卽換四人轎。屏去隊伍而行。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。隨行必有隊伍也。至文懿家。陽明正南坐。茶後。有一人跪在庭下。乃文懿門生。曾爲廣中通判。以賊去官。欲帶一功以贖前罪。文懿力爲之言。陽明日。無奈報功本已

去矣。然本實未行。人以爲文懿。似多此一節。余謂誠朴之人。易爲人所欺。然心實無私。言之益見其厚。

楓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。陽明廣東用兵在六年。遠不相及。事平七年。陽明告歸。卒于南安舟中。未嘗生回。經蘭谿城下也。爲門人請托。先生必不爲。陽明有道人。不可。自然以情告。寧有未發本。而誕言已發之理。狙詐之術。庸人所羞。而謂陽明爲之。且以對長者乎。或者江西僇寧王過蘭谿。相會未可知。要之先生決不爲一門人力言。果言。陽明必有以處決。不作誕語也。

又云。章朴菴名拯。楓山之姪。釋褐爲給事中。後官至工部尙書。清操淳朴。略與楓山等。其致仕回家。有俸餘四五百金。楓山知之。大不樂曰。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。大有生息。朴菴有慙色。

楓山先生卒時。朴菴方爲布政。治其喪。請卹典。比尙書忤旨歸。則先生卒已十餘年。俸餘五百。足見清操。何大不樂。先生素待人以禮。叔姪之間。義不掩恩。買賣生息之言。乃市井小人之口。先生決無此語也。

又云。武宗末年。當彌留之際。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。然彬所領邊兵數千。爲彬爪牙者。皆勁卒也。恐其倉猝爲變。計無所出。因謀之于王晉溪。晉溪曰。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。令至通州聽賞。於是邊兵盡出。而江彬遂成擒矣。

武宗晏駕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。楊石齋卽以遺詔散豹房威武營官軍。至十八日。誘江彬入內。奉皇太后密旨。擒付獄中。石齋故與晉溪相左。前十二月改晉溪于吏部。以王憲代爲兵部矣。

莊定山先生

先生以南行人司副。家居三十年。奉旨赴都。過吏部堂。止三揖而不跪。中外官過吏部堂本無跪禮。補原職。遷南驗封郎中。中風疾。告歸。明年考察。以老疾罷官。主者倪公岳也。丘瓊山深嫉定山曰。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。自梟始也。

後渠評品

崔後渠評大厓李世卿集云。李子未知詩。其詞險。其調戾。文則庶矣。古而嚶。簡而腴。奇而妥。

又評圭峯集云。羅景鳴。振奇人也。故其言捷于異。而奇于典。其昭于細故。而闡于大。然能自治偉詞。不亂于頽習。評曰沙禪而疎。一峯尙直而率。定山好名而無實。又云。白沙受清秩而交泛。一峯行鄉約而僂族人。定山晚仕而敗。獨推重章楓山。是矣。然指謫三公處。殊不盡然。禪與疎二字非白沙本色。其交亦非泛泛者。僂族人。事必有故。苟爲所不可。除之何害。定山以老疾被察典。不可謂敗也。

英皇之狩。袁彬沙狐狸揚銘實從。門達自以調察得幸。仲恕謂袁彬門達實從。必別有據。至其恕李文達之奪情。猶可言也。而譏周文襄。則非北人入詞林。不熟錢穀事。宜其以餘米爲訾。

後渠長子滂。少穎異。以子房孔明自期。後渠屢斥其狂。後卿舉。彊力治田圃。寬後渠家食甚賴之。嘉靖己丑卒。年三十四。

薦賢

蔡京薦龜山。石亨薦康齋。趙文華薦荆川。薦而得召。自然當應。世乃以此爲病何與。雖然。此三人者。尙知薦賢。今之忌嫉者。是何等心肺。宜其以薦者爲病也。

康齋先生以訟至縣庭。原以墓田。此大不可已。大不得已處。何損于日月乎。

邪正

凡真正道學。決被攻擊推敲。卽賢者猶不免致疑于形跡間。而惟一種橫議邪說。最能惑人。爲人所推。舉國趨之如狂。故以李卓吾次之。匪敢雌黃。聊志吾過。

李卓吾

卓吾名贊。曾會之邳州。舟中精口口口口口口處讀其書。每至辯窮。輒曰。吾爲上上人說法。嗚呼。上上人矣。更容說法耶。此法一說。河所不至。聖人原開一權字。而又不言所以。此際着不得一言。只好心悟。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。今日士風猖狂。實開于此。全不讀四書本經。而李氏藏書焚書。人挾一冊。以爲奇貨。壞人心。傷風化。天下之禍。未知所終也。

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。儘足相發。開心胸。沒主意人看他。定然流于小人無忌憚。卓吾謂只有東南海。而無西北海。不知這日頭沒時。鑽在那裏去。又到東邊出來。或曰隱于崑崙山。然日縣上之正中。則下亦宜然。決非旋繞四傍。而無上下者。且由上下。則四傍在中。只四傍。豈能透上達下乎。理甚明白。勿多言。

卓吾列王陵溫嶠趙苞爲殺母賊。夫對使伏劍。陵其如何。嶠過江東。原欲奉使卽跡。苞母在賊。降而救母得矣。然必敗之賊。母子俱歿國法。忠孝兩失。悔將何追。古人值此時勢萬不得已。幾許剜心嘔血。尙論者又復苛求。宜其寬于胡廣馮道也。

黃叔度二誣辨徐應雷著

黃叔度言論風旨無以傳。聞入明嘉靖之季。崑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。著天祿閣外史。託于叔度以自鳴。舜華爲吾友孟肅名在公諸大父。余猶及見其人。知其著外史甚確。自初出有暴入東漢文。王舜華尙在。而天下謂外史出祕閣。實黃徵君著。則後世曷從竅真贗乎。叔度故無弦琴。曷橫加五弦七弦誣之也。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。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。甚至互相標榜。目爲顏子。自謂既明且哲。實則賊德而禍來學。回視國家將傾。諸賢就戮。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。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。下之不能興狐兔之悲。方且沾沾自喜。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。是誠何忍哉。此鄉原之學。不可以不早辨也。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。李氏嘗曰。世固有有激而言者。不必說盡道理。明知是說不得。然安可無此議論乎。李氏蓋激于鄉原之與世浮沉也。而移色于叔度。竟不考諸史傳。評叔度之始末。按朱子綱目。

于漢安帝延光元年冬。書汝南黃憲卒。當是時。天下無黨人。又四十五年爲桓帝延熹九年。捕司隸校尉李膺。太僕杜密。部黨二百餘人下獄。遂策免太尉蕃。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。又三年爲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。復治鉤黨。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。史册之彰明較著如此。計諸賢之就戮。去叔度卒。已四十有八年。夫諸賢之最激烈者。莫若李膺范滂。李膺且死曰。吾年已六十。范滂之歿年三十三。邈叔度卒之年。李膺年十三。范滂正未生。故曰當是時。天下無黨人。蓋憲卒之丁有六年而滂始生。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爲延熹二年。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。大姓羊元羣始與時忤。又七年而黨事起。則黨人之禍。于憲何與哉。憲雖大賢。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吾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。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兆。李膺雖幼而有長于膺者。范滂雖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。叔度曷不化誨之。使不及於禍耶。噫。即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。以善其死。而何以鉤黨百餘人。責一叔度也。豈謂不能維持國事。使吾身歿四十年之後。刑戮不加於善人耶。則大樹將顛。非一繩所維。而何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。是故叔度之隕然處順。淵乎似道。無異孫登之默。何以曰不能如孫登之污埋。當叔度之生存。尙未有黨人之名。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。諸賢未至於就戮。何以曰不能與狐兔之悲。又何以曰回視國家將傾。諸賢就戮。方且沾沾自喜。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。李氏之輕于持論如此。不亦無其事。而唾罵名賢盛德乎哉。且叔度之爲顏子爲千頃波。蓋諸賢之日叔度。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。何嘗互相標榜。叔度稍以言論自見。則爲郭林宗。叔度不死遭亂。則必爲申屠蟠。總之必能保身。何嘗自謂既明且哲。夫以李膺之簡元。獨以荀淑爲師。乃牛醫兒年十四。荀公一見。竦然異之曰。子吾之師表也。以戴良之才高倨傲。自謂仲尼長東魯。大禹出西羌。獨步天下。無與爲偶。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。及歸惘然若有失也。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。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。曰此鄉原之學也。且李氏既惡鄉原矣。顧于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。蓋李氏奇人盛氣。喜事而不能無事。以濟世爲賢。而不以遜世爲高。故善稱胡廣之中庸。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。今李氏方盛行于世。故覽者不察也。余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辨之。雖然。千頃汪汪。萬古如斯。澄之淆之。何海不知。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。

余守拙。于人無敢短長。獨于卓吾云云。自知爲衆所笑。及讀二誣辨。乃知此老本末。略被人窺破。又見太僕瞿洞觀墓誌。有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一句。而朱大復執議最堅。一旦問曰。李卓吾何如人。余直以意對。大喜。要知世間自有同心者。乃大復以獄中不堪其苦。書刀自刎爲天報。事有無不可知。只據所刻書評論。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。是何等見識。何等說話。惟焦弱侯尊崇之。若聞此言必且推几大罵。弱侯自是真入。獨其偏見至此不可開。耿叔臺侍郎在南中。謂其子曰。世上有三個人。說不聽。難相處。子問爲誰曰。孫月峯。李九我。與汝父也。

焦弱侯推尊卓吾。無所不至。談及。余每不應。弱侯一日問曰。兄有所不足耶。卽未必是聖人。可肩一狂字。坐聖門等二席。余謂此字要解得好。既列中行之下。不是小可。孟子舉琴張曾皙爲言。而曰嚶嚶。古人行不掩言。不屑不潔。吾未敢以爲然。蓋孔子嘗言之矣。曰狂者進取。取而曰進。直取聖人也。猖者有所不爲。有不爲直欲聖人也。取字徑捷。爲字謹密。乃二人分別處。故聖門之狂。惟顏子可以當之。曰見進未見止。猖惟曾子可以當之。曰參也魯。此其氣象居然可見。下此則爲狂簡之狂。至三疾之狂。又須別論。蓋一則界中行猖而言。是其品也。一則一冠矜狂而言。是其病也。如德字有吉有凶。仁字有小有大。悍字有精有麤有兇。古人用字。義各不同。今乃一概混而稱之。猖狂無忌憚者。引以自命。聖人固曰。賢知之過。已豫憂思有以閑之矣。

卓吾初與耿天臺不相入。焦弱侯受天臺國士之知。在南中建祠堂會講。其弟叔臺又爲操江都御史。相與推尊。卓吾亦以二公彌縫焚書中大加讚服。天臺學問自佳。獎進後學尤力。與張太岳最相善。奪情致書。爲錄于後。

去冬蒼皇顯啓奉慰。時尚未悉朝議本末。倅還。辱示奏對錄一冊。仰惟主上眷倚之隆。閣下陳情之悃。精誠纒纒。溢於細帙。藉今世有仲淹。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。當更爲烈。不可論古今矣。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。初不解所覺可事。近始省會。撻市之恥。納溝之痛。此是伊尹覺處。蓋君民與吾一體。此理人人本全。顧未肩其任。便覺之不先。譬彼途人視負重擔者。其疲苦艱辛。自與睽隔。故

不無拒蔽于格式。而膠紐于故常也。惟伊任之重。覺之先。其恥其痛若此。卽欲自好。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。夫時有常變。道有經權。順變達權。莫深于易。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。亦時位所乘。道當然也。古惟伊尹以之。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。安可拘繫于格式。而膠紐于故常哉。乃茲議紛紛。是此學不明故耳。憶昔閣下爲太史時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所。士紳僉豔頌之。某嘗以請。而閣下故悲曰。此余生平積毒。偶一發耳。某時憮然。竊謂世咸藉藉欽爲忠告訏謨。而先生故以爲毒。何也。積疑者許年。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。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。其旨深也。夫今士人自束髮咕嚙以來。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。而其恥其痛。不切君民。則世所謂爲賢。非毒而何。某非閣下之覺。亦終蒙毒以死矣。

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。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。皆不甚齟齬。觀所與江陵一書。大略可見。王陽明初不爲楊新都所知。後不爲張永嘉所喜。極于桂安仁之嫉妬。旣歿嶺表。可以已矣。推敲彈射。無所不至。甚至奪爵而後止。陽明和粹。造到極純熟地位。豈果有所自取乎。大抵經霜雪一番。增一番凜冽。經煅煉一番。增一番光彩。安得人人而悅之。爲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。

權臣受枉

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志云。副使入京補官。江陵猶加禮。延之上座。旣別。致書不答。考之江陵集中答書甚詳。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。卽如分宜之惡。古今無兩。然惟殺楊椒山沈青霞郭損菴。出其父子主意。張半洲李古冲。則趙文華結搆得罪。千古可恨。其他受禍受擯。出其報復者固多。却有世宗獨斷。與部院公評。歷歷可指。今其子孫。皆推之分宜名下以自解。又如嘉靖癸亥以後。事體皆推之華亭。隆慶庚辛兩年事體。皆推之新鄭。萬歷十年以前。必推之江陵。十七年以前。必推之吳縣。二十二年以前。必推之太倉。此後相權日輕。其風稍息。而終亦不盡免者。則祖前人餘說也。

閣部爭權

萬歷十七年以後。閣部如水火。部臣不安其位。反得享其名。夫有所不安。則閣亦不得獨安矣。有所享。則閣之所享者。又可知矣。此國家最不幸處。既閣權日重。部臣自寬。稍稍相安。此際得一名世大臣。如馬鈞陽劉華容其人主之。內調宰輔。外統百官。崇廉黜貪。獎恬抑競。天下可大治。無奈時之乏人何。也循資而進。老者居先。二三十年。回翔出入。垂涎之精神。一旦如願。急欲發揮。俛無所之。憤無所分別。悻悻必欲求振其權。遂有一二匪人窺之。投入懷中。其氣其辨作用。果自不羣。遂深信。任爲腹心。倚爲命脈。而又呼朋引類。張局作威。辟之老和尚。領袖衆沙彌。鼓鉢百花喧鬧中。只得隨其奔走。甘受驅使。不自覺。夫其人果正人也。必不乘勢。暗牽其鼻。竊其權。既竊之矣。何所不至。且誰之權而可竊也。竊必私。私必雜。兩者膠膠結結。極之顛倒是非。淆亂黑白。官常日替。稅政日滋。四民失業。百蝟皆張。以至今日。其禍乃烈。然則竊者。與被竊之失主。當坐何律。律所不載。在家爲家運。在國爲國運。在天地爲天地之剝運。噫。存而不論可也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7 6549B

